古道西風斷腸人

瑞如系列 26

1

獨孤紅 著

眾利書店



瑞如系列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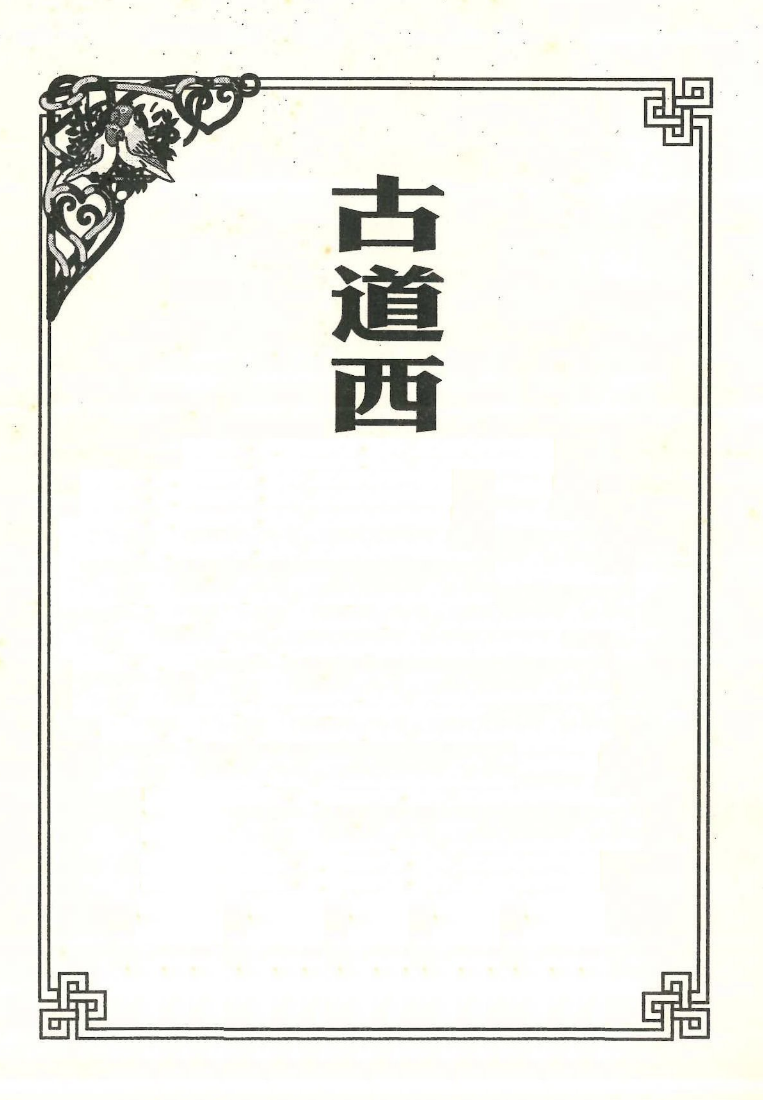
古道西風斷腸人

1

書店

170

ISBN 986-7933-03-6
9 789867 933034
00170



古道西

瑞如作品系列

	書名	冊數	作者	價格
1	嶽震山河	1-3冊	丹雲	450 元
2	龍鳳引	1-3冊	丹雲	510 元
3	夜夜念奴嬌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4	落跑英雄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5	紅塵羅剎	1-3冊	丹雲	510 元
6	霸槍艷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7	江湖接班人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8	天齊大帝	1-3冊	丹雲	510 元
9	英雄赤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0	雙絕奇俠	1-3冊	丹雲	510 元
11	酷呷天下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2	五鳳七仙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3	武林亞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4	多情野馬無情刀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5	柔情種馬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6	月光之城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17	凝玉蓮花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18	烈焰狂龍	1-4冊	丹雲	680 元
19	繞指神劍百煉刀	1-5冊	司馬玹	850 元
20	霸王解甲	1-3冊	千川	510 元
21	刀劍江湖	1-3冊	蒼天	510 元
22	碧血玉連環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3	碾玉觀音	1-3冊	司馬玹	510 元
24	飛雲幻雪江湖路	1-5冊	丹雲	850 元
25	魔劍染天香	1-4冊	司馬玹	680 元
26	古道西風斷腸人	1-3冊	獨孤紅	510 元

古道、西風、斷腸人

第一冊

獨孤紅　著

開封；大相國寺。

開封的大相國寺初建於齊天保六年，原名「建國寺」，唐元景二年改名「相國寺」，寺有宗太祖敕賜「大相國寺」匾額，傳當時外國使節來京，都先朝天子，後參相國，名重一時。

其實，開封大相國寺這個名字，代表的不止是一座名重、廣大、宏偉的寺院，一處莊嚴、肅靜、令人起敬的佛門淨地，它還代表著商賈雲集、諸技百藝雜陳、吃喝玩樂應有盡有的一處遊樂所在，一如北京的「天橋」、南京的「夫子廟」、西安的「開元寺」。

今天的大相國寺，跟往常一樣，天剛濛濛亮，便響起了陣陣鐘聲與梵唄。

不管甚麼地方，這一刻都是寧靜的，加以大相國寺周遭的商賈、諸技百藝還沒有開市，沒有人群，所以大相國寺的鐘聲與梵唄，能傳出老遠。

今天的大相國寺，也跟往常一樣，在這一刻，有個人開始了在寺內寺

外的灑掃。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不僅千家萬戶如此，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尤其如此，這沒有甚麼稀罕。

但，這一刻在大相國寺內外灑掃的這個人，是個俗家人。

一般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做這種灑掃活兒的，都是些輩分低的年輕弟子，如今這大相國寺，怎麼會是這麼一個俗家？

大相國寺周遭的各行各業、諸技百藝都知道，三個月前，不知道從哪裡來了這麼一個落魄漢？白天在寺門外靜坐，夜晚就睡在寺門外。

大相國寺一帶，天天都有逛廟會似的人群，這種地方一般來說要飯的叫化子一定多，可是大相國寺一帶的要飯叫化子，白天在這一帶要飯，晚上就都不見了，顯然都有地方去。

難道這個落魄漢還不如要飯的叫化子？或者他是從外地來的，不是本地人？應該是後者，因爲這個人雖然落魄，卻不像要飯的叫化子那麼骯髒，那麼不堪。

二十多近三十年紀，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個子，穿的雖然是一身不

怎麼樣的衣裳，可是挺乾淨，人長得也挺白淨，雖然一臉的鬍子碴兒，也掩不住長得挺好的相貌，要是梳洗乾淨，刮刮臉，再換上一身行頭，恐怕在男人裡還是個數得著的。

就這麼個人，大相國寺的老方丈慈悲爲懷，一念善心收留了他。

落魄漢不願在大相國寺吃閒飯，自動的幹活兒，粗重活兒也好，灑掃一類的雜活兒也好，搶著幹。

老方丈本來不讓，可是落魄漢堅持，老方丈也只有由他了。

於是，落魄漢就這麼在大相國寺吃住了，而且到如今已經三個月了。

落魄漢很勤快，做事也乾淨俐落，大相國寺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相當喜歡他，可就是有一點，落魄漢不愛說話，不要說遊客或者香客了，就是寺裡的老少和尚，他也從不多說話，所以，大相國寺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至今除了知道他姓段之外，別的一無所知。

當然，他姓段，還是他告訴老方丈的，他沒有多說，老方丈也沒有多問，也許老方丈明白，落魄至此，誰願意多說？

儘管落魄，被大相國寺收留，老方丈還是稱呼一聲「段施主」，老方丈

話：「這是我家少爺敬獻的燈油錢。」

的確是道道地地的京片子。

善男信女進廟燒香禮佛，少不了要敬獻燈油錢以表心意，可從沒有見過出手這麼闊綽、這麼大方的。

知客僧智圓和尙一見小鬍子遞出金葉子，就已經瞪大了眼，再一聽小鬍子說話，更是滿臉驚喜，忙伸雙手接過，而且不住的躬身：「謝謝施主，謝謝施主……」

公子哥兒這時又說了話，還是只說了一個字：「問！」

不知道是不愛說話，還是得擺這個譜兒。

「是！」小鬍子欠身又一聲恭應，然後又問知客僧智圓和尙：「聽說大相國寺前不久收留了一個人？」

知客僧智圓和尙忙欠身：「是……是！」

這是承認有這回事。

拿了人家的，當然是知無不言，實話實說。

小鬍子道：「我家少爺要找大相國寺收留的這個人。」

「是！」智圓和尙又一欠身，而且擺了手：「施主請到客房奉茶。」

這是請到客房稍坐等候。

怎麼回事？難道智圓和尙不知道那位段施主昨天夜裡已經走了？

恐怕是，不然上哪兒找收留的那個人來見？總不能隨便找一個，那不是出家人的做法，更何況拿了人家這麼貴重的燈油錢？

小鬍子望向公子哥兒，這是請示。

公子哥兒搖了頭，這回多說了一個字：「不用。」

小鬍子轉望智圓和尙：「你聽見了！」

「你」，連聲「師父」都不稱呼。

智圓和尙不介意，出家人不能介意，看人家這氣勢、排場、出手，也不敢介意，拿了人家這麼貴重的燈油錢，也不好介意，仍然滿臉堆笑：「那就請施主在此稍候。」

「不！」公子哥兒伸出玉骨描金扇一比，攔住了要去的智圓和尙，這回說得多：「你帶我找他去！」

不但是道道地地的京片子，而且比小鬍子說來好聽得多。

都這麼稱呼，大相國寺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當然也都稱呼「段施主」。

這位段施主除了不愛說話之外，也不喜歡笑，三個月了，大相國寺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沒有見他笑過，一絲兒笑容也沒有見過。

落魄至此，誰又笑得出來？

今天一大早，大相國寺跟往常一樣，可是等段施主寺內寺外打掃完了，提著掃把要回寺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跟往常不一樣的事。

這時候，遊客還沒到，香客已陸陸續續到了，香火盛的寺廟都是如此。有這麼個人叫住了正要進寺門的段施主：「哎！留一步。」

段施主不知道是叫他，腳下沒停，也沒有回頭。

一隻手落在了他肩頭上，段施主這才知道是叫他，腳下停住了，也回過了頭。眼下站了個卅多歲的黑衣漢子，瘦高、馬臉、還一臉麻子，不像是個燒香禮佛的人。

段施主沒說話，看了麻臉黑衣漢子一眼，這就是段施主說話。

麻臉黑衣漢子想必明白，他也說了話，話聲跟頭一句一樣，陰陰的：「你是相國寺的人？」

外地口音，不是本地人。

段施主只說了一個字：「是！」

麻臉黑衣漢子道：「我跟你打聽件事兒，你們方丈，法號可是上一字悟、下一字非？」

開封城的人都知道大相國寺有個老方丈，可是知道老方丈法號的人還真不多，因爲提的時候不多，一旦提起，誰都會尊稱一聲老方丈，這就夠了，誰會管老方丈的法號叫甚麼？

段施主又只說了一個字：「是。」

麻臉黑衣漢子道：「五十多年紀？」

段施主仍然是一個字：「是。」

麻臉黑衣漢子道：「直隸口音？」

段施主還是一個字：「是。」

麻臉黑衣漢子抬手伸指，在他滿是麻坑的左臉頰上比了比：「這裡有條不算短的疤？」

段施主就是一個字：「是。」

麻臉黑衣漢子還真問對了人，誰都知道大相國寺有位老方丈，可是見過老方丈的人卻不多，只因為老方丈很少露面，段施主還是在老方丈收留他的那一天，被帶到方丈禪房見過老方丈一面，也只是那一面，三個月來沒見過第二面。

麻臉黑衣漢子沒再問了，轉身走了。

真不是香客，只是打聽老方丈而已。

麻臉黑衣漢子走了，段施主也轉身進了寺門，他像個沒事人，沒多看麻臉黑衣漢子的背影一眼，當然也沒問打聽老方丈幹甚麼？為甚麼打聽老方丈？雖然答話只有一個字，可完全是實話實說，而且他回寺以後也沒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所以，大相國寺又跟往常一樣了，因為這件事只有段施主一個人知道，段施主沒告訴任何人，當然大相國寺在這件事之後，又跟往常一樣了。

只是，跟往常一樣的情形，沒有能持續過天黑之後。

天黑了，大相國寺的寺門關了。

寺門剛關，大相國寺的大雄寶殿前的院子裡，落葉似的，點塵未驚的

飄落了五條黑影。

那是五個人，五個黑衣人，其中四個年紀都在五十以上，高矮胖瘦不等，一樣的是都長像兇惡，目露兇光，最左邊那第五個，正是那麻臉黑衣漢子。

五個人一落地，四個五十以上的黑衣人有人冰冷一聲：「帶路。」

麻臉黑衣漢子躬身答應：「是！」

答應聲一落，他剛要動……

大雄寶殿裡，還有大雄寶殿兩旁的暗影裡，也出現了幢幢黑影，算算有二十多個之多。

二十多個黑影當然也是人，是人不錯，只是卻不是佛門弟子出家的和尚，竟然都是俗家人；不但都是俗家人，還男女老少都有，看穿著打扮，都是一身俐落，帶點江湖氣的短打，而且手裡都拿著傢伙，甚麼樣的都有。

麻臉黑衣漢子為之一怔停住！

四名五旬以上的黑衣人則目閃冷芒。

右邊那名枯瘦黑衣人冰冷發話：「這算甚麼？」

顯然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還真是，都這時候了，大相國寺裡怎麼會有這麼多俗家人，他們是幹甚麼的？難道是來燒香禮佛的香客還沒有走？應該不是；而且，看他們一個個也不像香客。

那二十多個男女老少裡，一個鬚髮俱霜，但挺結實、挺精神，手裡拿著一張鐵背弓的老人說了話：「都是有名有號、多少年的老江湖了，還看不出來這算甚麼嗎？」

枯瘦黑衣人一雙鷂眼裡冷芒又一閃：「我明白了，你們這是來替人出頭，管閒事的？」

鬚髮俱霜老人道：「你還可以算是個明白人。」

顯然，枯瘦黑衣人說對了。

枯瘦黑衣人道：「夠義氣。」

「好說！」鬚髮俱霜老人道：「行走江湖，講究的就是這個。」

枯瘦黑衣人道：「夠膽量。」

鬚髮俱霜老人道：「行走江湖，仗的也就是這個。」

枯瘦黑衣人道：「哪條路上的？」

鬚髮俱霜老人白鬍子抖動，一笑道：「你們不是本地的，開封城裡沒有不認我們的。」

枯瘦黑衣人「噢」了一聲！

鬚髮俱霜老人道：「開封城的人，只要來過大相國寺，他就叫得出我們這一個個。」

枯瘦黑衣人明白了，話聲微揚：「原來是在這一帶擺攤賣藝、吃江湖飯的。」

鬚髮俱霜老人道：「我說你還可以算是個明白人，沒有說錯。」

枯瘦黑衣人道：「你等知道我等是來幹甚麼的？」

鬚髮俱霜老人道：「剛說你還算是個明白人，你怎麼就糊塗了？」

枯瘦黑衣人道：「我等找了這個好朋友多少年了？到如今才好不容易摸出他躲在這裡出家當了和尚，還當上了大相國寺的方丈，看來我等這些有名有號的老江湖還不如你等這些擺攤賣藝、吃江湖飯的，慚愧！」

「用不著！」鬚髮俱霜老人道：「我們只是吃了這碗江湖飯，耳目、腦

筋都沾了江湖氣，見你們在這一帶鬼鬼祟祟，猜的，原本並不知道。」

枯瘦黑衣人道：「你等又怎麼知道？我等今夜會──」

鬚髮俱霜老人道：「沒聽我說麼？吃了這碗江湖飯，耳目、腦筋都沾了江湖氣？既沾了江湖氣，江湖事還有甚麼琢磨不透的？」

枯瘦黑衣人道：「雖吃了江湖飯，沾了江湖氣，但你等畢竟不算江湖人，所以，勸你們也不要替人強出頭，管這種不好管的江湖事。」

鬚髮俱霜老人道：「我們也知道這種江湖事不好管，可是我們不能坐視你們這種人找上老方丈這麼一位大慈悲的得道高僧，我們也已經來了。」

枯瘦黑衣人冰冷一笑：「好一位大慈悲的得道高僧。」

鬚髮俱霜老人道：「我們不管他以前，至少老方丈如今是……沒聽說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開封城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枯瘦黑衣人道：「你等只知道老和尚他，你等可知道我等？」

鬚髮俱霜老人道：「知道不知道都一樣，我們顧不了那麼多了。」

枯瘦黑衣人一雙鷂眼冷芒暴閃，望之嚇人，他冷笑一聲道：「恐怕要對不住開封城的人了，明天看不到這些擺攤賣藝的人了，帶路！」

麻臉黑衣漢子恭應一聲又要動。

一名手提雙刀的姑娘冷叱：「我就不信！」

她要迎上前。

鬚髮俱霜老人一笑道：「丫頭，還是讓我這個老的打頭陣吧！」

拉弓放弦，「噗」地一聲！一點烏黑，電光石火般直奔麻臉黑衣漢子面門射到。

只要是開封城的人，誰都知道，這是馬華亭的彈弓絕技，一百零八顆鐵丸，百發百中，從來沒有失手過。

但，只見麻臉黑衣漢子一抬手，那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點烏黑，就無影無踪不見了。

鬚髮俱霜老人等剛一怔！麻臉黑衣漢子又抬起手，一顆烏黑鐵丸捏在他的拇、食兩指之間，然後，鐵丸碎了，碎成了無數小塊，紛紛落下，天雖然已經黑了，可是大殿裡有燈光外射，看得清清楚楚。

名滿開封的馬華亭幾十年百發百中，從無失手的彈弓絕技，對麻臉黑衣漢子竟成了孩童玩物，堅硬的實心鐵丸，也成了禁不起兩指一捏的泥丸。

鬚髮俱霜老人等為之驚怒，叱喝聲中都要動。

一聲清越佛號從大雄寶殿裡傳了出來：「阿彌陀佛……諸位施主請稍待！」

鬚髮俱霜老人等停住，一起轉向大雄寶殿。

枯瘦黑衣人等五人也目閃凌厲冷芒，霍然轉望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外射的燈光閃動，燈光照射下的地上，一直到殿外的石階上，出現了一個披著袈裟的長長人影，接著，一位身著大紅袈裟的清瘦老僧緩步走了出來。

鬚髮俱霜老人等微一躬身：「老方丈。」

老和尚祥和微笑，合十答禮：「諸位施主。」

枯瘦黑衣人冰冷發話：「好朋友，你終於出來了！」

清瘦老和尚合十轉向五人，臉上仍然是祥和微笑：「諸位施主，多年不見了。」

枯瘦黑衣人道：「還認得老朋友麼？」

清瘦老和尚道：「既是老友，當然認得。」

枯瘦黑衣人道：「認得就好說話了。」

清瘦老和尚道：「即使不認得，也都是施主，彼此間沒有甚麼話不好說的。」

枯瘦黑衣人道：「那是最好不過。」

清瘦老和尚道：「諸位施主，請賜教言。」

枯瘦黑衣人道：「話忍了多年了，當然是要說，只是沒有想到你會出來。」

清瘦老和尚道：「欠債本該自己償，不能讓別人代還，自該出來面對。」

枯瘦黑衣人道：「你也知道欠債，承認欠債？」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自始就知道，也從來沒有否認過。」

枯瘦黑衣人道：「你不是躲了多年了麼？」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從來就沒有躲過，是諸位施主沒有找到貧衲。」

枯瘦黑衣人兩眼冷芒電閃，似要發作，但隨又冷冷道：「隨你怎麼辯吧，只要你承認欠債就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好朋友，如今債主上門了，你就還債吧！」

他五人要動。

清瘦老和尚說了話：「諸位施主且慢。」

枯瘦黑衣人等五人停住，枯瘦黑衣人一雙鷂眼緊盯清瘦老和尚：「你還要幹甚麼？」

清瘦老和尚道：「欠債本該償還，只是貧衲還沒有到能還債的時候。」

枯瘦黑衣人兩眼又現冷芒：「好朋友，這話怎麼說？」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有一事未了，請諸位施主寬限三月，時候一到，貧衲自當償還諸位的債。」

枯瘦黑衣人道：「莫非你想賴債？」

清瘦老和尚道：「不瞞諸位施主，兩年多之前，貧衲發願抄一部『血經』，尚須時三月才能完成。」

「血經」是出家修行的人，擇一部佛經，以自己的鮮血逐字抄寫下來，這是出家修行之人的奉獻，也是出家修行之人的一件功德；一部佛經有多少字？出家修行之人要用去自己多少鮮血？

老和尚這不止是發願，而是發了宏願。

鬚髮俱霜老人等爲之驚呼，有人甚至叫出了聲：「老方丈！」

枯瘦黑衣人倏揚怪笑，刺耳難聽：「好朋友，好宏願，令人感動，令人敬佩，奈何我等已經等了這麼多年了，不能再等了，你只好來生再接著抄了。」

他五人又要動。

那手提雙刀的姑娘跨步上前，右手刀一指，怒叱：「老方丈發了這麼大的願，要求的不過只是三個月，你們爲甚麼就不能等？」

一個手提鐵尺的精壯小夥子也越衆而出，鐵尺怒指：「老方丈究竟欠了你們甚麼大不了的債？竟讓你們找到這佛門淨地來逞兇？不管怎麼說，老方丈如今已經是得道高僧了，又發了這麼大的願，難道你們一點也不感動？非要血濺佛門不是？來，先把我撂倒，往我身上踩過去！」

這句話說完，其他的也都立即上前，擋住了清瘦老和尚。

枯瘦黑衣人一雙鷂眼冷芒暴射，又揚怪笑：「好朋友，沒想到這些年來你居然爲下人了，而且還是這麼多願意爲你捨命的人，好，好，好，我幾個就成全他們！」

他五人又要動。

「阿彌陀佛！」一聲清越佛號高揚，清瘦老和尚肅穆發話：「諸位施主

請讓開。」

沒有人動，只有鬚髮俱霜老人回過身：「老方丈……」

清瘦老和尚截了口：「愛貧衲請勿讓貧衲墜地獄，馬老施主年老望重，請說句話。」

鬚髮俱霜老人忙道：「老方丈……」

清瘦老和尚莊嚴肅穆：「馬老施主，出家人修的是甚麼？」

鬚髮俱霜老人臉上變色，爲之默然，旋即他道：「不要害老方丈得不了正果。」

他退開了，其他的人也都跟著默然退開了。

清瘦老和尚面前沒有人擋了。

枯瘦黑衣人再次怪笑，就在他那刺耳難聽的怪笑聲中，清瘦老和尚神色一轉祥和，雙掌合十，緩步走下大雄寶殿前的石階。

就在這時候，又有一個人影出現了，走近一點，看出來了，是那個落魄漢，被老方丈收留，自願打掃大相國寺內外，甚麼雜活兒都幹的段施主。

老方丈停步忙道：「段施主……」

段施主已到近前，合十向老方丈微欠身：「寺內沒有打掃乾淨，請老方丈諒宥，灑掃是我的職責，請老方丈交給我處理。」

話落，他不等老和尚說話，轉身面對五名黑衣人。

清瘦老和尚臉上泛現詫異之色，叫：「段施主……」

不止老和尚詫異，鬚髮俱霜老人等也詫異，只是都沒有說話。

段施主似乎沒聽見老和尚叫他，向著五名黑衣人冷然發話：「是等我把你們掃出大相國寺去，還是自己退出大相國寺去？」

五名黑衣人一樣的詫異，麻臉黑衣漢子要說話，枯瘦黑衣人先開了口：「你這是跟我等說話？」

段施主道：「你看呢？」

枯瘦黑衣人道：「這就是你說的那個大相國寺掃地的俗家人？」

這話不是對段施主說的。

麻臉黑衣漢子忙應：「是的。」

枯瘦黑衣人道：「交給你了。」

麻臉黑衣漢子忙又應：「是！」話聲一頓，兩眼兇光凝望段施主：「難

道我看走了眼了？」話落，伸手抓向段施主，疾快。

可是，麻臉黑衣漢子沒能抓著段施主，他那伸出去的手腕，反而落進了段施主手裡。

段施主一聲：「先掃你出去！」

他一揚手，麻臉黑衣漢子竟離地而起，斷線風箏似的，從寺門邊牆上飛了出去，然後聽見牆外砰然一聲，接著就沒了動靜。

麻臉黑衣漢子當然是摔了，只是摔得怎麼樣？沒人知道，恐怕摔得不輕。

鬚髮俱霜老人等有人驚呼。

清瘦老和尚神色一轉，莊嚴肅穆，誦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枯瘦黑衣人等四人臉色都變了，八隻眼睛裡，兇光大盛！

枯瘦黑衣人道：「他還真是看走了眼了！」

這句話說完，他身邊那豹頭環眼、一臉橫肉的黑衣人一聲沒吭，揚掌就劈段施主。

段施主道：「接著是你。」

枯瘦黑衣人道：「這一個可不容易。」

段施主道：「未必！」

說這話的時侯，那劈向段施主，一如鋼刀利刃、力能開碑碎石的手掌、手腕，也已經落在了段施主手裡。

段施主又一揚手，豹頭環眼、一臉橫肉的黑衣人，遭遇跟麻臉黑衣漢子一樣，也往寺門邊牆上飛了出去，然後砰然一聲，接著就也沒了動靜。

枯瘦黑衣人跟另兩名黑衣人的兇狠目光變成了驚駭目光，腳下一連往後退了三步。

段施主站在那裡沒有動，沒有往前進逼，也沒有出手。

段施主本來就沒有出手，是麻臉黑衣漢子跟豹頭環眼、一臉橫肉的黑衣人先出手，他才出手的。

枯瘦黑衣人驚聲道：「你能將我等那個後生晚輩如此這般，已經是令人震驚，你更能將我那個老兄弟也如此這般，簡直令人駭然……」

段施主冷然道：「不算甚麼，我別的不會，會的就是打掃，也最拿手。」

把五人當成了該掃出去、該摔出去的東西；既然是該掃出去、該摔出

去的，當然是廢物、垃圾。

枯瘦黑衣人臉色又變了：「既然是位高人，不會不知道我等，我等還沒有受過這個。」

段施主道：「我不是甚麼高人，也不知道你等，我只知道維持大相國寺的乾淨，不容許有任何一點髒東西存在；既是髒東西，遇見我，就必須受清出去的待遇。」

枯瘦黑衣人臉色連變：「年輕朋友，恕我眼拙，你……」

段施主截了口：「被大相國寺收留，打掃幹活以報的一個俗家客人。」

枯瘦黑衣人道：「年輕朋友，江湖說大很大，說小也很小，你伸手架了這個梁子，可知道給自己惹了……」

段施主道：「你說甚麼我聽不明白，我只知道維持大相國寺乾淨，該掃出去的掃出去，該摔出去的摔出去。」

枯瘦黑衣人一點頭：「好，年輕朋友，我等認清你了，也記住你了，咱們各自珍重，後會有期！」

話落，三人同時離地而起，疾射掠過寺門邊牆上不見。

不知道帶走了牆外那兩個沒有？

應該很快就知道了，稍時出去看看，只要不見了那兩個，就是帶走了。

就這麼輕鬆，就這麼容易，老方丈的一場大災難化解了、消失了，當然，這都是因爲這位段施主。

段施主深藏不露，段施主是位高人，多少人都走了眼。

大相國寺周遭這些吃江湖飯賣藝的，這些能爲好人出頭捨命、爲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血性豪傑，絕對是敬仰段施主這種人的，所以，枯瘦黑衣人等三人一走，鬚髮俱霜老人等個個面露敬仰之色，發讚頌之聲，就要圍向段施主。

這樣的高人，誰不想攀交？

而，段施主居然轉身走了，從哪裡出現的，又走向了那裡，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看鬚髮俱霜老人等一眼。

這……鬚髮俱霜老人等爲之愕然，腳下也都停住了，有的人不由的轉望老方丈。

清瘦老和尚合十躬身說了話：「諸位施主高義，貧衲不敢言謝，時候不

早了，明天還要爲生活辛苦，都請回吧。」

這是說，各人有各人的個性，高人也不例外，或許段施主也有他的不得已。

這些人都是吃江湖飯的，這道理自然都懂，自不便強求，只好算了。只是有人忍不住問：「老方丈，究竟是怎麼回事？來的這幾個是……」

「阿彌陀佛！」清瘦老和尚道：「諸位都不是那種江湖人，那種江湖事知道得愈少愈好，請回吧。」

老方丈再次讓走了。

鬚髮俱霜老人等沒人再說甚麼，腳下移動，走向寺門。

他們自己開門走了，老方丈跟過去關上了寺門。

※　※　※

這間禪房很小，只能住一個人，一盞孤燈，燈光下的那一個人，是段施主。如今的段施主，已經脫下了寺裡給的衣裳，換上了自己的衣裳，他把寺裡給的衣裳疊得整整齊齊，放在那張只有幾塊木板的床上。

門上輕輕響起剝落聲，段施主過去開門，然後合十微躬身：「老方丈！」

門外正是清瘦老和尚，他走進禪房合十深深答禮：「貧衲眼拙，三個月來多有慢待，請施主諒宥。」

段施主道：「老方丈好說，承蒙收留，已是感激不盡。」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不敢當，以施主願意選大相國寺暫做駐足，是貧衲的榮寵與造化，事實證明也是如此。」

段施主道：「老方丈這麼說，我太不敢當，落魄之人，承蒙收留，說甚麼願意選大相國寺暫做駐足？」

清瘦老和尚道：「事既已至今，施主就不要再客氣了。」

段施主沒有說話。

清瘦老和尚又道：「施主早知貧衲有難，特地來到大相國寺義伸援手，搭救貧衲，如此大恩，不敢言謝，貧衲只有勤加修行，以報施主。」

段施主道：「老方丈這麼說，我就更不敢當了，我不過是趕巧了，正好憑自己所能報答老方丈而已。」

段施主始終不願意承認甚麼，老方丈也沒再多說，他目光落在床上那套衣裳上，轉了話鋒：「施主當真要走？」

段施主道：「就爲等老方丈來到，向老方丈致謝，辭行。」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知道施主會走，特來送行。」

段施主道：「不敢，就此告辭。」

他要走。

老方丈並沒有讓開出門路：「請施主多留一步。」

段施主道：「老方丈還有甚麼教諭？」

清瘦老和尚道：「不敢，貧衲只是認爲，若是讓施主就這麼走了，實在是貧衲的罪過。」

段施主目光一凝：「老方丈莫非不讓我走？」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是真不想讓施主走，但是貧衲知道，貧衲留不住施主。」

段施主道：「老方丈不必留我，我若是不走，對大相國寺及老方丈並沒有好處。」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明白，施主所以在義伸援手、搭救貧衲之後立即要走，是因爲這件事後，會有人知道施主在開封，而會趕來找施主。」

段施主沒有說話，不說話應該就是默認。

清瘦老和尚道：「這麼說，施主跟貧衲當初一樣，是爲避仇？」

段施主說話了：「老方丈，人生在世，要躲避的不只是仇。」

清瘦老和尚合十微躬身：「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多謝施主賜教，貧衲想窄了，人生在世，要躲避的的確不只是仇，以施主之能，也無須避仇；施主躲避的是甚麼？想必不願讓人知道。」

段施主道：「是不願，也沒有必要，我個人的事，跟任何人沒有牽連，而且大相國寺佛門清淨地，老方丈得道老僧，何必知道這些俗事？」

清瘦老和尚道：「貧衲以爲，以施主之能，根本不至於落魄，更不至於落魄到此地步。」

段施主道：「老方丈，人生在世，有些事也是很難說的。」

清瘦老和尚又合十微躬身：「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貧衲再次受教，也再次謝施主，貧衲又想窄了……」話鋒一頓，凝目接道：「施主，貧衲曾經名列『江南五煞』，深知『江南五煞』之能，能舉手間將『五煞』的後生晚輩擲出大相國寺外，不算甚麼，能舉手門將『五煞』之一也擲出大相國寺

外，這就震動天下武林了，貧衲雖已是出家修行之人，仍然難……」

段施主未等老方丈把話說完，截口道：「老方丈諒宥，我還是不願，而且也還是沒有必要。」

清瘦老和尚沈默了一下，然後道：「貧衲錯了，貧衲應該想得到，以施主之如此這般，怎麼會願意……」

段施主又截了口：「老方丈，實說一句，我不算武林人，不在武林。」

清瘦老和尚一怔凝目。

段施主道：「以我之如此這般，老方丈也應該信得過我。」

清瘦老和尚神色一轉肅穆，合十低誦佛號：「阿彌陀佛！」

段施主道：「今夜事沒有發生，沒有我，沒有討債人，也沒有大相國寺周遭那些義氣朋友，老方丈應該空靈清靜，儘快抄完『血經』。」

清瘦老和尚不但神色肅穆，還合十深深一躬身：「阿彌陀佛！多謝施主明教。」

段施主沒再說話。

清瘦老和尚轉身側退，讓開了出門路。

段施主往清瘦老和尚面前走過，出了禪房，消失在禪房外的夜色裡。

清瘦老和尚轉身過去伸手捏熄了那盞孤燈，剎時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見了。

※　※　※

濃濃的夜色裡，大相國寺外空蕩寂靜，看不見一個人影，聽不見一點聲息。從這裡，到大相國寺周遭，白天萬頭攢動，人聲嘈雜，要多熱鬧有多熱鬧，可是那是在白天，在這時候，就是眼前這片景象了。

大相國寺的寺門輕輕的開了，從裡頭輕輕出來個人，是那位段施主。

他輕輕的帶上了寺門，轉身要走，就在他轉過身的時候，不遠處多了個人影，嬌小玲瓏，但相當美好的人影。

藉著微弱的月光，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位姑娘；不久之前，在大相國寺裡，纖纖玉手拿著雙刀的那位姑娘，如今藉著月光再看，姑娘長得還真好，美好的身材透著剛健婀娜，人雖然有點黑，可是柳眉杏眼，櫻口桃腮，十足的美姑娘一個，只是如今沒有拿雙刀，空著一雙玉手站著，瞪著一雙杏眼緊緊的盯著剛從大相國寺出來的那位段施主。

這麼近的距離，再加上段施主之能，他絕不可能看不見那位美姑娘。

可是，偏偏段施主他似乎就沒看見那位美姑娘，他就要走。

「哎！」美姑娘出聲說了話：「站住！」

人可以看不見，話，而且是這麼好聽的話聲，不能聽不見，除非是聾子，可是段施主他不聾，只好停住了，停是停住了，也轉臉向美姑娘了，他卻一聲不吭不說話。

美姑娘又說了話：「還真讓我猜著了，你真要走了。」

段施主還是沒吭聲，不說話。

美姑娘又說了話：「你認識我，『鐵臂彈弓』馬家的閨女，馬妞。」

美姑娘原來是那位鬚髮俱霜老人、名滿開封的一百零八顆鐵丸，百發百中，彈弓絕技馬華亭的女兒，平日美姑娘跟乃父一起擺攤賣藝，人長得好，身手也好，所以馬妞這兩個字跟乃父馬華亭那三個字，一樣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段施主被大相國寺老方丈收留三個月了，平日當然見過姑娘，可是見過不能說就是認識。

段施主說話了：「是，馬姑娘。」

姑娘說認識，段施主怎麼能說不認識？

美姑娘馬妞的一雙杏眼裡亮了一亮：「你真要走了，是不是？」

段施主只說了一個字：「是！」

美姑娘馬妞道：「你是真人不露相，如今既然露了相了，就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所以必得走了。」

段施主這回說得多：「我算不得甚麼真人，也沒有露甚麼相，我只是想走了。」

美姑娘一雙杏眼緊盯著段施主不放：「你就不要客氣了，你是怎麼來大相國寺的，誰都知道，你的能耐大家夥也都親眼看見了，誰還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段施主許是不想多說話，許是不想辯，他默然未語。

美姑娘馬妞則許是認爲他默認了，又道：「當今武林中有數的幾位高人，我們都聽說過，能不能讓我們知道一下，你是這幾位高人裡的哪一位？」

美姑娘馬妞顯然年輕幾歲，老方丈沒有這麼明白的問，她問了，老方

丈都沒有聽到想聽到的，她聽得到麼？

段施主說了話：「我不算甚麼高人，當然也就不在姑娘所知道的這些人裡。」

姑娘馬妞道：「你還客氣……」

段施主似乎不願意再聽了，也不願意再說了，轉身要走。

美姑娘馬妞忙道：「你別走，你別走，我不問你是誰了，我不問你是誰了。」

段施主停步回了身：「馬姑娘，我本來就是要走的。」

美姑娘馬妞轉了話鋒：「老方丈知道你要走麼？」

這，段施主似乎還願意說：「知道。」

美姑娘馬妞道：「真的？」

段施主又不說話了。

美姑娘馬妞生怕再惹了他，忙又轉了話鋒：「你要是從別處走，我就截不著你了，可是我知道，你這麼個人不會對大相國寺不敬，一定會從前門這裡出來，還真又讓我料著了。」

還真是，段施主要不是從寺門這裡離開大相國寺，誰截得著他？也的確，會來到大相國寺對老方丈伸出援手的人，又怎會對大相國寺不敬？從屋上，或者翻牆走？

段施主又說了話：「姑娘等在這裡攔我，有甚麼事麼？」

這一問，問得美姑娘馬妞忙移開了明亮的目光，低了一下頭，然後又猶豫了半天才說話：「我，我是為跟你道謝……」

道謝用得著這樣麼？

段施主道：「跟我道謝？」

段施主顯然不知道這謝從何來。

美姑娘馬妞仍有點低著頭，至少她那一雙明亮目光是望著地上：「你不止救了老方丈，也救了大家夥。」

段施主知道了：「這算不了甚麼，事實上也算不得救了誰，只是趕巧了，碰上了，我不敢當。」說完了話，又要走。

美姑娘馬妞說，等在這裡截段施主，只是為了段施主也救了他們大家夥，來跟段施主道謝的，她已經說明白了，段施主也已經說了該說的，自是

要走了。

美姑娘馬妞這回急得抬了玉手：「哎，你怎麼又要走？」

段施主又停住了：「姑娘知道，我本來就是要走的。」

美姑娘馬妞似乎是脫口說了這一句：「你能不能不要走？」

這是……

段施主目光一凝，只是目光一凝，沒有說話。

美姑娘馬妞忙道：「我是說，你走了，要是那些人再來，怎麼辦？」

她這是解釋。

倒也是，段施主他走了，要是那些兇煞捲土重來，誰攔得了？誰能應付？

段施主說話了：「姑娘放心，那些人不會再來了。」

美姑娘馬妞道：「那些人不會再來了？你怎麼知道？」

段施主道：「他們會找我，不會再來找老方丈了，即使會再來找老方丈，那也是在先找過我之後。」

美姑娘馬妞道：「你是說你就會對付他們了？」

段施主沒有說話，許是因爲美姑娘馬妞多此一問。

「那……」美姑娘馬妞猶豫了一下又道：「你能不能讓我們知道你會上哪兒去？我是說，萬一有甚麼事，我們好去找你。」

這回她沒等段施主目光再凝，便趕緊先解釋了。

段施主說了話：「我不能告訴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會上哪兒去？而且，萬一我在遠處，有甚麼事去找我，恐怕也來不及。」

這是實情實話。

美姑娘馬妞似乎還想再說，可是他沒能再說，或許她想不出甚麼好再說的了。

段施主又說了話，卻是這麼一句：「姑娘請回吧。」

轉身走了。

美姑娘馬妞急得又抬了玉手，卻沒能說出話來，段施主也沒看見。

很快的，段施主的身影消失在夜色裡不見了。

美姑娘馬妞還站在那兒望著，目光裡此流露的，嬌靨上的神色，令人難以言喻。

姑娘背後不遠處的夜色裡，又出現了一個身影，是那鬚髮俱霜老人馬華亭，他叫了一聲：「丫頭。」

美姑娘馬妞一驚忙轉身，她看見了乃父：「爹！」

馬華亭走了過來。

美姑娘馬妞道：「您，您怎麼來了？」

馬華亭已到近前，一雙老眼裡流露的是慈祥：「妳不是來了麼？」

美姑娘馬妞道：「我……」

只說了這麼一聲。

馬華亭一雙老眼裡除了慈祥又多了憐惜：「丫頭，這種高人，咱們配不上。」

美姑娘馬妞忙道：「我不是……我是來……」

馬華亭抬起手輕輕拍了拍姑娘的香肩：「回去吧！」

美姑娘馬妞低下了頭……

※　※　※

甚麼最快？

不是疾風，不是迅雷，也不是電光石火，是人的嘴，尤其是江湖人的嘴。

才不過第二天中午！

※　※　※

大相國寺外，還跟往常一樣，萬頭攢動，人聲吵雜，要多熱鬧有多熱鬧。

大相國寺內，也跟往常一樣，香火鼎盛，善男信女進進出出，川流不息。

大相國寺真跟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有這麼五個香客，也進了大相國寺。

人也是五個，可不是昨天晚上那五個。

這五個比那五個年輕得多，人也好看，體面得多。

這五個人裡，最年輕的是個公子哥兒打扮的年輕人，不但打扮像公子哥兒，人也典型的公子哥兒模樣，瓜皮小帽，長袍馬褂，硬是一等一的綢緞，衣裳盤扣嵌金絲，小帽帽珠晶瑩圓潤，絕對名貴，更名貴的恐怕還是小帽上

綴的那塊玉，清澈剔透，綠得甚麼似的。

人，二十上下，個子有點小，可是不胖不瘦，長得白，而且細皮嫩肉，比姑娘家還嬌嫩，幾乎是欺霜賽雪，吹彈欲破。

長眉鳳目，鼻子粉妝玉琢，嘴小巧而玲瓏，這長相，有的姑娘家自嘆不如，再加上白皙修長的手裡那把玉骨描金摺扇，十足的哪家鉅富豪門公子哥兒。

另四個，則差不多三十多近四十，一個個英挺結實，行動矯健，清一色的俐落打扮，看得出，是保鏢、隨從一類的角色。

那是當然的，像這種鉅富豪門的公子哥兒出門，保鏢、隨從一類的角色豈少得了？即使是用不著，也得擺擺這個排場，不然怎麼顯得出身分？

這五個人從大相國寺外已經引人注目了，引人注目的不是那四個保鏢、隨從，而是那個公子哥兒。

公子哥兒不但引得大姑娘、小媳婦的注目，也引得男人們注目，大姑娘、小媳婦是驚訝，是怦然心動，心想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俊俏的男人？男人們則是嫉妒、憤恨，認爲公子哥兒把所有女人的目光吸引走了。

進了大相國寺後也是一樣，在這一刻，善男信女們都暫時把老佛爺擱在一邊了。

而這五個人可不管這些目光，沒看見似的，進了大相國寺，直奔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裡出來一個中年和尚，這和尚也怪，恐怕是出家人也免不了世俗的勢利，這麼多香客他不迎，單單迎向這五個人，而且是滿臉堆笑迎向公子哥兒。

出家人也分得清誰才是當家做主的人，中年和尚向著公子哥兒合十躬身：「貧僧智圓，職司大相國寺知客，恭迎施主。」

原來是大相國寺的知客僧。

公子哥兒停了步，那四個保鏢、隨從當然跟著停了步。

公子哥兒一擺玉骨描金扇，挺瀟灑的、輕輕的只說了一字：「給！」

清清脆脆，有點京片子味兒。

「是！」一個人白淨、唇上有小鬍子的隨從欠身恭應，然後跨步上前，向著知客僧智圓和尚翻腕遞出一物，赫然是一片金葉子，小鬍子還開口說了

這是一定的，公子哥兒說甚麼是甚麼，智圓和尚躬身答應：「是！」

就在這時候，一個年輕和尚走了過來，見著智圓和尚合十微躬身，顯然智圓的輩分、職位都比他高，智圓和尚問年輕和尚：「知道段施主在哪兒麼？」

年輕和尚道：「沒見著段施主，弟子也正在找。」

小鬍子說了話：「我家少爺要找的那個人不姓段。」

智圓和尚微一怔，要說話。

公子哥兒先說了話：「你說的這個人，是大相國寺前不久收留的？」

這是問智圓和尚。

智圓和尚忙道：「是，三個月前收留的。」

公子哥兒又問：「只收留這麼一個？」

智圓和尚道：「是，只收留這一個。」

公子哥兒再問：「昨天晚上有幾個江湖人闖進大相國寺，找你們老方丈尋仇，是這個人出面救了你們老方丈？」

智圓和尚忙點頭：「是，多虧了段施主，不是這件事，誰都不知道段施

主是位高人。」

公子哥兒道：「那就不管他姓甚麼了？帶我去找他就是了。」

小鬍子面有恍悟色。

「是！」智圓和尚答應一聲，轉望年輕和尚：「快多找幾個人去找段施主。」

年輕和尚正要躬身答應。

大雄寶殿裡傳出一個話聲：「誰要找段施主？」

隨著這話聲，大雄寶殿裡又走出一個中年和尚來。

智圓和尚合十微躬身：「師兄。」

年輕和尚也合十行禮：「師伯。」

智圓和尚接著道：「是這位施主來找段施主。」

那中年和尚向著公子哥兒合十微躬身：「施主來得不巧，段施主已經走了，不在大相國寺了。」

公子哥兒爲之一怔！年輕和尚跟智圓和尚也都一怔，智圓和尚道：「師兄……」

那中年和尚輕望智圓：「方丈正要我知會，段施主昨天晚上已經離寺走了。」

年輕和尚道：「怪不得今天沒見著段施主。」

智圓和尚轉望公子哥兒：「施主……」

公子哥兒臉色變了，一雙鳳目冷光閃動，凝望那中年和尚：「這是你們方丈說的？」

那中年和尚道：「正是！」

小鬍子冷然道：「叫你們方丈來見我家少爺！」

這……

三個和尚都一怔。

公子哥兒一抬玉骨描金扇，道：「不許這麼無禮！」

小鬍子欠了身。

公子哥兒向著那中年和尚道：「帶我去見你們方丈。」

那中年和尚合十微欠身：「是，貧僧這就為施主帶路。」

他轉身往大雄寶殿旁行去。

公子哥兒帶著四名隨從跟了去。

智圓和尚捧著那片金葉子跟在後頭，那年輕和尚沒有跟去，轉身進了大雄寶殿。

那中年和尚帶路，來到大相國寺後院一間禪房前，合十躬身，恭謹發話：「啓稟方丈，有施主來見。」

只聽禪房內傳出了老方丈的話聲：「請進。」

那中年和尚恭應一聲，上前推開了禪房兩扇門，回身又合十躬身：「施主請！」

公子哥兒一聲：「外頭候著。」逕自邁步行進禪房。

小鬍子等四人欠身恭應，退立門外兩旁，那中年和尚這才跟進禪房。

公子哥兒冷著一張臉進了禪房，清瘦老和尚已合十站在雲床旁的桌子前，禪房裡擺設相當簡單，一張雲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別無長物。

那中年和尚一旁合十躬身：「啓稟方丈，就是這位施主。」

清瘦老和尚微躬身：「老衲恭迎施主。」

公子哥兒微欠身，算是答禮：「打擾方丈清修。」

雖然冷著一張臉，倒還客氣。

清瘦老和尚道：「好說，施主請坐。」

那中年和尚就要上前把椅子搬過來。

公子哥兒道：「謝謝方丈，不坐了，不便多耽誤方丈清修，我說兩句話就走。」

那中年和尚一聽這話，收勢停住。

清瘦老和尚也未再多讓，道：「施主有甚麼教言？」

那中年和尚道：「啓稟方丈，這位施主來找段施主。」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來得不巧，段施主已經不在大相國寺了。」

那中年和尚道：「弟子已經告知這位施主了。」

清瘦老和尚道：「那麼施主來見老衲，是……」

公子哥兒道：「我來問問方丈，我要找的那個人，是不是真的已經不在大相國寺了？」

清瘦老和尚道：「老衲明白了，施主是不信段施主已經走了？」

公子哥兒沒有說話。

這應該就是表示老方丈說對了。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出家人不打誑語，段施主的確已經不在大相國寺了。」

公子哥兒一雙鳳目逼視清瘦老和尚：「老方丈，我要找的這個人，是甚麼時候離開大相國寺的？」

清瘦老和尚道：「段施主昨晚就離開大相國寺了。」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是說，我要找的這個人，在逐退來找老方丈尋仇的惡煞之後，沒有多停留就離開大相國寺了？」

清瘦老和尚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顯然他是料到消息一定會傳揚出去，爲免有人來找他，此以馬上走了。」

清瘦老和尚道：「這個老衲就不知道了。」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可知道，我要找的這個人，他往何方去了？」

清瘦老和尚道：「老衲不知道。」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不知道？」

清瘦老和尚道：「段施主沒有說，老衲也不便問。」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所以收留我要找的那個人，是因爲以爲他是個落魄流浪漢，秉承佛旨，慈悲爲懷，他救了老方丈，像這麼一個人，老方丈會不關心他的去向？」

清瘦老和尚道：「段施主救了老衲之後，老衲才知道段施主是位高人，老衲出身武林，深知高人行蹤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不願讓人知道行蹤，所以老衲不便探詢。」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不會是因爲他救過老方丈，而爲他隱瞞行蹤吧？」

清瘦老和尚道：「老衲適才說過，出家人不打誑語，而且老衲也不知道施主是爲何事找段施主，怎會爲段施主隱瞞行蹤？」

公子哥兒道：「那麼，老方丈爲甚麼不問問，我是爲了甚麼事來大相國寺找老方丈口中這位段施主的？」

清瘦老和尚道：「老衲出家人，施主不說，老衲不便問。」

公子哥兒沉默了一下才道：「我不便告訴老方丈，我是爲了甚麼事來大相國寺找老方丈口中這位段施主的，但是我可以告訴老方丈，我找他沒有惡

意，我來自北京，找他已經三個多月了，跑了不少地方，備嚐辛苦……」

清瘦老和尚低誦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要是知道他的行蹤，還請告訴我。」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老衲再說一次，出家人不打誑語，施主不信，老衲莫可奈何。」

公子哥兒還待再說。

那中年和尚說了話：「啓稟方丈，跟隨這位施主來的幾位裡有一位說，段施主並不姓段。」

清瘦老和尚並沒有意外之色，他道：「那無關緊要，段施主說他姓段，大相國寺認爲他是段施主，這就夠了。」

「是！」中年和尚應了一聲，沒再多說。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似乎知道他不姓段？」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出家人只知道是位施主就夠了，其他的並不重要。」

的確，這是實情實話。

公子哥兒沉默了一下，神色微轉嚴肅：「老方丈也是武林出身，應該知道，我可以以老方丈爲脅，逼他折回大相國寺，以達到我的目的，以我帶的這幾個人，我認爲這麼做並不難，若以老方丈修行的情形，我認爲這麼做更容易，我也認爲他一定會折回來。」

清瘦老和尙低誦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衲以爲施主不會這麼做。」

公子哥兒道：「怎麼見得？」

清瘦老和尙道：「施主適才曾說，找段施主並無惡意，那麼施主與段施主應該是友非敵，既如此，段施主屈駕大相國寺是爲救老衲，施主又怎會以老衲爲脅，逼段施主折回？」

公子哥兒微微一怔！道：「老方丈就這麼相信我？」

清瘦老和尙道：「佛門弟子出家人，相信每一位施主。」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是位得道老僧，應該知道，我並不會真拿老方丈怎麼樣。」

清瘦老和尙道：「那麼段施主不會折回大相國寺來。」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

清瘦老和尙道：「施主既跟段施主是友非敵，段施主豈有不知施主之理？段施主既知施主，又豈有不知施主不會真拿老衲如何之理？段施主既知施主不會真拿老衲如何，又豈會折回大相國寺來？」

公子哥兒面露失望之色，道：「照老方丈言麼說，我這一趟開封又要白跑了？」

清瘦老和尙深深一眼，道：「老衲斗膽奉勸幾句，施主可願聽？」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要勸我？」

清瘦老和尙道：「正是！」

公子哥兒鳳目圓睜：「勸人，若是對事情一無所知，便無從勸起，難道他告訴了老方丈……」

清瘦老和尙道：「施主，段施主從不與人多說甚麼，大相國寺上下只知道他姓段，落魄流浪至此，其他一無所知。」

公子哥兒神情震動，道：「那麼老方丈是……」

清瘦老和尙道：「施主，老衲一把年紀了，閱人良多，武林出身，也經

歷過不少事。」

公子哥兒凝望清瘦老和尚片刻，神色一轉肅穆，道：「老方丈請說。」

清瘦老和尚道：「凡事不必強求，該有的無須強求，沒有的強求不得。」

公子哥兒神情震動，道：「老方丈知道我是……」

住口不言，是甚麼？沒有說出口。

清瘦老和尚道：「這無關緊要，老衲奉勸施主的這幾句話，可用以勸天下蒼生。」

的確，不論對甚麼事，世上絲毫無所求的人太少了，甚至可以說沒有，既然世人皆有所求，那麼老方丈這幾句話的確可以拿來勸任何一個人。

只是「這無關緊要」，甚麼無關緊要？老方丈沒有明說，而公子哥兒卻似乎懂了？神情一轉肅穆：「老方丈，我不是爲自己。」

清瘦老和尚微怔，一雙善目微睜：「施主不是爲自己？」

公子哥兒道：「正是！」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是爲他人？」

公子哥兒道：「正是，但不是爲求別的，只是爲求得他的諒解。」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遠自北京來，費時三日，跑遍各地找尋段施主，只爲代他人求得諒解？」

公子哥兒道：「正是！」

清瘦老和尚道：「這倒出乎老衲意料之外。」

公子哥兒道：「就是爲了這件事，老方丈口中那位段施主受到重大打擊。」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心懷慈悲，爲了一念不忍？」

公子哥兒道：「我不敢這麼說，我只是爲我所代求得諒解的他人，不要遭受誤會。」

清瘦老和尚誦了佛號：「阿彌陀佛，施主確是心懷慈悲，爲一念不忍。」

公子哥兒道：「我還是不敢這麼說，因爲我所代求得諒解的他人，跟我沾親，而且十分親密，非比尋常。」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總是爲他人，不是爲自己，一樣的心懷慈悲，一樣的一念不忍，善哉，善哉，施主後福無窮。」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我不求……」

「阿彌陀佛！」清瘦老和尚道：「施主既心懷慈悲，有此一念不忍，雖不求後福，後福自來，也就因爲施主不求後福，後福必定自來，這就是天心、天理、天道。」

公子哥兒神情更見肅穆：「謝謝老方丈，我受教了。」

清瘦老和尚道：「雖然知道施主是心懷慈悲，爲一念不忍，老衲這佛門弟子出家人卻幫不上施主的忙，深感歉疚不安，也是老衲的罪過。」

公子哥兒道：「老方丈千萬不要這麼說，更不要這麼想，收留我要找的那個人，是上乘佛旨，慈悲爲懷，老方丈也本一心向佛，長年清修，與世無爭，是我來打擾，擾亂了，這應該是我的罪過，不敢再多打擾，就此告辭！」

微一欠身，就要轉身外行。

清瘦老和尚道：「施主請留一步，再聽老衲一言。」

公子哥兒收勢停住，道：「老方丈請說，我洗耳恭聽。」

清瘦老和尚道：「老衲不敢，施主既心懷慈悲，爲一念不忍，便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煩惱多，易爲煩惱所苦，老衲敢以適才奉勸之語再奉勸施主，凡事不必強求，該有的無須強求，不該有的強求不得。」

公子哥兒略一凝視清瘦老和尚，再微欠身：「再次謝謝老方丈！」轉身外行。

清瘦老和尚合十躬身：「老衲恭送施主。」

中年和尚則忙跟了出去。

公子哥兒沒再說甚麼，也沒回頭，出禪房帶著小鬍子等四名隨從走了。

中年和尚趕前一步帶路，一直送到了寺門。

來的時候引人注目，走的時候也引人注目，而公子哥兒對那麼多看他的人卻沒看一眼，對那麼熱鬧的大相國寺週遭的吃喝玩樂，似乎也沒心情一顧，帶著小鬍子等四名隨從逕直往外走。

過了熱鬧的一帶，來到僻靜處，前面不遠處站了個人，不是男人，是個大姑娘，那大姑娘也不是別的大姑娘，是馬妞。

僻靜處雖然僻靜，可不是一個人沒有，就算是個大姑娘，應該也不算稀罕。

事不算稀罕，人長得可是好，然而公子哥兒卻像沒有見，或許是沒心情，眼珠子也沒轉一下，走他的，似乎要往馬妞眼前、身邊走過去。

不知道馬妞是不是因爲公子哥兒沒看她，不高興，她跨步挪身擋住了路。

公子哥兒停了步，不得不停步了。

小鬍子上前：「妳幹甚麼？」

馬妞不看小鬍子，冷望公子哥兒：「你剛才進了大相國寺，如今又從大相國寺出來了。」

小鬍子見馬妞沒理他，只跟他家這位少爺說話，而且態度、語氣都不算好，臉色一冷，就要說話。

公子哥兒說了話：「後站！」

小鬍子一句話沒說，欠身發應，退向後去。

公子哥兒又說了話：「是的，我剛才進了大相國寺，如今又從大相國寺出來了，怎麼樣？」

這回是對馬妞。

馬妞一雙美目上下打量了公子哥兒一下：「看你不像是來燒香拜佛的？」

公子哥兒道：「沒有錯，本來就不是。」

馬妞道：「來大相國寺不是來燒香拜佛的，那你是來幹甚麼的？」

公子哥兒道：「我是來幹甚麼的，妳管得著麼？」

真不客氣！

一般人對女人家總是客氣些，尤其是對長得好看的大姑娘。

也許公子哥兒還是因爲心情不好。

馬妞似乎沒怎麼在意，只是臉色更冷了些：「本來我是管不著，可是你要是來找人的，我就管得著。」

公子哥兒「哦」了一聲！道：「妳知道我是來找人的？」

馬妞道：「來大相國寺，既不是來燒香拜佛的，猜也猜著了幾分。」

公子哥兒道：「妳倒是挺會猜的。」

馬妞只說了兩個字：「當然！」

公子哥兒道：「妳猜著了，我就是來大相國寺找人的，怎麼樣？」

馬妞道：「你來大相國寺，是來找甚麼人？」

公子哥兒道：「我來大相國寺找甚麼人？那是我的事，有必要告訴妳

麼？」

這倒也是！

馬妞冷冷一笑：「你如今又從大相國寺出來了，這表示你沒找著你要找的人，大相國寺的和尚一個不少，你怎麼會沒找著你要找的人？別是你要找的人已經不在大相國寺了吧？」

公子哥兒臉色微一變：「看樣子妳知道我是來找誰的？」

馬妞又冷冷一笑：「總猜個八九不離十。」

公子哥兒道：「我說過，妳很會猜，妳猜著了，我要找的人是已經不在大相國寺了，又怎麼樣？」

馬妞臉色一變！美目一睜，有點驚急：「你當真是來……」倏又恢復了冷靜，道：「你要找的人姓段，是吧？」

公子哥兒微點頭：「不錯，我要找的人是姓段，又怎麼樣？」

馬妞是恢復冷靜了，但是那冷靜只是表面，是裝出來的，她心裡還是驚急，她道：「你來找他幹甚麼？有甚麼事？」

公子哥兒道：「我還是那句話，那是我的事，沒必要告訴妳。」

馬妞又冷笑了：「你不說我也猜……」

公子哥兒截口道：「對了，妳不是挺會猜的麼？妳就再猜猜看。」

馬妞冷笑道：「昨天晚上，他在大相國寺救過老方丈，你別是爲這件事來的吧？」

公子哥兒道：「妳的確很會猜，不錯，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又怎麼樣？」

馬妞道：「那你是來……」

公子哥兒道：「再猜呀！」

馬妞冷笑：「你別是昨天晚上那幾個的一夥，幫那幾個來對付他的？」

公子哥兒道：「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馬妞冷怒而笑：「怎麼樣？我這就告訴你，要是，你就別想走了！」

小鬍子冷叱：「大膽！」

他就要越前。

公子哥兒抬摺扇攔住：「不許動，要用你們，我自然會說！」

小鬍子欠身恭應：「是！」

他沒有越前。

公子哥兒收回玉骨描金摺扇，輕敲左手心，淡然道：「就憑妳麼？」

馬妞道：「從大相國寺出來，你看得見大相國寺周遭這些擺攤兒的有多少人？只要我喊一聲，他們馬上就到。」

公子哥兒道：「是不少，挺嚇人的。」

馬妞道：「知道就好。」

公子哥兒道：「聽妳的口氣，妳認識我要找的這個人？」

馬妞道：「當然認識。」

公子哥兒道：「承認認識就好辦，我問妳，我要找的那一個人，上哪兒去了？」

馬妞冷笑：「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公子哥兒道：「這麼說，妳知道他上哪兒去了？不告訴我。」

馬妞嬌靨微揚，故意氣人：「不錯！」

公子哥兒道：「他告訴妳了？」

馬妞又揚嬌靨，更要故意氣人：「當然！」

公子哥兒道：「他真告訴妳了？」

馬妞道：「信不信由你。」

公子哥兒道：「他連老方丈都沒告訴，會告訴妳？」

馬妞道：「老方丈是老方丈，我是我。」

公子哥兒道：「是麼？」

馬妞一點頭：「當然！」

公子哥兒也一點頭：「好，那我就找妳，妳非得告訴我他上哪兒去了不可。」

馬妞道：「你做夢。」

公子哥兒道：「妳試試看。」一頓，接道：「這會兒是用你們的時候了！」

小鬍子欠身恭應，跨步越前，直逼馬妞。

馬妞當然知道小鬍子要出手了，她要先下手爲強，也就要動。

「朋友，且慢！」一聲輕喝，一點烏光，電光石火般奔向小鬍子。

小鬍子一抬手，居然把那點烏光抄了下來，其實那點烏光並不是要傷小鬍子，因爲它是射向小鬍子面前半步處，而不是射向小鬍子。

小鬍子爲抬手抄那點烏光，腳下自然爲之一頓，只這腳下一頓工夫，

那點烏光射來處，出現了十幾二十個人，馬華亭執一張鐵背弓居首，後頭跟的都是大相國寺周遭賣藝的。

公子哥兒說了話：「後站！」

小鬍子欠兒恭應後退。

馬妞叫了一聲：「爹！」

馬華亭等快步來到近前。

馬妞又道：「您怎麼知道……」

馬華亭瞪了她一眼：「轉眼工夫就看不見妳了，又聽說有人進大相國寺找人，我還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話鋒微頓，轉向公子哥兒，一抱鐵背弓，道：「這位公子，老朽馬華亭，在這大相國寺外賣藝爲生，這是小女，有甚麼得罪的地方，老朽這裡代爲賠禮！」

公子哥兒未必知道馬華亭此老，但馬華亭這麼大年紀了，行事得體，說話也客氣，公子哥兒他不能不抱起玉骨描金扇來答禮：「老人家好說，是因爲……」

馬華亭道：「不敢瞞公子，老朽已等來了半天了，公子跟小女之間說的

話，老朽等都聽見了，老朽等的確認識公子要找的那位，如今也知道公子要找的那位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但公子要找的那位，並沒有告訴老朽等他的行踪去向……」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既然聽見我跟令嬡之間說的話了，就應該聽見令嬡說……」

馬華亭道：「公子不要聽她的，她只是想氣公子，想讓公子著急。」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

馬華亭道：「老朽這麼大年紀了，公子是相信老朽，還是相信她？」

馬妞顯然不樂意，叫道：「爹……」

馬華亭轉過臉去叱道：「從小到大，我是怎麼教妳的？做事這麼不知天高地厚？妳自己說，這位公子要找的那位，告訴妳他的行踪去處了麼？」

馬妞在老父面前不敢再無中生有，但是她又不願當著外人承認沒有，她低下了頭，沒有說話。

馬華亭又轉向公子哥兒：「公子看見了。」

公子哥兒沉默了一下：「老人家既然這麼說，我不能不信……」

馬華亭又抱起鐵背弓：「多謝公子，小女不懂事，得罪之處，老朽再次代爲賠禮。」

公子哥兒也再次答禮：「老人家不要再這麼說了，其實我知道，令嬡攔我，並沒有惡意，只是想知道我爲甚麼跑來大相國寺找我要找的那個人，我可以告訴老人家，我跑來大相國寺找我要找的那個人，也沒有惡意……」

馬華亭道：「老朽從公子以及公子對小女的態度，還有跟小女說的話裡已經知道了，老實說，若不是知道公子來找那位沒有惡意，老朽等對公子也不會這麼客氣。」

公子哥兒道：「看來我要找的那個人，很得大相國寺內外這些人的心。」

馬華亭道：「其實，公子找的那位，來到大相國寺三個月，很少與人交談，老朽等談不上跟那位有甚麼交情，只因爲那位昨晚救了老方丈，老朽等對他心生感激而已。」

公子哥兒道：「原來如此，不管怎麼說，如今彼此都已經把話說清楚了……」

馬華亭道：「公子來找那位，那位已經離大相國寺他去，老朽等不知那

位的行踪去向，幫不上公子的忙，只有請公子繼續往他處找尋了，不耽誤公子的行程，就此別過。」他一抱鐵背弓，轉向馬妞，一聲：「丫頭，跟我回去。」

他就要走。

公子哥兒說了話：「老人家，請留一步。」

馬華亭停住了，道：「公子還有甚麼教言？」

公子哥兒道：「不敢，老人家可否讓我跟令嬡說幾句話？」

馬華亭道：「那有甚麼不可以？公子請。」

公子哥當即轉望馬妞：「馬姑娘，借一步說話。」

他轉身要走向一旁。

小鬍子要跟。

公子哥兒回過頭來道：「這會兒不用。」

小鬍子欠身恭應停住。

公子哥兒轉身走向一旁。

馬妞有點疑惑？她看了看老父。

馬華亭也有點疑惑？但並沒有表示甚麼。

馬妞遲疑了一下，毅然轉身跟了過去。

馬華亭並沒有跟，他認爲應該不會有甚麼，萬一有甚麼？距離應該不會太遠，他趕過去應該來得及，何況他還有鐵背弓可以發射鐵丸。

果然公子哥兒沒走多遠，但也不算近，看得見，而且看得清清楚楚，只是，這樣的距離，說話若是小聲些，恐怕聽不見。

公子哥兒停下來了，馬妞當然得也跟著停下來。

公子哥兒說了話：「就在這兒吧。」

馬妞也說了話：「這算甚麼？」

公子哥兒道：「我想跟姑娘說幾句話。」

馬妞道：「說話爲甚麼要走到這兒來？」

公子哥兒道：「那是因爲我認爲我要跟姑娘說的話，姑娘未必願意讓別人聽見，尤其是姑娘的老父。」

馬妞更疑惑了？看了看公子哥兒，道：「你要跟我說甚麼話？你可別跟我說些不該說的。」

公子哥兒看了馬妞一眼：「姑娘放心，不該說的我說不出口。」

馬妞道：「那你說吧！」

公子哥兒說：「令尊說，我要找的人，三個月來很少與人交談。」

馬妞道：「這是實情。」

公子哥兒道：「令尊等這些人，跟他並沒有甚麼交情。」

馬妞道：「這也是實情。」

公子哥兒道：「只因爲他昨晚救了老方丈，這些人對他心生感激而已。」

馬妞道：「這也是實情。」

公子哥兒目光一凝：「姑娘對他恐怕不止這樣吧？」

馬妞爲之臉色一變：「你這話甚麼意思？」

公子哥兒道：「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姑娘是不是對他……」

馬妞忙道：「你不要瞎猜，也不要胡說……」

公子哥兒道：「姑娘，這很要緊，我還有後話，所以一定要聽到妳的實話。」

馬妞目光一凝：「你還有後話？」

公子哥兒微點頭，「唔」了一聲。

馬妞道：「你還有甚麼後話？」

公子哥兒道：「妳得先說實話，我才能說我的後話，還沒有聽到妳的實話，我不能說我的後話。」

馬妞道：「憑甚麼要我先說？我不要先說，你先說。」

公子哥兒道：「聽了姑娘妳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姑娘是有實話，只是不願意先說，姑娘妳所以不願意先說，是怕難爲情。」

馬妞臉色又變了，而且還有了紅意，也有點急：「你……」

公子哥兒截了口：「跟我妳用不著難爲情……」

他忽然壓低了話聲，低得讓人聽不見。

可是馬妞聽見了，她猛然睜大了一雙杏眼，而且滿臉驚異色？只聽她脫口叫：「怎麼說？妳是……」

公子哥兒點了點頭。

馬妞又叫：「真的？」

公子哥兒又壓低話聲跟馬妞說了句話。

馬妞的一雙目光急忙轉向公子哥兒兩耳耳根，不知道她看見了甚麼？只聽見忙道：「妳怎麼會……」

公子哥兒道：「姑娘別問那麼多，我有我的道理，其實姑娘不必問，想也知道，出門在外，還不是爲了方便。」

馬妞一雙杏眼緊盯公子哥兒不放：「那妳是……」

公子哥兒道：「姑娘現在別問，到了時候我自然會告訴妳，說不定就是待會兒。」

馬妞道：「待會兒？」

公子哥兒道：「等姑娘告訴我實話之後。」

馬妞沒說話，顯然她還是有點難爲情。

公子哥兒是個明白人，道：「這樣吧，妳也不必說，還是我來問，咱們搖頭不算點頭算，我說對了妳沒有？」

馬妞嬌靨上先泛紅意，然後遲疑了一下，最後點了頭，點得很輕微，不要緊，只點了頭就行了。

公子哥兒忽然很高興，他滿臉喜意，還拍了一下白晰修長的雙手，喜

呼之聲連馬華亭等人都聽見了：「好極了，那就好辦了！」

馬妞原是低著頭的，聞言忙抬起了頭，嬌靨上還帶著紅意，道：「好極了？好辦了？」

顯然，她不明白公子哥兒這是甚麼意思？也難怪，公子哥兒沒頭沒腦的這一句，換任何人也會不明白。

公子哥兒道：「這就是我還沒說的後話了，這會兒我能說了，我要說的後話是，姑娘，既然如此，跟我一起找他去。」

馬妞爲之一怔：「妳怎麼說？要我跟你一起……」

公子哥兒道：「要想達成心願，只有找到他，待在開封，連人都見不著，能達成心願麼？」

說的是理！

馬妞聽得進，可是忽然她又想到……她凝目望公子哥兒，而且緊盯：「妳也在找他，難道妳不是……妳怎麼會叫我跟妳一起去找他？」

公子哥兒道：「說來話長，要是妳願意跟我一起去找他，路上我會告訴妳，不管怎麼說，我會幫妳的忙，竭盡我的心力，讓妳達成心願。」

馬妞道：「你會幫我忙？這麼說你不是……」

公子哥兒道：「我剛不是說了麼？說來話長，路上我會告訴妳？」

馬妞道：「不行，你現在就得告訴我，要是我在不明白你是怎麼回事之前，就跟你一起去找他，我算甚麼？」

這倒也是！

公子哥兒道：「妳這個人還真是——好吧，我就現在告訴妳，不過我只能告訴妳個大概，是這麼回事兒，我要找的這個人不姓段，不知道他爲甚麼告訴人家他姓段？他的愛侶多年沒他的音訊，以爲他死了，我哥哥多年來一直很照顧他的愛侶，他的愛侶心生感激，就嫁給了我哥哥，那知道他沒死，又出現了，他的愛侶跟我哥哥都覺得歉疚，尤其是我哥哥，日子簡直不能過，我不忍見我哥哥這麼痛苦，自願代我哥哥找他解釋，可是三個月了，找了多少地方，都沒能找到他……」

馬妞忍不住截口：「原來是這麼回事，這倒是稀罕事，你聽說了昨天晚上大相國寺裡的事，所以趕來開封找他？」

公子哥兒點頭「唔」了一聲！

馬妞道：「你說你要找的人不姓段，你怎麼知道被大相國寺收留的這個段施主，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公子哥兒道：「我知道，錯不了，昨天晚上來大相國寺找老方丈尋仇的那幾個，跟當年的老方丈合稱『江南五煞』，『江南五煞』在武林黑道是很了不得的人物，放眼當今能這麼容易把『江南五煞』趕出大相國寺的人沒幾個，加上他三個目前遭受打擊，黯然離開北京，消沉、頹廢是意料中事，因而隱名埋姓、流浪、落魄也極有可能，所以我斷定老方丈口中的這個段施主就是他，還有，要不是他，他也不會急著離開大相國寺，這顯示他知道北京有人出來找他。」

馬妞道：「這麼看來，他怕被找到？」

公子哥兒道：「當然，要不然他怎麼會連夜離開大相國寺？」

馬妞道：「要是這樣，這事恐怕不是解釋就能了的。」

公子哥兒道：「我也想到了，所以我還有個打算，解釋不能了，就代我哥哥賠他一個。」

馬妞一時沒聽明白：「賠他一個？」

公子哥兒道：「他的愛侶嫁給了我哥哥，我代我哥哥賠他一個。」

馬妞猛睜美目：「你是說……」

公子哥兒道：「我！」

馬妞神色微鬆：「你剛不是說你不是……」

公子哥兒道：「我是不願意，我知道他這個人，也很景仰他，可是我連見都沒見過他……」

馬妞道：「怎麼說，你連見都沒見過他？」

公子哥兒道：「可不是，我怎麼會願意？景仰不是喜歡，不是動情。」

馬妞又睜了美目：「我有點明白了，所以你找我跟你一起去找他，你是想讓我代替你……」

公子哥兒忙道：「我可不是壞意，所以我要先聽妳的實話，我要妳必得說實話，而妳承認妳……」

馬妞沒讓公子哥兒說出口：「我跟你去，就算能找到他，他也不一定會願意。」

公子哥兒道：「這我不能擔保，不過這總是個機會，妳要是老待在開封，

不是連機會都沒有麼？」

這倒是！

正如馬妞適才所說，這是稀罕事兒，這還真是稀罕事兒。

馬妞沉默了一下，嬌靨上又微有紅意，低了一下頭，又抬起了頭：「我倒是可以跟你去找他，可是只怕我爹……」

公子哥兒道：「妳是說令尊不讓妳去？」

馬妞道：「你想嘛！」

公子哥兒道：「我幫妳跟令尊說。」

馬妞遲疑了一下，轉過臉去揚聲叫：「爹，您過來一下。」

馬華亭聽見女兒叫他，有點詫異？但他還是走向了女兒近前，道：「甚麼事兒？」

馬妞說，公子哥兒也說，都壓低了話聲。

剛聽沒幾句，馬華亭瞪了一雙老眼，他可沒壓低話聲：「丫頭，妳糊塗了，妳瘋了……」

馬妞知道老父何指，探身湊近老父身邊低低說了一句。

馬華亭忙轉眼望公子哥兒。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出門在外，我不得已。」

馬華亭似乎看出甚麼來了，立又轉望女兒：「丫頭，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顯然，他還不明白，本來嘛，他剛才才不過聽了幾句。

於是，馬妞又說，公子哥兒也又說。

這回，馬華亭聽完了，聽完了後他說了一句：「這是甚麼事兒？怎麼會有這種事兒？」

馬妞沒有說話，她不知道該怎麼說？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我只能說這是令嬡幫我，我幫令嬡的事。」

馬華亭沒跟公子哥兒說話，跟自己女兒說話：「丫頭，我還是要說，妳糊塗了，妳瘋了……」

馬妞也知道老父何指：「爹，我不糊塗，更沒有瘋。」

「妳還不承認？」馬華亭道：「妳連認識都不能說認識，甚至沒有說過話。」

馬妞道：「我知道，可是我見過他，三個月來天天見他，也親眼見他救老方丈，這就夠了。」

馬華亭道：「妳那是感激他，敬佩他，不是……」

馬妞道：「我是感激他，是敬佩他，可是還有……爹，我自己知道。」

「妳知道？」馬華亭道：「這才多久……」

馬妞道：「這跟多久無關，沒有，經年面對面也是沒有，有，看一眼也就夠了。」

沾上江湖，賣藝的姑娘，跟一般女兒家就是不一樣，一般女兒家哪敢跟老父談這個？

公子哥兒插了一句：「老人家，這是實情，令嬡說得好！」

顯然，公子哥兒認同。

馬華亭似乎也能接受，道：「就算妳說得對，可是人家是甚麼人物……」

公子哥兒又說了話：「老人家，他也是人，再說，這種事也不能這麼分。」

馬華亭道：「可是這總不是一廂情願的事。」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我原說這我不能擔保，只是，老人家又怎麼知

道這是一廂情願？說不定一段時日之後會有所改變，再說，這總是個機會，老待在開封能有機會麼？」

馬華亭似乎有點不悅：「姑娘，妳只是為妳……」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我剛說這是令嬡幫我，我幫令嬡的事，令嬡要是根本沒一點意思，我不會，也不敢想這主意。」

馬華亭道：「不管怎麼說，我要是點頭答應了，這麼多朋友定會罵我老糊塗……」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您怎麼能在乎別人怎麼說，而不在乎自己女兒怎麼想？老人家不是一般世俗老人，不應該像一般世俗老人。」

馬華亭道：「我只這麼一個女兒，從小到大從沒離開過我，我不放心……」

不知道這是籍口，還是別的已經可以接受了，就是不放心。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這我可以擔保，我擔保令嬡如今好好的跟我走，他日我一定好好的把令嬡送回來。」

馬華亭道：「姑娘，找連認識都不認識妳……」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這容易，我來自北京，我是……」

他也探身湊近馬華亭耳邊低低說了一句。

只見馬華亭一驚！臉上變色。

馬妞聽見了，她猛睜杏眼，脫口叫：「怎麼說？妳是……」

公子哥兒伸一根水蔥似的指頭，示意馬妞噤聲，然後向腰間摸了一把，拿樣東西塞進了馬華亭手裡，道：「老人家，這假不了，您拿著這個，時日過久，見不著令嬡，只管憑這個上北京要人就是了。」

馬華亭低頭往手裡看了一眼，臉色又一變，抬起頭來望公子哥兒，滿是白鬍子的嘴動了一下，卻沒能說出話來，他身子似乎一矮。

公子哥兒伸手扶住了馬華亭：「老人家，千萬別，您要是沒甚麼叮囑令嬡的，我跟她這就走。」

馬華亭滿是白鬍子的嘴又動了一下，這回說出話來了：「沒有……」

公子哥兒道：「那您就放心把令嬡交給我吧。」轉過臉去向馬妞：「走了，姑娘！」

他就要走。

馬妞著了急，忙道：「不行，我甚麼都沒帶。」

公子哥兒道：「有我，甚麼都不用帶。」

他走了。

小鬍子等四個忙跟過去。

馬妞急望老父：「爹……」

馬華亭道：「甚麼都不用說了，這是妳的福份，快去吧，伺候好了！」

馬妞沒再說甚麼，轉身追去了。

馬華亭站著沒動，也沒說話，只望著。

跟著馬華亭來的那些人，雖然沒聽見甚麼，可都看見了，看得清清楚楚，他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待會兒一定會問，不知道馬華亭會不會跟他們說實話？馬華亭要是不說實話，一定會落這些肝膽義氣朋友的理怨，不知道馬華亭是不是還在乎。

※　※　※

這是一條黃土路，厚厚的一層黃土，稍微大一點的一陣風過處，能吹起半天高的一片黃霧，老半天落不下去，里許內看不見東西。

這是這條黃土路旁的一棵樹，不小的一棵樹，枝葉挺茂密，華蓋也似的，儘管樹葉佈上了一層黃塵，不那麼綠了，可是樹下那一片樹蔭，還是歇腿納涼的好地方，要是再靠在樹幹上打個盹兒，那可是這條路上在這一刻千金都不換的舒服事兒。

這一刻是正午時分，太陽大得能曬出人的油來，再加上這麼一條黃土路，一陣熱風過處，吹起來半天高的一片黃塵，走在這條路上能讓人發狂。

就在這條路上的這一刻，這棵大樹下正有一個人歇腿納涼，靠在樹幹上閉目小憩，這個人是開封大相國寺老方丈口中的那位段施主。

他盤坐在大樹下，靠在樹幹上，似乎是睡著了，神態安祥，一動不動。

恐怕真睡著了，不管是誰，在這一刻，在這兒這樣歇息，都會睡著，因爲涼快，因爲太舒服了！

只是，在這一刻若是有人打擾，吵了人的覺，那就不只是煞風景，簡直就可惡，甚至可恨了！

還真有這種可惡、可恨的人，這位段施主這會兒就碰上了。

「噗」「噗」響聲，驟雨似的！

先是輕微的，繼而甚聲愈來愈大，愈來愈情晰。

看見了，那是四匹快馬，四人四騎，人跟馬都是一色黑，十六只鐵蹄帶起滾滾黃塵。

要說吵人覺，倒還好，因爲健騎是在這種黃土路上奔馳，馬蹄敲在厚厚的黃土上，蹄聲是悶的，不響亮，要不然更吵人。

你不見，四人四騎已經馳近了，那位段施主還是神態安祥，閉目依然，連睫毛都沒動一下，不但似乎沒被吵醒，甚至似乎沒受到一點驚擾。

只是，四人四騎疾馳過後，那帶起的滾滾黃塵，恐怕……

應該也還好，健騎一陣風似的疾馳而過，縱然帶起滾滾黃塵，那跟風颳起的黃塵不一樣，或者過去，或者落下，也應該比較快。

四人四騎近了，一陣風似的疾馳而過了，那位段施主似乎還是沒受到一點驚擾，還好！

只是，就在四人四騎往大樹前疾馳而過的那一剎那，四人四騎裡有人發出了一聲輕「咦」？前兩騎左邊那一騎忽然折向路邊，一個飛旋停了下來。

不但好騎術，而且老經驗，他要是不先折向路邊，拉馬控繮硬生生停

下，後騎非撞上不可。

這一騎一停下，其他三騎自然也急急跟著停下。

看清楚了，馬是四匹潑了墨似的，從頭到尾黑得發亮的高頭健馬，人是三男一女四名黑衣騎士，四人手裡各持一根馬鞭，四匹健騎鞍旁，前頭那一男一女，各掛一柄長劍，後頭那兩個壯漢，則各掛一把單刀。

後頭那兩個黑衣壯漢神情驃悍，像是僕從，前頭那一男一女，男的二十多，頎長的個子，白白淨淨，長眉細目，眉宇間一股子陰鷙之氣，女的比男的小幾歲，柳眉杏眼，娟秀清麗，看裝束打扮，看氣勢，則像主人。

就在黑衣女子跟兩名黑衣壯漢三騎也跟著停下之後，黑衣女子說了話：

「哥哥，你要幹甚麼？」

那長眉細目黑衣客也說了話：「咱們恐怕碰見了不得了的大人物了。」

這一帶沒別人，黑衣女子自然向著大樹下的那位段施主投過一瞥：「不得了的大人物？」

那長眉細目黑衣客一雙銳利目光精光閃動，也望著大樹下的段施主。

黑衣女子嬌靨上泛現疑惑色：「哥……」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要問了，看著吧！」然後他馬鞭一指，揚聲發話：「你，不要裝睡了，睜開眼來答話！」

糟了，這下段施主想不受驚擾都不行了。

只是，段施主還是沒睜眼，沒動一動，好福氣，吵不醒，驚擾不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冷冷一笑：「不愧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夠鎮定，我倒要看看你能鎮定到甚麼時候？去，驚動驚動大人物去！」

看也沒看那兩個黑衣壯漢，但顯然話是對兩個黑衣壯漢說的。

兩個黑衣壯漢一聲沒吭，縱身下馬，就要雙雙走向大樹下的那位段施主。

黑衣女子說了話：「等一等！」

兩個黑衣壯漢停住了。

黑衣女子轉望長眉細目黑衣人：「哥哥，你究竟想幹甚麼？」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是叫妳不要問，看著麼？去！」

這還是叫兩名黑衣壯漢聽他的。

兩名黑衣壯漢提著馬鞭又走向大樹下那位段施主。

黑衣女子沒再攔兩名黑衣壯漢，卻向著那位段施主揚聲叫：「哎，你這個人，還不快醒醒？」

那位段施主似乎這才受到了驚擾，被吵醒了，要不就是他真是裝睡，如今知道黑衣女子幫他的忙，給他機會，他睜開了眼。

兩名黑衣壯漢見段施主睜開了眼，也就停住了。

雖然還沒到面前，可是人就在眼前，而且是兩個活生生的大人，那位段施主當然看見兩名黑衣壯漢了，可是他像沒看見，沒看兩名黑衣壯漢一眼，也沒動，沒說話。

長眉細目黑衣客又冷笑：「醒得真是時候，我問你，你是不是姓段？從開封大相國寺來。」

那位段施主這才轉眼望黑衣客，臉上沒有表情：「你問我？」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這兒除了你，都是我自家人，不是問你是問誰？」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認識你。」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也不認識你，要是彼此認識，也就不用問了。」

倒也是理。

許是因爲倒也是理，那位段施主答了話，只是，他是這麼答的：「我爲甚麼姓段？又爲甚麼從開封大相國寺來？」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你只告訴我是不是就夠了。」

那位段施主道：「不是！」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是？」

那位段施主毫不猶豫：「不是！」

長眉細目黑衣客冷然一笑：「昨天我碰見了幾個朋友，我這幾個朋友在江湖上相當有名，人稱『江南五煞』，只是如今只有四個了，我這幾個朋友說，前兩天上開封大相國寺找一個找了許久才找到的仇家要債，沒想到卻遭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伸手架梁，使得他幾個債沒要成，還落了個灰頭土臉，他幾個告訴我，這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姓段，照他幾個的描述，這位段姓高人跟你很像……」

那位段施主道：「聽你說，那個姓段的在開封大相國寺。」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打聽過了，那位姓段的高人，當天晚上就離開了大相國寺。」

那位段施主道：「你打聽過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瞞你說，我不大相信我那幾個朋友的話，我想找那個姓段的試試。」

那位段施主道：「那你找錯人了，我不姓段。」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是麼？」

那位段施主道：「信不信由你。」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也不瞞你說，我不信！」

那位段施主道：「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微一笑，這一笑，笑得陰：「不要緊，我有辦法。」

他翻身下馬，提著馬鞭走向段施主。

黑衣女子忙叫：「哥哥……」

長眉細目黑衣客頭也沒回，道：「叫妳看著。」

說話間，他已到那位段施主面前。

那位段施主抬眼道：「你要幹甚麼？」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試試就知道了。」

那位段施主似乎沒懂：「試試？」

長眉細目黑衣沒說話，揚起馬鞭抽了下去，這一鞭正抽在那位段施主的左胳膊上，不輕，衣袖破了，胳膊上腫起一條鞭痕，都滲了血。

那位段施主痛呼一聲抱了左臂，滿臉的痛苦表情。

當然，那還能不痛麼？

長眉細目黑衣客爲之一怔！旋即他又冷笑：「你可真行！」

他揚鞭又要抽。

一條嬌小、美好身影疾掠而至，是那黑衣女子，她用她的馬鞭架住了長眉細目黑衣客的馬鞭，叫道：「哥哥！」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小妹，妳這是……」

黑衣女子道：「明擺著的你是仗著武功欺負人，他要是你說的那麼人，會讓你抽這麼一鞭麼？」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他會裝，我再有一鞭就試出來了！」

黑衣女子跺了腳：「你把我找回來是幹甚麼的？既然急著趕回去，你還有閒工夫在這兒仗武功欺人，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我要是走了，你可別

怪我永遠不再回來。」

說完話轉身就走。

顯然回去比甚麼都重要，長眉細目黑衣客真怕姑娘走了永遠不再回來，他忙垂下馬鞭，轉身拉住了姑娘，還陪上笑臉：「好……好，聽妳的，走……走！」

他拉著姑娘各自上馬，揮起一鞭，疾馳而去。

兩個黑衣壯漢飛身上馬，跟著馳去。

那位段施主仍然坐著沒動，右手抱著左臂傷處，臉上的痛苦神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木然，他望著那四人四騎在滾滾黃塵中不見。

※　※　※

正午已經過了，日頭有點偏西了。

偏西的日頭已經沒有那麼大，那麼毒了。

那位段施主已經不在那條黃土路上了，如今他來到的這個地方，不但沒有黃土，而且樹蔭更多！

早知道當初快走兩步，到這裡來歇腿乘涼小睡了。

這是一片樹林，成圈狀的一片樹林，這片樹林的中央是一片房舍，看樣子像一座莊院，挺不錯的一座莊院。

門頭宏偉高大，丈高的一圈圍牆，裡頭也有不少樹，房舍有樓，飛簷狼牙在枝葉間偶露一角。

這樣的一座莊院，當然算是很不錯的莊院。

這是誰家莊院，門頭上橫額三個大字：「孫家莊」。

沒錯，分懸門頭兩邊的那兩盞大燈籠上，不也各有一個斗大的「孫」字麼？

莊院不錯是不錯，只是兩扇既厚又重的朱紅大門關著，外頭不見人，裡頭也聽不見聲息。

中午已經歇息過了，這裡的樹蔭雖然更好，可是那位段施主不打算再歇息了，他要從莊院門前走過去。

就在這時候，莊院的兩扇大門忽然開了，從裡頭走出了兩個人，兩個神情驃悍的黑衣壯漢，卻正是那四人四騎裡的那兩名黑衣壯漢。

可真巧！

那位段施主有點意外，不過他很快就把目光移開了，裝沒看見，腳下不停，走他的。

而，兩名黑衣壯漢也看見了他，可沒裝沒看見，兩人都一怔！左邊那個發了話：「站住！」

那位段施主也裝聽不見，腳下沒頓一頓，依然走他的。

「我叫你站住，你聾了⁉」聽話聲就知道說話人不高興了，隨著這一句，一道白光射到，「篤」地一聲！插在那位段施主腳前，那是一把鋼刀，刀身還在顫抖，「嗡嗡」作響，挺嚇人的。

這麼一來，那位段施主不能裝看不見了，只好停下了，停是停下了，他卻沒有轉頭過去，往兩個黑衣壯漢站立處看。

左邊那黑衣壯漢似乎還很不高興，開口罵上了：「奶奶的，你這不是得乖乖給我站住？給臉不要！」

右邊那黑衣壯漢說了話：「別這樣，你已經嚇著人家了，待會兒尿了褲子，大門口濕一片，那多不好？」

左邊黑衣壯漢笑了，大笑：「對，萬一在大門口拉上一灘，那就更糟了！」

右邊那黑衣壯漢道：「說著玩兒的，他既不敢撒，也不敢拉，他怕咱們倆逼他舔了吃了！」

左邊那黑衣壯漢又一次大笑，仰天大笑。

那位段施主站著沒動，也沒說話，還是不轉頭往那邊看。

大笑過後，左邊那黑衣壯漢說了話：「行了，來正經的吧，這不是咱們在路上碰見過，坐在一棵大樹下歇腿的那位麼？」

右邊那黑衣壯漢道：「誰說不是呀？就是那位。」

一聽這話就知道兩個黑衣壯漢沒懷好意。

左邊那黑衣壯漢道：「這世界可真小呀！」

右邊黑衣壯漢道：「誰說不是呀？剛才還在路上，如今居然到了咱們大門口了。」

一搭一擋，一唱一和，北京城「天橋」說相聲似的。

左邊黑衣壯漢道：「居然還敢往咱們這兒來？膽子真不小哇。」

右邊黑衣壯漢道：「別又嚇人家了，人家怎麼知道這兒有這麼一座莊院？咱們是莊院的人哪。」

左邊黑衣壯漢道：「說得倒也是，哎！你，胳膊上的傷還疼麼？」

右邊黑衣壯漢道：「瞧你問的，怎麼會不疼……」

左邊黑衣壯漢道：「別多嘴，這回我是問他，讓他自己答我問話。」

這回是跟那位段施主說話，而且要段施主自己答話了。

右邊黑衣壯漢道：「行，我不多嘴，讓他自己答話。」

那位段施主卻沒說話。

左邊黑衣壯漢又有點不高興了：「剛才你是裝聾，如今又做啞了，是不是？」

那位段施主似乎是不得不說話了，他道：「還疼！」

只兩個字，而且還沒有轉過頭去。

右邊黑衣壯漢又說話了：「聽見了吧，人家答話了。」

左邊黑衣壯漢道：「沒聽見，大聲點兒！」

站在他旁邊的同伴都聽見了，他沒聽見，誰裝聾？

當然，那位段施主沒有這麼問，他又說了話，而且提高了話聲：「還疼。」

右邊黑衣壯漢道：「這回聽見了吧？」

左邊黑衣壯漢道：「還是沒聽見，再大聲點兒。」

那位段施主聽了他的，又一次答話，把話聲又提高了些。

右邊黑衣壯漢道：「聽見了吧？」

左邊黑衣壯漢滿意了，道：「這還差不多，真是能伸能屈。」

右邊黑衣壯漢道：「怎麼說？你說他能伸能屈？」

左邊黑衣壯漢道：「我看咱們少主走眼了，這位他不是孬種，他是能伸能屈。」

右邊黑衣壯漢道：「是麼？」

左邊黑衣壯漢道：「不信咱們學學少主，也試試。」

右邊黑衣壯漢道：「也試試？怎麼試法？」

左邊黑衣壯漢道：「我也學學少主跟姑娘說話，別問，看就知道了。」

他就要走向那位段施主。

右邊黑衣壯漢一把拉住了他：「行了，熱鬧熱鬧嘴，樂樂就夠了，別玩真的，咱倆不比少主，連少主都招架不了姑娘，咱倆能惹？」

左邊黑衣壯漢道：「姑娘？算了，別拿姑娘嚇我，她只跟少主回來，只

進了這個莊院門，她就是泥菩薩過江，連自己都顧不了了，還顧得了別的？」

右邊黑衣壯漢道：「別忘了，莊裡如今另有貴客了，驚動了貴客，咱倆照樣吃不完兜著走。」

左邊黑衣壯漢呆了一呆，道：「你不說我還真忘了，哎，算你造化大，把我的刀送過來，然後給我滾！」

這後幾句又是對那位段施主說話。

右邊那黑衣壯漢倒是救了那位段施主。

人家既然高抬貴手放人了，那位段施主自是很聽話，也應該聽話，知進退，識時務嘛，他雙手握刀柄，似乎挺用力的把那把鋼刀拔了起來，然後雙手捧著刀，向著那兩名黑衣壯漢行了過去。

至近前，右邊黑衣壯漢伸手要接。

那位段施主木然說了話：「慢著！」

左邊黑衣壯漢手停住了：「甚麼意思？」

那位段施主道：「不能接。」

左邊黑衣壯漢道：「不能接？爲甚麼？」

那位段施主道：「這把刀一接就斷。」

左邊黑衣壯漢道：「怎麼說，這把刀一接就斷？」

那位段施主道：「不只會斷，還會斷成好幾截。」

左邊黑衣壯漢凝目望段施主，忽然笑了：「你真行，還敢跟我逗？這可是你自找的。」

顯然，他不信，話落，他一把抓住了刀柄，那位段施主也垂下了雙手，錚然連聲，那把刀的刀身真斷成了好幾截，掉在了石階上，左邊黑衣壯漢手裡，只剩了刀柄。

兩名黑衣壯漢臉上都變了色，右邊那名叫：「這是……」

左邊那名叫：「你……」

那位段施主仍木然，道：「沒有錯吧！」

右邊黑衣壯漢望左邊黑衣壯漢，指那位段施主：「你是說他……」

左邊黑衣壯漢驚怒：「你，你毀了我這把刀!?」

那位段施主道：「只能怪你這把刀用的鋼不好。」

就算鋼不好，憑一雙肉掌讓它斷成這麼多截也不容易，再說也沒見那

位段施主有甚麼毀刀的動作？

左邊黑衣壯漢不知天高地厚，不能忍，一聲：「你找死！」

他探掌劈胸就抓那位段施主。

那位段施主像個沒事人兒，只一抬手，五指就搭上了左邊黑衣壯漢腕脈，左邊黑衣壯漢叫一聲，立即齜牙咧嘴矮了半截。

右邊黑衣壯漢大驚，就要拔刀。

那位段施主另一隻手伸出一根手指，敲在他要拔刀的手腕上。

右邊黑衣壯漢大叫，抱著那隻手腕蹲了下去，額上汗珠迸現，一顆顆豆般大。

想必很疼！

那位段施主說了話：「我不跟你二人一般見識，只告訴我，那位姑娘怎麼了？我放你二人走。」

如此而已。

右邊黑衣壯漢蹲在地上沒說話，恐怕是疼得說不出話來了。

左邊黑衣壯漢則道：「你是問我家姑娘？」

那位段施主道：「你已經聽見了。」

這意思是說，左邊黑衣壯漢多此一問。

左邊黑衣壯漢所以還可以說話，這一刻並沒有甚麼痛苦，是因爲他的腕脈掌握在那位段施主手裡，那位段施主若是不使力，他的血脈不會倒流，便不會有甚麼痛苦，只聽他道：「我家姑娘遭我家莊主軟禁了。」

怪不得他倆說那位姑娘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那位段施主道：「你家姑娘不是剛回來麼？」

左邊黑衣壯漢道：「是。」

那位段施主道：「怎麼剛回來就遭你家莊主軟禁？」

左邊黑衣壯漢道：「我家莊主去年給我家姑娘訂了一門親，我家姑娘不願意，離家出走了，如今我家莊主派我家少主說他病重，把我家姑娘騙了回來，事隔一年，我家姑娘還是不願意，我家莊主很生氣，把我家姑娘軟禁了起來，打算一兩天把我家姑娘送到那一家去，強迫我家姑娘成親。」

那位段施主微微動容：「原來如此，你家姑娘倒是能堅持，可佩，你二人進去稟知你家莊主，就說不速之客求見。」

他鬆了手。

左邊黑衣壯漢如逢大赦，左手握著右手腕，忙往後退，道：「你，你要幹甚麼？」

那位段施主還是那句話：「你已經聽見了。」

左邊黑衣壯漢如今已經知道厲害了，沒敢再囉嗦了，轉身奔進了大門。

右邊黑衣壯漢同樣的如逢大赦，儘管腕脈疼得讓他受不了，他卻是一刻也不敢多留，咬牙忍著疼，站起來也跑了進去，兩個人連門也忘了關了。

應該說是顧不得關，也不敢關。

能有這機會全身而退，當然是急著進去稟報，急著進去搬救兵，好報這個仇，雪這個恨！

看著兩個黑衣壯漢奔進了莊院大門，那位段施主沒有在門外等，他竟然跟著進了莊院大門。

在外頭聽不見莊院裡有甚麼聲息，跟兩個黑衣壯漢在大門外既說話又動手半天，也不見有甚麼人出來，可是如今那位段施主進大門沒多遠，就遇見阻攔了。

「甚麼人？站住！」一聲沉喝，進大門，繞過影背牆後的這個大院子裡，應該說是廣場上，因爲說它是大院子還不夠大，廣場上，從兩邊的兩排房子裡出來了十幾個清一色的黑衣壯漢，一個個神情驃悍，橫眉立目。

那位段施主既像沒看見，又像沒聽見，依然走他的。

那十幾名黑衣壯漢竄過來攔住，一名絡腮鬍黑衣壯漢怒聲叱道：「叫你站住，你聾了?!」

這個莊院的人，說話都這麼和氣。

那位段施主停了步、說了話：「你們之中，誰是莊主？」

那絡腮鬍黑衣壯漢道：「你說甚麼混帳話？這些人之中誰也不是莊主。」

那位段施主道：「我要見的是莊主，不是你們，讓開！」

他又要邁步。

那絡腮鬍黑衣壯漢道：「你要見我家莊主？憑你也配？」

他要動手。

就在這時候，一聲冷喝傳來：「讓開！」

那位段施主要那些黑衣壯漢讓開，沒有用，沒人聽他的，這聲冷喝同

樣是一聲「讓開」，卻有用得很，那些黑衣漢子不但立即退向兩旁，讓開了那位段施主的面前路，還都一起恭謹躬下身去。

從那位段施主站立處往前望，也就是廣場的後方，另有一道牆、一扇門，如今，從那扇門裡一前二後走過來三個人。

前頭那一個，是那名長眉細目的黑衣客，後頭兩個正是適才那兩名黑衣壯漢，兩個人臉色都還沒有恢復。

還沒到近前，跟在長眉細目黑衣客背後的那兩個，就一起抬手指著那位段施主叫：「少主，就是他！」

長眉細目黑衣客冷然道：「閉上你倆的嘴，我還能不知道就是他？」

說得倒也是。

那兩名黑衣壯漢還真聽話，沒再吭聲。

就這兩句話工夫，來到了近前，長眉細目黑衣客停住，望那位段施主冷笑：「這世界可真小，又遇見你了，只是這回沒想到會在我孫家莊院裡。」

那位段施主道：「的確，我有同感。」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聽他們稟報了，我沒有看走眼，你果然就是在

開封大相國寺伸手架我那幾個朋友梁子的人。」

那位段施主道：「我是不是你說的那個人，無關緊要。」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你不是我說的那個人，倒也罷了，你既是我說的那個人，居然能一動不動的挨我一鞭，令我不解？」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是來談這個的……」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卻想弄清楚。」

那位段施主道：「要是你想弄清楚，那也不難，我是忍一時之氣，不跟你計較。」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恐怕也是不想再露，怕這一帶的江湖道也知道你了。」

那位段施主轉了話鋒：「我要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怎麼，不想說了？」

那位段施主又一句：「我要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還沒有弄清楚，你爲甚麼能一動不動挨我一鞭？」

那位段施主道：「我已經告訴你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是不是也如我說的？」

那位段施主道：「不錯，行了麼？」

長眉細目黑衣客陰冷一笑：「既是如此，那爲甚麼又跑到我孫家門口來露了呢？」

那位段施主道：「你應該問你背後那兩個。」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問你。」

那位段施主道：「你最好也不要再逼我。」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微一變：「你最好弄清楚，這裡不是開封大相國寺。」

那位段施主道：「你最好也弄清楚，你未必比你那幾個朋友高明。」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又一變，陰笑：「你試試！」

他探掌劈胸就抓。

同樣是一式探掌胸就抓，這一抓跟那名黑衣壯漢適才在大門口那一抓可大不相同，不必明眼人也看得有，這一抓挾帶了多大威力，蘊藏著多少變

化。

而，那位段施主輕描淡寫、簡簡單單、平淡無奇的一招，抬手、伸一指、點出，點的是那一抓的手掌心。

長眉細目黑衣客卻臉色大變，急忙沉腕，收回了他那挾帶著大威力、蘊藏著多變化的一抓，目射精光，面泛驚容：「你……」

那位段施主道：「我試過了，我要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莊主不是任何人都能見的。」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願意再出手，希望他不要逼我。」

長眉細目黑衣客轉了話鋒：「你要見莊主有甚麼事？」

那位段施主道：「我可以告訴你，是有關係你找回的那位姑娘的事。」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你是說我妹妹……」一怔！接道：「你怎麼知道我找回我妹妹……」一頓，又接道：「我想起來了，我妹妹說過，你聽見了，有關我妹妹的甚麼事？」

那位段施主道：「有關令妹不答應令尊給她訂的一門親事，遭到軟禁，並將遭令尊強迫成親的事。」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變了，道：「這你怎麼也知道？我記得我妹妹並沒有……」臉色又一變，冷然接道：「可是你二人說的？」

他雖然沒有轉身，沒有回頭，但顯然這是問他背後那兩名黑衣壯漢。

那兩名黑衣客有點驚慌，可又不能不答話，有點畏縮的齊聲應：「回少主，是的。」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又一變，怒容泛現，話聲轉趨冰冷：「過來！」

這是叫兩名黑衣壯漢到他面前去。

兩名黑衣壯漢更驚慌了，可卻不能不聽，不過去，只有硬起頭皮畏畏縮縮的從長眉細目黑衣客背後，走到了長眉細目黑衣客面前，別看他倆長得這麼壯，原來一臉驃悍神色，讓人望而生畏，但是如今卻臉色發白，一臉驚容，囁囁嚅嚅的叫：「少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冰冷道：「誰叫你二人多嘴的？」

揚手就揮！「啪啪」兩聲脆響！兩名黑衣壯漢各挨了一個嘴巴。

兩名黑衣壯漢半邊臉立即紅腫，唇邊見了血跡，砰然一聲，竟都跪下了，也低下了頭：「少主開恩……」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不看你二人跟隨我多年，今天我就把你二人交莊規懲處，滾！」

抬腿踹倒了兩名黑衣壯漢。

兩名黑衣壯漢一聲：「謝少主恩典。」

動身爬起，狼狽跑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這才轉望那位段施主，雖然依舊冰冷，可是明顯的比剛才好一些：「我妹妹的親事怎麼了？」

那位段施主道：「令尊不該勉強令妹……」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明白了，你敢是要管？」

那位段施主道：「事實如此，我不願否認。」

長眉細目黑衣客話聲忽然高了些：「這是我孫家的事！」

還真是！別人誰管得著？

那位段施主道：「令妹能堅持，我佩服，所以我要管。」

長眉細目黑衣客目光一凝：「我妹妹能堅持，你佩服，我明白了，我妹妹不答應家裡給她訂的親事，難不成是因爲你……」

這誤會大了！

那位段施主道：「你不要胡亂猜測，在剛才碰見令妹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令妹。」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我想也是，本來你一直在開封大相國寺。」

那位段施主道：「你還不算太糊塗。」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可是你……」

那位段施主道：「不知道你是否做得了主？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讓我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你說做主是指……」

那位段施主道：「放了令妹，並尊重她的意願。」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這就是莊主也不會答應……」

那位段施主道：「我要聽莊主親口說。」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莊主不會見你。」

那位段施主道：「是莊主不會見我，還是你不讓我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莊主不會見你，我也不讓你見莊主。」

那位段施主道：「要是我非見莊主不可呢？」

長眉細目黑衣客道：「那你必得先對付了眼前這些人。」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找別人，只找你，對付了你之後，我不信莊主會不見我，你可願再試試？」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又變了，道：「你……」

那位段施主道：「不得已，我只好再次出手了。」

段施主這裡話聲方落，長眉細目黑衣客那裡以為先發可以制人，他搶得先機，一聲不響，揚掌就劈。

這回不抓了！

只是，他先發未能制人，劈跟抓也沒有甚麼兩樣。

那位段施主微跨步，讓過了相當凌厲、威力驚人的一掌，抬手抓在了長眉細目黑衣客右肩之上，是那麼輕鬆，那麼容易，道：「我不扣你的『肩井』，不知道你還想不想要你的肩骨了？肩骨一碎，這條右臂就算是廢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垂下了右掌，硬是沒敢再動，他知道，只要他一動，扣在他右肩之上的那隻手，就會力加三分，三分力足夠了，鋼鈎般的五指加

上這三分力，他的右肩骨就會粉碎，只右肩骨一碎，他這條右臂就真廢了，即便是大羅神仙也治不好了。

那位段施主又說了話：「怎麼樣？讓不讓我見莊主？」

長眉細目黑衣客還沒有說話，絡腮鬍黑衣壯漢等護主心切，只聽絡腮鬍黑衣壯漢一聲怒喝：「你竟敢……放開我家少主！」

他帶著那些個就要動。

長眉細目黑衣客驚怒暴喝：「混帳，我看誰敢！」

用不著那位段施主說話，用不著那位段施主曉以利害。

少主的話誰敢不聽？絡腮鬍黑衣壯漢等沒人敢動了。

長眉細目黑衣客又暴喝：「還不快去請莊主？」

顯然，他知機，衡量利害後，他決定順從那位段施主的意思了。

既然是少主的話沒人敢不聽，絡腮鬍黑衣壯漢急應一聲，往後就跑，跑進了長眉細目黑衣客適才出來的那扇門裡。

真快，似乎只在轉眼工夫之後，從那扇門裡過來了四個人，絡腮鬍黑衣壯漢走在最後，他前面那三個，一前二後，最前面的是個錦袍老者，不胖

不瘦，中等身材，也長得長眉細目，白白淨淨，只是頭髮跟鬍子已經灰花了，年紀應該在五十以上。

緊跟在錦袍老者背後的那兩個，是兩個中年黑衣人，一樣的頎長身材，一樣的目閃精光，一看就知道是兩個內外雙修的好手。

四個人快步來到近前停住，絡腮鬍黑衣壯漢搶步上前，恭謹一躬身，急急道：「稟莊主，就是這個人。」

他沒有指誰，但顯然他說的是那位段施主。

錦袍老者目光似冷電，凝望那位段施主：「老夫孫陵，朋友怎麼稱呼？」

他臉上沒有表情，話聲卻有點冷，不知道他是夠鎮定，還是心中雖驚怒卻能不形於色。

那位段施主說了話：「我姓甚麼，叫甚麼，無關緊要，說了莊主也未必知道。」

這是不想說，而且他說的這句話，前者是實情，至於後者是不是也是實情？那就不知道了。

錦袍老者臉色、話聲不變，道：「朋友既敢闖『孫家莊』又能如此這般

制住小兒，應該是位高人，既是位高人，怎麼……」

那位段施主道：「我剛說過，我姓甚麼，叫甚麼，無關緊要，說了莊主也未必知道。」

錦袍老者道：「當今武林中的高人，老夫沒有不知道的。」

那位段施主道：「奈何我不是高人。」

錦袍老者似乎有點忍不住了，兩道長眉微微揚了一揚，道：「朋友……」

那位段施主截了口：「難道莊主就不躭心令郎的安危？」

這是表明不想談這個話題，也是提醒錦袍老者該談正題。

錦袍老者顯然躭心兒子的安危，他改了話題：「有話好說，朋友可否先放了小兒？」

那位段施主道：「莊主讓我先放了令郎？」

錦袍老者道：「老夫以為，朋友既敢闖『孫家莊』，應該不必用這種手法來達到目的，而且朋友制住小兒只是為見老夫，老夫如今已經出來了，朋友也已經見著老夫了。」

薑是老的辣，不但會說話，而且說得是理。

那位段施主顯然有同感，他淡然一笑：「畢竟是莊主，我理應從命。」

他鬆了扣在長眉細目黑衣客右肩上的手。

長眉細目黑衣客臉色立變，急閃身跨出一步，要出手。

錦袍老者冷然道：「『孫家莊』不是小門小戶。」

這話長眉細目黑衣客懂，他收勢停手，叫：「爹……」

顯然，收勢停手不是他所願。

錦袍老者冰冷道：「你自問扳得回來麼？」

這一句更明白，長眉細目黑衣客更懂，他臉色又一變，沒說話，也沒有出手。

錦袍老者轉望那位段施主：「朋友已經見著老夫了。」

這是問那位段施主有甚麼事？

那位段施主道：「莊主何妨問令郎。」

錦袍老者將一雙冰冷目光轉向長眉細目黑衣客，話聲也一樣冰冷：「你說。」

長眉細目黑衣客說了，他說的是那位段施主告訴他的來意。

聽畢，錦袍老者一雙細目微睜，臉上微現詫異之色：「朋友，你是爲這？」

那位段施主道：「是的！」

錦袍老者一雙冰冷目光緊盯段施主：「你跟小女熟識？」

他也有所誤會，任何人都不免會有這種誤會。

那位段施主還沒有說話，長眉細目黑衣客已說出了他所知道的。

錦袍老者聽得臉上變色，細目中精芒連閃，盯得段施主更緊：「朋友能伸手、敢伸手架『江南五煞』的梁子？」

那位段施主沒有說話，或許是因爲這是事實，他不願意否認，也不願意說些言不由衷的假話。

不說話自然就是默認。

錦袍老者臉色再變，道：「老夫沒有說錯，朋友的確是位高人，高人蒞臨，『孫家莊』何幸如之？只是，這是我孫家的事。」

這意思是說，就算是高人，也不能管他孫家的事。

那位段施主說話了：「我跟令郎說過，令嬡能堅持，我佩服，所以我要管。」

錦袍老者道：「小女能堅持，你佩服，所以你要管，你這豈不是幫人家的子女違抗父命？」

那位段施主道：「爲人父母者是不是也該想想，這種事是不是可以勉強？一念之差，是不是就毀了兒女一輩子？」

錦袍老者道：「這是甚麼話？女兒是老夫親生，難道老夫還會害她？」

那位段施主道：「就是這種想法，爲人父母者不知道害了多少子女？莊主不會害令嬡，難道令嬡就會害自己？」

錦袍老者道：「小小年紀，她懂甚麼？老夫過的橋都比她走的路多。」

那位段施主道：「奈何莊主中意的，令嬡不中意。」

錦袍老者道：「父命豈可違？不中意也得中意，打古至今，兒女的婚配都是父母之命……」

那位段施主道：「打古至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之命害了子女？父母之命不可違，難道父母之命都是對的？不對的也得聽？」

錦袍老者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可知道，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認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錦袍老者驚怒：「你好大膽，竟敢……你這是教天下做子女的不孝父母，天地難容……」

那位段施主道：「孫莊主，你不要把子女是否聽父母的話，與孝道混為一談……」

錦袍老者道：「孝順，孝順，不聽從父母之命，怎能叫順……」

那位段施主道：「不論對錯，都聽從父母之命，那是愚孝。」

錦袍老者道：「難道做父母的會害自己的子女？」

那位段施主道：「眼下孫莊主你，不就在害自己的女兒麼？」

錦袍老者鬚髮俱張，大叫：「反了，反了，妖孽，妖孽，天地怎麼容得了你這種人？若是容你走出『孫家莊』，那是老夫的罪過，來人！」

這裡一聲「來人」，長眉細目黑衣客沒再動，或許他知道他不是對手，扳不回來。

見識過段施主身手的那些個也沒有動，原因應該跟長眉細目黑衣客一樣。

錦袍老者背後那兩個中年黑衣人雖然看見了那位段施主制住了他們少主，卻沒有見識到那位段施主的身手，其實，就算見識過，他倆這時候也不能不動。

他倆動了，雙雙從錦袍老者背後竄出，一左一右撲向那位段施主，四隻手掌猛拍那位段施主的兩肋。

出手便是重手法，便是殺著，只因為他們老莊主說天地怎麼容得了段施主這種人，若是容段施主走出「孫家莊」那是他的罪過。

雖然是四隻肉掌，但若以兩名中年黑衣人顯然是內外雙修的好手看，這四隻肉掌無殊鐵掌，其威力足以開碑，猛力拍在一個血肉之軀的兩肋上，其後果不想可知。

或許段施主知道，知道不能讓這四隻手掌拍中，雖然知道，他卻沒有躲閃，只抬起雙掌，他以雙掌對四掌，迎了上去，不但輕鬆，而且瀟灑的迎了上去。

段施主出掌看上去輕鬆，其結果卻不輕鬆，六掌接實，砰然震動之後，段施主站在原地，文風未動，剛才甚麼樣，現在還是甚麼樣，兩名中年黑衣

人卻撲勢爲之一頓，然後斷線風箏似的，飛起，落地，摔在了丈餘外，而且摔了個八腳朝天，一時站不起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一伸手，何止是知道有沒有？

長眉細目黑衣客跟那些黑衣漢子個個兩眼瞪圓，沒人出聲，想必都驚住了。

錦袍老者臉色大變！驚怒厲喝：「好，好，好，今天老夫就是不爲『孫家莊』，爲了衛護人倫綱常，也要拚了你。」

話落，他動了，跨步撲向那位段施主，就要出手。

但是，那位段施主先出了手，沒見他動，他的一根手指已經抵在了錦袍老者心窩上。

錦袍老者機伶一顫，急忙收住撲勢，而且硬是沒敢出手。

那位段施主淡然道：「關係『孫家莊』跟莊主的威名，還請莊主三思。」

這是提醒錦袍老者，想想出手的後果。

錦袍老者臉色煞白，鬚髮皆動：「你既是高人，總要講理。」

顯然，他想到了出手的後果，不打算再出手了。

那位段施主道：「我算不得高人，但是我講理，莊主要我講甚麼理？」

錦袍老者道：「我說過了，這是我孫家的事。」

那位段施主道：「我也說過了，令嫒能堅持，我佩服，所以我要管，如今又多一個理由，我也是爲莊主。」

錦袍老者道：「你也是爲我？你爲我甚麼？」

那位段施主道：「免得莊主自陷於不仁不義，免得莊主他日後悔。」

錦袍老者當然聽不進去，不但聽不進去，還氣得發抖：「你……」

那位段施主道：「莊主可以不以爲然，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我就是這個理由，而且絕無更改。」

錦袍老者跳了腳，大叫：「你究竟想怎麼樣？」

這顯示他沒有別的辦法了。

那位段施主道：「放令嫒出來，讓令嫒照自己的意思做。」

錦袍老者道：「她未必願意讓你這個外人管她的事。」

那位段施主道：「讓令嫒自己說，只要令嫒不讓我管，我馬上走。」

錦袍老者道：「這話是你說的？」

那位段施主道：「莊主放心，我雖然算不得甚麼人物，可是由來說一句算一句。」

錦袍老者一點頭：「好！帶你妹妹出來。」

這後一句，顯然是對長眉細目黑衣客說的。

長眉細目黑衣客遲疑著應了一聲，腳下還沒有動。

錦袍老者猛然轉臉過去，厲喝：「還不快去？」

長眉細目黑衣客又應了一聲，這才去了。

他也是往後去，進了剛才出來的那扇門，也不慢，沒一下就又從那扇門出來了，多了一個人，當然是段施主見過的那位黑衣女子。

到了近前，長眉細目黑衣客道：「爹，小妹帶來了。」

錦袍老者冷怒望那位段施主：「她在這兒了。」

說「她」而不說「小女」或「我女兒」，顯然不滿意女兒，還生女兒的氣。

黑衣女子雖還是黑衣女子，但人瘦了不少，也相當憔悴。

那位段施主說了話：「姑娘應該還記得我。」

黑衣女子嬌靨上沒有表情，道：「我聽我哥哥說了，我知道你是妳意，可是……」

那位段施主截了口：「我也知道不該管府上的事，只是，因為姑娘能堅持，我佩服……」

黑衣女子道：「那也……」

只聽錦袍老者道：「你聽見了，她不讓你管。」

這是對那位段施主說話。

黑衣女子的話雖然還沒有說完，不過仍然可以聽得出來，她的確是讓那位段施主不要管她的事。

那位段施主像沒聽見錦袍老者說的話，道：「姑娘，我管妳的事，是妳唯一的機會，一旦錯過，妳就要受人擺佈，妳就要自誤一生。」

錦袍老者怒聲道：「你不要再說了，我的女兒不會不要我這個老父，不會不要這個家。」

如今是「我的女兒」了，加上後頭這兩句，錦袍老者顯然是想用家、親情，打動姑娘，拉住姑娘。

黑衣女子嬌靨上仍沒有表情。

那位段施主道：「倘若是，姑娘返抵家門後就順從父命，不就十足表現了孝道了麼？也不會落到遭軟禁地步了，事關姑娘的一輩子，還請姑娘三思後自做抉擇，姑娘若是不要我管，我馬上就走。」

黑衣女子嬌靨上的神色有了動靜，動靜在失色的香唇邊，那是一陣輕微的抽搐，然後，她說了話：「你要怎麼管法？」

顯然，她的心意有所轉變。

錦袍老者驚怒急道：「妳……」

不叫女兒，沒有稱呼，又是「妳」了。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只管離開這個家，我擔保令尊及姑娘的家人不會阻攔。」

錦袍老者叫：「你敢……誰說的？老夫不惜一切……」

他突然一驚，住口不言。

因為他沒有看見那位段施主動，卻看見那位段施主已然到了他那個兒子身邊，一隻手搭在了他那個兒子肩頭。

只聽那位段施主說了話：「孫莊主，我以令郎換令嬡，兒子與女兒，你任選其一。」

黑衣女子驚聲道：「你……」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只管走，我相信令尊會選令兄而捨姑娘。」

黑衣女子道：「可是，請不要傷我的父兄，我的家人。」

姑娘到底還是顧老父與兄長。

那位段施主道：「若論傷，姑娘已經傷了令尊及令兄了，如今我若是點頭答應，令尊跟令兄絕不會放姑娘走。」

這是實情，任何人都想得到，黑衣女子絕不例外。

黑衣女子悲叫：「那……」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走，只要令尊跟令兄不再固執己見，我絕不會傷他兩位，姑娘要是非顧他兩位不可，就請順從父命，犧牲自己的一輩子。」

黑衣女子突然掩面哭出了聲，然後奔向大門。

錦袍老者驚怒要叫，黑衣女子已奔出大門不見了。

錦袍老者怔住了，片刻之後才喃喃說了話：「不孝的畜生，不孝的畜生，

從今以後我沒妳這個女兒，沒妳這個女兒……」

那位段施主道：「孫莊主，令嬡沒有錯，養了這麼多年的骨肉，你何忍?!」

錦袍老者暴叫：「你還敢說……」

那位段施主道：「我還要說的是，莊主肯放令嬡走，是明智之舉，我不但佩服，還多了一份敬意。」

天知道錦袍老者是爲甚麼放女兒走的。

那位段施主也不會不知道，他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他仁厚，也有幾分不忍。

錦袍老者鬚髮皆動：「好，好，好，老夫我承認修爲不如人，拿你莫可奈何，但是武林中自有能奈何你的人，你壞了這門親事，老夫那未能成爲親家的友人家，很快就會找上你……」

那位段施主截口道：「多謝莊主相告，我既然伸手管了，遭人痛恨那是在所難免，也請莊主轉告令友，我就在江湖上、武林中，隨時候駕，告辭！」

他從長眉細目黑衣客肩上收回了手，轉身要走。

錦袍老者道：「你還是只讓老夫知道你姓段?」

這是想多知道一點，叫甚麼?是不是有個名號?

那位段施主道：「如今可以讓莊主多知道一些了，讓莊主多知道一些，也就是讓所有想知道我的人多知道一些，因爲莊主一定會傳揚出去，而且很快就會傳揚出去，我，落拓江湖斷腸人。」

話落，轉身走了，行向大門。

他雖然已經放了長眉細目黑衣客，可是仍然沒人敢動，只眼睜睜的看著他走，目瞪口呆的望著他行向大門。

只有錦袍老者喃喃道：「落拓江湖斷腸人，姓段，落拓江湖斷腸人?武林中何時出了這麼一個?遍數武林中的高人，也沒有一個姓段的……」

那位段施主出大門不見了。

※　※　※

那位段施主出了「孫家莊」的大門，大門外雖然依然涼蔭處處，他已經不想小憩了，不想在此地小憩了，他向著他原來要去的方向走，剛要離開「孫家莊」前這片樹林，他腳下忽然微頓了一下，只是微頓了一下，並沒有

停住，然後，他又要走。

「尊駕請留一步。」一個女子話聲，一陣香風，眼前多了一個人，一個姑娘，正是那黑衣女子。

段施主不得不停住了：「姑娘！」

黑衣女子美目凝注：「尊駕聽見我了，是麼？」

那位段施主沒有否認：「不錯。」

黑衣女子道：「可是尊駕並沒有停步，是不是不願再見到我了？」

那位段施主道：「令尊已經放了姑娘，姑娘也已經離開家了，我的事已經了了，沒有必要再見姑娘了。」

黑衣女子道：「可是我卻有事必須再見尊駕，所以我在這裡等候沒走。」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還有甚麼事？」

黑衣女子道：「一來我該謝謝尊駕……」

那位段施主道：「我不敢當，是因爲姑娘能堅持，我佩服。」

黑衣女子道：「二來我想知道，家父、家兄……」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放心，令尊、令兄並沒有固執己見。」

也就是說，他沒有傷人。

黑衣女子一陣激動，美目中閃現淚光：「我更要謝謝尊駕……」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是個好女兒，好妹妹，好女兒，好妹妹，仍能在這種事上堅持，更是難能可貴。」

黑衣女子道：「我叫孫如蘭。」

那位段施主道：「孫姑娘。」

黑衣女子孫如蘭道：「尊駕……」

那位段施主道：「我剛才已經告訴令尊了，我，落拓江湖斷腸人。」

孫如蘭目光一凝：「斷腸人？」

那位段施主道：「遭遇傷心事，令人痛斷腸。」

孫如蘭道：「尊駕遭遇了傷心事？」

那位段施主道：「人生在世，誰無傷心事？」

孫如蘭道：「尊駕所遭遇的傷心事，一定讓尊駕十分傷心，不然不會斷腸，更不會自稱斷腸人，而不示人真名實姓……」忽微怔，一頓，接道：「尊駕自稱姓段，莫非就是斷腸的『斷』字……」

那位段施主道：「我自斷腸以來，只有姑娘想出，我這個斷是『斷』而非『段』。」

孫如蘭道：「那是因爲尊駕告訴我尊駕是落拓江湖斷腸人，否則我也會跟別人一樣，以爲尊駕姓段。」

那位段施主道：「其實『段』也好『斷』也罷，都無關緊要。」

孫如蘭道：「反正都不是尊駕的真名實姓，是麼？」

那位段施主沒有說話。

本來就是，哪有人真姓「斷」名「腸人」的？

孫如蘭轉了話鋒：「我也要告訴尊駕，今後請多小心。」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是說，我多管閒事，今後會有人找我報復？」

孫如蘭道：「尊駕應該想得到，這是一定的。」

那位段施主道：「謝謝姑娘，令尊也告訴我，我壞了這門親，他那未能成爲親家的友人，很快就會找上我，我會記住姑娘的叮囑。」

孫如蘭道：「家父可曾告訴尊駕，他那友人是當今武林中的哪一家麼？」

那位段施主道：「那倒沒有，不過以『孫家莊』在武林中的地位來看，

可想而知，令尊那家友人在武林中的地位，跟『孫家莊』應該是不相上下。」

孫如蘭道：「家父爲人做事，一向是只往上看，不往下看。」

那位段施主道：「那麼令尊的那家友人在武林中的地位，較『孫家莊』有過之無不及。」

孫如蘭道：「尊駕既是位高人，應該知道金家。」

那位段施主道：「難道是直隸金家？」

孫如蘭道：「正是。」

那位段施主道：「我算不上高人，但不會不知道直隸金家，天下武林誰不知道武林中的『三家』『四堡』『五莊院』？直隸金家、江南楚家、西北馬家，合稱當今武林三大家。」

孫如蘭道：「所以我特地等在此處，請尊駕今後多小心。」

那位段施主道：「再次謝謝姑娘，也再次請姑娘放心，我會記住姑娘的叮囑。」

孫如蘭道：「這三大家的實力及勢力，每一家都足以撼動天下武林，其中以直隸金家最讓人畏懼，因爲他家還沾官。」

那位段施主道：「我也這麼聽說。」

孫如蘭美目深注：「尊駕似乎並不躭心？」

那位段施主道：「已經招惹了，躭心又如何？」

孫如蘭又深深一眼：「我應該想得到，既然敢伸手管『江南五煞』及『孫家莊』的事，應該不太躭心直隸金家。」

那位段施主沒有說話。

不知道這是不是默認。

孫如蘭又說了話，她轉了話鋒：「尊駕也告訴我，尊駕是落拓江湖斷腸人，是不是表示尊駕也不願告訴我尊駕的真名實姓？」

那位段施道：「我究竟姓甚麼，叫甚麼？並無關緊要。」

這是說，他承認也不願把真名實姓告訴姑娘了。

孫如蘭道：「尊駕既然知道『三家』『四堡』『五莊院』，是不是也知道在『三家』『四堡』『五莊院』之上，還有『一龍』『二虎』？」

那位段施主道：「我也聽說了。」

孫如蘭道：「尊駕適才只提『三家』『四堡』『五莊院』，似乎漏了『一

龍』『二虎』？」

那位段施主道：「那是因爲天下武林實有這『三家』『四堡』『五莊院』，而『一龍』『二虎』卻是從沒有人見過，也不知道這龍、虎三人究竟是誰？有可能是武林中人不服『三家』『四堡』『五莊院』，無中生有，揑造出來這『一龍』『二虎』以壓『三家』『四堡』『五莊院』的，所以我沒有提。」

孫如蘭道：「我不這麼認爲，我認爲天下武林既然有『一龍』『二虎』這說法、這稱號，就一定真有其人。」

那位段施主道：「那是姑娘的看法，既然沒人見過這龍、虎三人，也沒人知道他們三人究竟是誰？任何人都可以有他的看法，我不能與姑娘辯。」

孫如蘭目光一凝：「尊駕既敢管『江南五煞』『孫家堡』的事，又不躭心直隸金家，我倒覺得尊駕應該是這龍、虎三人裡的一位。」

那位段施主笑了，淡然一笑：「姑娘太抬舉我了，要是沒有別的事，我告辭了。」

他要走。

孫如蘭道：「尊駕義伸援手，管了我的事，如今家父放了我，我也離了

家，尊駕是不是該好人做到底，問問我是不是有去處？」

那位段施主道：「姑娘是令兄找回來的，在令兄來找姑娘之前，姑娘的所在地，應該就是姑娘的去處。」

孫如蘭再度美目深注，道：「但願我有幸能再見著尊駕。」

那位段施主道：「天下說大很大，說小也很小。」

話落，走了，從孫如蘭身邊走過。

孫如蘭轉過身，望著那位段施主走，望著那位段施主走得不見，美目中泛起了一層薄霧，那是疑惑……

※　※　※

洛陽，是中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歷爲東周、北魏、西晉、魏、隋及後唐六朝的建都之地。

從周公營「雒邑」到平王都「鎬京」，曆二十三王，五百一十五年，光武中興定都於「雒」，傳十一代，歷一百九十六年，其後「曹魏」四十六年，「西晉」五十二年，「六魏」四十一年，一直到「隋唐」，共九百三十四年，比北京的六百年，南京的四百零九年，開封的一百九十五年，杭州的一百五

十三年，可以稱爲歷時最久的第一古都。

所以，洛陽的古蹟多、文風盛，歷代帝王的陵寢也不少。

洛陽的古蹟：周公庙、范仲淹、程顥、程頤、邵康節等先賢祠、東大寺、賈公祠、宓妃祠、老子故宅、歷代宮室、白馬寺、天津橋、洛神庙，上清宮，安樂窩等。

洛陽文風：老子哲學、二程理學、唐宋詩詞、文史、道學、玄學。

洛陽歷代帝王陵寢：「邙山」皇陵，有「邙山」無臥牛之處俗諺。

如今不提洛陽古蹟、文風、帝王陵寢。

只說洛陽另一天下皆知的盛事，洛陽的牡丹花會。

牡丹花會期間，遠近的人們爭赴洛陽，齊集洛陽，不限文人墨客，也有達官顯貴、販夫走卒，可以說是各色人等，幾幾乎要擠破洛陽城。

爲甚麼只說洛陽的牡丹花會？因爲如今的洛陽，正值牡丹花會期間。

有一盆盆的小牡丹，也有一盆盆的大牡丹。

小牡丹說小，也就跟平日常見的牡丹一樣，只不過它跟大牡丹一比，就顯得小了，因爲大牡丹一朵朵肥碩，碩大無朋，朵朵大逾碗口——大海碗

碗口。

不管小牡丹或者大牡丹，盆盆鵝黃朱紫，爭奇鬥艷，白牡丹夾雜其間，晶瑩聖潔，一長排花海，一大片花海，洛陽城成了花城——牡丹花城。

整座洛陽城似乎都被牡丹花佔據，幾幾乎也要擠破了洛陽城。

賞花的人們，不只有各色人等，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男的衣著光鮮，女的花枝招展，爲的是讓人賞花之際也能賞人，於是花會之上，賞花的人多，賞人的也不少。

男的，除了醉翁之意之外，有的是爲炫耀自己的人品、財富、身分、地位。

女的，愛美是天性，則十有八九是不願在一個「美」字上輸人，甚至要跟怒放的牡丹比一比。

當然，也有那穿著普通的，他或許口袋裡沒有，或許是意真在花，這類人不但有，而且爲數也不少，這類人大部份是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只佔兩個字——雅、窮。

這類人在賞花的人群中很容易分辨，一眼就看出來了，一是穿著普通，

二是都踱著四方步，一邊賞花，一邊搖頭晃腦，低聲吟哦。

當然，也有例外，只是這種例外不多，在今天的花會上，這種例外少到只有一個，這個人，是那位段施主。

或許，他雖然穿著普通，卻不是文人墨客。

那位段施主，他怎麼也到洛陽來了？

來到了洛陽，又出現在花會上，來意應該不問可知。

只是，落拓可以有賞花的雅興，斷腸之人也有賞花的心情麼？

可是，那位段施主，他不但來到了洛陽，而且也出現在這花會之上。

落拓江湖斷腸人，他是來賞花的麼？

賞花的人，在這花園錦簇的花海之中，或興高采烈、談笑風生，或搖頭晃腦、低聲吟哦，只有那位段施主，他面對這一朵朵數不清的牡丹花，卻臉色慘白、目光呆滯，似乎失魂落魄，黯然魂銷。

這是怎麼回事？

有人就爲之不解？爲之詫異。

一般人不是賞花，就是看人，看那些好看的人，不會把目光往段施主

身上落，就算會，也不會在意，目光不會在段施主身上停留，很快就移開了。

可就有一個人，不但看了段施主，目光在段施主身上停留了，而且也在意了，就是這個人為之不解，為之詫異，這個人是個瘦老頭兒。

瘦老頭兒五十多年紀，膚色黝黑，一臉皺紋，看穿著打扮，一看就知道是個花農。

有花會當然有花農，花是花農栽的、花農養的，好的牡丹花，尤其是名貴品種、稀有品種，價值連城，花農看得比自己的命都要緊，不在花會上看著怎麼行？不要說遭了雅賊了，就是讓人碰壞一朵，多少日子的心血就全完了，損失有多大？

花農瘦老頭兒在一旁看了段施主半天了，這時候走近了段施主，遲疑著，輕聲問：「這位客人，你怎麼了？」

那位段施主像是沒聽見。

或許話聲輕了些，花農瘦老頭兒提高了話聲：「這位客人……」

那位段施主這回聽見了，似乎是由夢中倏然而醒，看見花農瘦老頭兒又微一怔，然後才定了神，說了話：「老人家……」

花農瘦老頭兒道：「你是怎麼了？」

那位段施主道：「沒甚麼。」

花農瘦老頭兒似乎不放心，又問了一句：「是不是人不合適？」

那位段施主道：「不，我很好。」

雖然已經定過了神，說了話，臉色還是不對。

花農瘦老頭兒當然看見了，道：「那邊有我的棚子，要不要過去坐會兒？別客氣。」

那位段施主道：「謝謝老人家，不用了，請忙去吧。」

花農瘦老頭兒看了看段施主，沒再說甚麼，似乎要走開。

就在這時候，人群裡傳來一個脆生生的女子叫聲：「爺爺！」

隨著這一聲叫，從人群裡過來一個姑娘，看上去有十六、七，梳著一條大辮子，一身合身、乾淨的粗布衣褲，杏眼、桃腮、小瑤鼻，長得挺好，尤其那雙水靈的杏眼，更透著慧黠，是個討人喜歡、惹人愛的姑娘，姑娘一到近前就說：「奶奶叫我來換您回棚歇會兒，您快回棚去吧，這兒交給我了。」

花農瘦老頭兒臉色微沉：「胡說，妳奶奶又不是老糊塗了，叫妳一個姑

娘家在這兒看花？還不快給我回棚裡去！」

姑娘笑了，笑得甜，笑得美，一擰身，大辮子一甩，撒嬌微嗔：「人家知道您累了嘛。」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不累！」

姑娘跺了腳，一副嬌態，令人愛煞：「爺爺！」

花農瘦老頭兒換了口氣：「爺爺知道妳是好意，可是爺爺不累，妳快回棚裡去吧，不要讓爺爺再說了。」

姑娘不依，還想再說。

花農瘦老頭兒道：「聽爺爺的話，就是孝順爺爺了。」

姑娘還是不想走，可是又不能不聽爺爺的話，轉身要走，可是她又停住了，霍然回過身，望著段施主，一雙杏眼瞪大了：「你不是去年那位叔叔麼？今年又來了？」

花農瘦老頭兒為之一怔！也望段施主：「我說怎麼有點面熟……」

那位段施主說了話：「姑娘錯人了，我是頭一回到洛陽來。」

姑娘忙搖頭，大辮子也跟著晃：「我不會認錯，你去年是跟一位姑娘來

的，那位姑娘長得好美，好愛牡丹，愛白牡丹，我爺爺還送了她一盆呢。」

姑娘記得很清楚。

那位段施主卻依然淡然而笑：「姑娘還是認錯人了，我的確是頭一回來洛陽。」

說完了話，他轉身走開了。

望著段施主的背影，花農瘦老頭兒道：「丫頭，妳許是真認錯人了。」

姑娘怔怔的道：「真的麼？我會認錯人麼……」

姑娘原先挺有把握的，經爺爺這麼一說，似乎也沒把握了。

段施主的背影已然消失在人群中了。

花農瘦老頭兒收回目光，道：「快回棚裡去吧，別讓妳奶奶躭心。」

姑娘發著怔，應一聲要走。

從人群裡過來兩個人，是兩個中年漢子，一穿錦袍、一穿黑衣；穿錦袍的馬臉陰森，穿黑衣的一臉橫肉，兩個人到了近前，錦袍漢子開口說話：

「你老姓花？」

栽花、養花的姓花，巧！

花農瘦老頭兒沒答話，先向姑娘擺手：「丫頭，回去！」

姑娘也不願對這麼兩個，一句話沒說，轉身走了。

黑衣漢子轉望姑娘的背影，那扭動的腰肢，那擺動的大辮子，目光貪婪。

花農瘦老頭兒忙道：「我是姓花，兩位是……」

這是想讓黑衣漢子回過臉來。

好在姑娘已經沒入人群不見了，黑衣漢子回過了臉，錦袍漢子道：「洛陽種牡丹的頭一家，遠近人稱『花神』的花老？」

花農瘦老頭兒忙道：「不敢當洛陽種牡丹的頭一家，更不敢當『花神』稱號，那是朋友們說著玩兒的……」

錦袍漢子漢臉堆笑，但笑得讓人覺得不懷好意：「你老就不要客氣了，洛陽城裡隨便找個人問一問，誰不知道你『花神』花老？不信我這就隨便拉一個過來問問……」

話說到這裡，下一步應該是伸手隨便拉住一個賞花人了。

花農瘦老頭兒顯然不想讓錦袍漢子這麼做，也不想再談這個話題，道：

「兩位有甚麼指教？」

錦袍漢子沒有真伸手拉一個賞花人，也沒有在這個話題上再說下去，道：「我是來問花頭一件事的。」

花農瘦老頭兒道：「兩位要問甚麼事？」

錦袍漢子道：「我家主人愛牡丹，遠遠近近，重金買過不少，可是都不是很中意，自己也種了不少年，也種不好……」

花農瘦老頭兒道：「客人是來買牡丹，還是來問怎麼種牡丹的？」

錦袍漢子道：「買的再多、再好，不如自己會栽種、會養，是不是？」

這話問的，要是人人都會栽種、會養牡丹，誰還買牡丹？沒人買牡丹，這些牡丹花農吃甚麼？拿甚麼養家？

花農瘦老頭兒一定會這麼想，但他當然不好這麼說，他只有道：「那是。」

錦袍漢子道：「所以我家主人不想再花錢買了，想自己栽種、自己養。」

花農瘦老頭兒道：「這麼說，客人是來問怎麼栽種牡丹的？」

錦袍漢子沒馬上說話，頓了一下，然後才道：「也可以這麼說，其實，我是來問，聽說花老你有栽種牡丹的秘方……」

花農瘦老頭兒截了口：「客人這是聽誰說的？我哪有甚麼栽種牡丹的秘方？」

錦袍漢子道：「洛陽城種牡丹的都知道，也都這麼說。」

花農瘦老頭兒道：「朋友們是說著玩兒的，客人不可輕信。」

錦袍漢子道：「我也知道，花老一定不會承認，本來嘛，既稱秘方，豈可輕易示人？換誰誰也不會承認。」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不是不承認，實在是沒有。」

錦袍漢子倏然一笑：「那爲甚麼洛陽城種牡丹的這麼多家，花老稱頭一家？花老稱『花神』？」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剛才說了，那是朋友們說著玩兒的。」

錦袍漢子道：「花老的那些朋友們，爲甚麼不說別家？」

花農瘦老頭兒爲之一怔！一時沒能說出話來，但旋即又道：「許是因爲我年紀大，朋友們抬舉我。」

錦袍漢子又是滿臉堆笑：「花老，我家主人不惜重金……」

這表示，他不相信花農瘦老頭兒的說法。

花農瘦老頭兒道：「兩位，我真沒有甚麼栽種牡丹的秘方……」

半天沒說話的黑衣漢子突然說話了，口氣不好，神情更嚇人：「花老頭兒，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花農瘦老頭兒忙道：「客人這話……」

黑衣漢子更見猙獰：「不要忘了，你還有個長得好、也正在好時候的孫女兒，這朵花兒跟牡丹花，你要哪一樣？」

花農瘦老頭兒一驚！臉色變了，急道：「客人……」

錦袍漢子抬手攔住了黑衣漢子，臉上帶著陰笑，嘴上是叱責口氣：「你這是甚麼話？咱們主人豈是那種人家？咱們也不能幹那種事，花老既然沒有栽種牡丹的秘方，算咱們白跑這一趟，走吧！」

他轉身走了。

黑衣漢子還真聽錦袍漢子的，沒再說甚麼，跟著錦袍漢子走了，只是臨走向著花農瘦老頭投過那一瞥，能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不知道花農瘦老頭兒有沒有機伶伶打了個寒顫？只知道他臉色發白，整個人怔在了當地，沒說話，也沒動。

不知道是嚇的，還是氣的，恐怕兩者都有，沒說話，沒動，恐怕是有點失措，不知道該怎麼辦，怎麼好了。

也難怪，老老實實的花農，大半輩子靠栽種牡丹花養家過日子，與世無爭，這麼大年紀了，哪碰上過這種事？

也知道江湖事兇惡，武林人不好惹，可是誰招誰惹了？

倏地，花農瘦老頭兒定過了神，匆匆行去，很快的消失在人群中不見了。

再好、再名貴的牡丹花，也沒有孫女兒要緊，他要趕回棚子看看去，必要的時候，他得警告老伴兒跟孫女兒小心。

棚子就在不遠處，這一帶空曠，花不在這兒，賞花的人也不會往這兒來，在這兒的人都是種牡丹的花農，那一座座棚子都是花農的，臨時搭的，好有個可供歇息、甚至燒水做飯的地方，爲的是看著自己家栽培的那一盆盆牡丹，等於是個臨時的家，花會一過就都拆了。

花農瘦老頭兒家的棚子分前後棚，前棚做飯、吃飯，後棚放些花器，夜裡還可以睡人。

花農瘦老頭兒回到棚子的時候，有個年紀、穿著跟他差不多的老婦人正在收拾東西，一看見他，立即停手問：「你怎麼回來了？」

可不是，那一盆盆的心血怎麼能沒人看著？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回來喝口水，丫頭呢？」

難怪要問，沒看見孫女兒。

說是回來喝口水，卻沒見他去拿碗倒水。

老婦人放下手裡的東西去倒水了，道：「在後頭。」

後頭就是指後棚。

花農瘦老頭兒向著後棚叫：「巧兒，巧兒！」

小姑娘叫巧兒。

叫了兩聲，沒見有人出來，也沒聽有人答應。

老婦人道：「你叫她幹嘛呀？」

說著話，遞過了一碗水。

花農瘦老頭兒沒接那碗水，快步往後棚走，到了布簾前伸手掀起，後棚地方不大，一邊放著幾堆花器，另一邊放著一張木板架成的床，沒有人！

沒看見小姑娘巧兒。他忙轉過臉來問：「巧兒呢？」

老婦人道：「在後頭呀！」

她端著那碗水走了過來，到了花農瘦老頭兒身邊，她也看見後棚沒有人了，一怔！又道：「哪兒去了？她明明在這兒呀！」

花農瘦老頭兒急了，臉色更白，人也更慌了：「妳說她明明在這兒，妳看見她進來了？」

老婦人道：「可不，剛才還跟我說話呢。」

花農瘦老頭兒道：「可是如今人呢？」

如今就是沒有人，小姑娘巧兒就是不在後棚。

老婦人道：「我怎麼知道呀？怪了，明明在這兒……」

花農瘦老頭兒更急了，沒等老婦人把話說完，轉身就往外走，渾身都發了抖，兩條腿似乎不聽使喚了，邁不開步似的，邊走邊叫：「巧兒，巧兒……」

老婦人端著那碗水詫異的望著，帶點兒埋怨：「你這是幹甚麼？看你急的……」

花農瘦老頭兒猛然停住，霍然回身：「我急？我能不急嗎……」

老婦人道：「你急甚麼呀？怎麼了？」

花農瘦老頭兒不但渾身抖，話聲也發了抖，顫著聲把剛才花會上的事說了。

剛聽完，「嘩喇」一聲！老婦人手裡那碗水掉在了地上，碗破了，水灑了，她臉色也變了，一把抓住了花農瘦老頭兒的胳膊：「老頭子，你是說……」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是怕……」

老婦人也急了，哭似的叫一聲：「巧兒！」鬆了花農瘦老頭兒就要往外走，她渾身抖得更厲害，更邁不上步。

花農瘦老頭兒伸出顫抖的手拉住了她：「老婆子，不能！」

老婦人滿臉驚恐：「老頭子……」

花農瘦老頭兒顫聲道：「我剛想到，咱們不能到處找、到處叫，萬一不是呢？嚷嚷得人家都知道，不好！」

老婦人道：「萬一要是呢？」

花農瘦老頭兒鬚髮俱顫，兩眼發直：「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婦人道：「那還得趕緊找呀，找不著得趕緊報官……」

花農瘦老頭兒忙道：「不能報官，報官沒有用，反而會害了巧兒。」

老婦人都要哭了：「那怎麼辦，老頭子，那怎麼辦哪?!」

花農瘦老頭兒顯然不知道該怎麼辦，無助的嘴張了幾張才說出話來：「老婆子，妳說，咱們真會這麼倒霉麼？」

老婦人道：「我不知道……」

花農瘦老頭兒道：「也許是咱們瞎想，也許不會，咱們等等吧，也許巧兒一會兒就回來了。」

老婦人也道：「也許巧兒幹甚麼去了？她出去的時候我沒有看見，她也沒有跟我說，本來嘛，我就在這兒，一步也沒有離開過，有人進來我看得見呀，後棚各處也好好的，從哪兒進來呀？」只是，話鋒一頓，她又接道：「可是，就算她幹甚麼去了，沒有跟我說，從我眼前過，我也不會看不見，不會不知道呀……」

花農瘦老頭兒叫：「老婆子……」

老婦人也叫：「老頭子……」

老夫妻倆互擁，哭了，哭出了聲，雖然是哭出了聲，卻還不敢放聲哭，

顯然是怕驚動各棚，怕嚷嚷開了，害了孫女兒。

可憐的老夫妻倆，可憐的老花農，這是招誰惹誰了?!

就在這時候——

有這麼個話聲：「老人家！」

話聲就在棚裡，近在身邊，老夫妻倆卻沒聽見，仍互擁哭著。

又一聲：「老人家！」

這回話聲高了些，大了些。

老夫妻倆聽見了，忙住聲分開，淚眼一望，看見了，棚子裡，眼前，多了個人，這個人花農瘦老頭兒見過，剛見過不久，正是剛才他看出不對，怕人有甚麼不合適；孫女兒認為去年來過，去年是跟一位美姑娘一起來賞牡丹的那位，當然，那是那位自稱落拓江湖斷腸人的段施主。

花農瘦老頭兒忙以袖拭淚，道：「客人……」

段施主道：「兩位老人家怎麼了？」

花農瘦老頭兒忙道：「沒甚麼，沒甚麼……」

老婦人也背過身去以袖拭淚，當然，也來不及了。

段施主道：「老人家關心過我，是不是也該讓我關心關心老人家？」

花農瘦老頭兒道：「謝謝你，真沒甚麼。」

他還是不願說，不敢說。

段施主道：「老人家，剛才我還沒有走遠，那兩個江湖人找老人家說話，我看見了，之後，老人家神色不對，匆匆回棚子來，我認為可能發生了甚麼事？所以過來看看，結果讓我看見兩位老人家在這裡相擁哭泣，老人家卻告訴我沒甚麼？」

花農瘦老頭兒不好說話了：「這……」

本來嘛，人家都看見了。

段施主道：「老人家，究竟怎麼了，出了甚麼事？」

老婦人突然又哭了，忙低頭轉身，可是總是又哭了。

花農瘦老頭兒忙攔阻：「老婆子！」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段施主道：「老人家，能還不說麼？」

花農瘦老頭兒說話了：「我不是不說，我是怕說了，客人你幫不了忙，

反而害了我孫女兒。」

說漏了嘴了。

段施主目光一凝：「令孫女！令孫女怎麼了？」

花農瘦老頭兒這才發現說漏了嘴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他卻還是怕害了他的孫女兒，道：「客人，你就不要問了……」

段施主道：「老人家，要是我能幫忙呢？」

花農瘦老頭兒道：「你知道是甚麼事？說你能幫忙？」

段施主道：「除了天塌下來，別的事大概我都幫得上忙。」

口氣不小，不止不小，還太大了。

花農瘦老頭兒當然不信，目光一凝，道：「你？」

「不錯，我！」段施主邁步上前，走到板子架成的桌子旁，俯身拿起了墊桌子腿的一塊石頭，石頭扁的，半個巴掌大，一根手指厚，他兩指一捏，石頭破裂了，碎石頭掉在了地上，他道：「老人家信了麼？」

只這就夠了，只這就讓花農瘦老頭兒瞪圓了一雙老眼，滿臉震驚：「你，你會武功？你也是江湖人？」

老婦人忙回過身來，她沒看見，不知道怎麼回事？

段施主道：「說吧，老人家，要是有甚麼事，早說比晚說好！」

這是說事不宜遲，這件事如果是真，還真是不宜遲。

花農瘦老頭兒說了，從頭到尾都說了。

說的人驚急，老夫妻倆都既驚又急。

可是聽的人既不驚也不急，聽完之後，段施主依然平靜，道：「容我看看後棚。」

沒等老夫妻倆說話，段施主便走了過去，掀起布簾，只略一掃視，便說：「兩位老人家，令孫女已經遭人擄走了！」

雖然已經想到了，但聽了這一句，老夫妻倆依然如遭霹靂，同時驚呼，老婦人更是險些昏厥，臉色發白，身子搖晃，站立不穩。

花農瘦老頭兒還好，忙伸手扶住，悲叫：「老婆子！」

老婦人強忍，強支撐，道：「客人看出甚麼了？後棚各處不是好好的……」

段施主道：「劫擄令孫女的人，是從棚頂來、棚頂去的江湖人的手法，

不留痕跡，兩位老人家看不出來的。」

老婦人還抱一線希望：「沒有錯麼？」

段施主道：「不會錯的。」

老婦人沒再說話，渾身劇顫，連嘴唇都不住的顫抖，顯然是驚恐、傷心到了極點。

花農瘦老頭兒悲聲道：「那怎麼辦？上哪兒找那兩個人去呀……」

段施主道：「老人家不用躭心，不必去找他們，他們自會來找老人家。」

花農瘦老頭兒道：「他們會來找我？」

段施主道：「照老人家的說法，他們要的是老人家栽種牡丹的秘方，不是要令孫女，他們所以擄走令孫女，只是爲逼老人家交出秘方。」

花農瘦老頭兒苦著臉道：「我哪來的栽種牡丹秘方？真沒有呀。」

段施主道：「他們不知道，也不相信，從這一刻起，要讓他們認定老人家確實藏有栽種牡丹的秘方，所以老人家不能再說沒有秘方了。」

花農瘦老頭兒道：「這是……」

段施主道：「他們爲求老人家交出秘方，就不會傷害令孫女。」

花農瘦老頭兒明白了，道：「客人你說他們會來找我？」

段施主道：「一定會！」

花農瘦老頭兒道：「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啊？」

段施主道：「等不了多久，他們應該很快就會來了。」

花農瘦老頭兒撲簌簌落下了老淚：「我種了大半輩子牡丹，沒招惹過誰，也沒做過虧心事，怎麼這倒霉禍事就找上了我？要找就找我，不該找我孫女兒呀！」

老婦人也哭了：「兒子、媳婦都沒了，我老倆口只這麼一個孫女兒，只這麼一個寶貝，一個命根子，她要是有個好歹，我老倆口也活不下去了！」

天底下沒有不疼兒女的，對孫子、孫女尤其疼愛。

段施主道：「兩位老人家，有人往這座棚子來了，恐怕是他們的人來了。」

顯然，段施主聽見了。

花農瘦老頭兒與老婦人忙住聲凝聽，老倆口卻沒聽見甚麼？花農瘦老頭兒正要說話，一個話聲傳了進來：「『花神』花老在棚裡麼？」

真有人來了！

老倆口不免驚急，花農瘦老頭兒要往外迎，段施主抬手攔住。

就在這時候，棚外走來一個人，也是個中年黑衣漢子，不高不矮、黑瘦、左臉上有條刀疤，目光挺亮，只是閃爍不定。

老倆口忙舉袖拭淚。

刀疤黑衣漢子說了話，漢臉堆笑，笑得邪：「這位老人家是『花神』花老麼？」

段施主說了話：「正是！」

刀疤黑衣漢子道：「我本來是上花會找的，花會上沒找著『花神』，所以我就上棚子來了。」

說著，他走進了棚子。

段施主道：「你是……」

刀疤黑衣漢子依然滿臉堆笑：「我是個跑腿傳話的。」

段施主道：「你跑甚麼腿，傳甚麼話？」

刀疤黑衣漢子兩眼盯著花農瘦老頭兒：「花老知道，不久前，我兩個朋友找過花老……」

段施主道：「就是栽種牡丹秘方的事。」

刀疤黑衣漢子一點頭：「不錯，你知道？」

段施主道：「正在說這事。」

刀疤黑衣漢子道：「是麼？花老想通了沒有，給是不給呀？」

段施主道：「那要看花老的孫女怎麼樣了？」

刀疤黑衣漢子凝目望著段施主：「你是……」

段施主道：「花家的朋友。」

刀疤黑衣漢子道：「你知道花老的孫女落在我等手裡了？」

段施主道：「你那兩個朋友不是這麼說的麼？」

刀疤黑衣漢子深深一眼：「沒想到花老有你這麼個朋友。」

段施主道：「花老有不少朋友，我只是其中一個。」

刀疤黑衣漢子道：「我等知道花老有不少朋友，可都是種花的，你不像。」

段施主道：「花老就不能有不種花的朋友？」

刀疤黑衣漢子道：「當然能有，只是你……」

段施主道：「你不是來計較花老該有甚麼樣朋友，不該有甚麼樣朋友的

吧？」

刀疤黑衣漢子又深深一眼，笑點頭：「說得是，那你就答我問話吧！」

段施主道：「我已經答過了。」

刀疤黑衣漢子道：「花老大可以放心，寶貝孫女兒好得很，一根寒毛都沒掉。」

段施主道：「那麼你可以告訴你那兩個朋友，花老栽種牡丹的秘方已經準備好了。」

刀疤黑衣漢子道：「這麼說，花老想通了？」

段施主道：「由不得花老不想通，是不是？」

刀疤黑衣漢子仰天大笑、得意、還狂傲：「快人快語，你也是個老實人！」

一頓，伸手，道：「拿來吧！」

段施主道：「甚麼？」

刀疤黑衣漢子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段施主道：「你應該是個老江湖了，你知道，有這麼給的麼？」

刀疤黑衣漢子笑容不改：「你應該也是個老江湖，也一定知道，這由不

得你。」

段施主道：「未必，花老雖然急著要孫女，你等可也急著要秘方。」

刀疤黑衣漢子笑容微斂，面現陰冷之色，更見邪惡：「我等可以不要秘方，花老恐怕不能不要孫女。」

段施主道：「花老當然不能不要孫女，恐怕你等也不能不要秘方。」

刀疤黑衣漢子陰冷一笑，還待再說。

段施主一句：「你做得了主麼？」

刀疤黑衣漢子臉色一變，沒說話，沉默了一下才道：「你說怎麼給？」

段施主道：「我要看見花老的孫女平安。」

刀疤黑衣漢子道：「你要看見？」

段施主道：「花老把這件事交給我了。」

刀疤黑衣漢子轉望花農瘦老頭兒：「是麼？花老！」

花農瘦老頭兒忙點頭：「是……是。」

刀疤黑衣漢子又望段施主：「我不能把人帶到這兒來給你看。」

段施主道：「你可以把我帶到花姑娘在那兒的地方去看人。」

刀疤黑衣漢子又沉默了一下，點頭：「算你行，好吧，聽你的，這就走，秘方……」

他沒有忘秘方，顯然也要看見段施主帶著秘方。

段施主探手入懷，從懷裡取出不大、也不厚的黃皮一冊，揚了揚，道：「花老已經交給我了！」

當然，那不是甚麼栽種牡丹的秘方，絕不是，老倆口知道，好在老倆口都沒有在臉色、表情上露破綻，只是老倆口不知道那一冊是甚麼？怎麼段施主懷裡恰好揣著這麼一冊。

刀疤黑衣漢子的確是個老江湖：「翻開裡頭，讓我看一眼。」

只可惜老江湖碰上更高明的了。

段施主道：「信不信由你！」

刀疤黑衣漢子沒說話，目光閃爍不定的兩眼緊盯段施主，臉上的神色也陰晴不定。

段施主手裡揚著那不大、不厚的黃皮一冊，氣定神閒，平靜得很，就像一泓秋水，看不見一絲波紋。

刀疤黑衣漢子說了話：「我賭了，走！」

他轉身外行。

段施主向著老倆口道：「兩位老人家請在此地等候，我很快就會把巧姑娘帶回來。」

他也轉身外行。

老夫妻倆雙雙跟了兩步，花農瘦老頭兒道：「全仗客人了。」

老婦人道：「客人請小心。」

顯然，老婦人也躭心段施主的安危。

段施主沒有說話，他已經出了棚子了，跟著那刀疤黑衣漢子走了。

刀疤黑衣漢子帶路，離開了花會，段施主在後頭說了一句：「看樣子不在附近。」

刀疤黑衣漢子冷冷應了一句：「跟著走就是。」

他以爲段施主想套他的話，問出藏人的地方，他自以爲機警，當然不會說。

段施主懶得再說甚麼，一路默然。

刀疤黑衣漢子還是真自以爲機警，就算段施主根本不問，他還能不乖乖帶段施主到藏人的地方去？

東彎西拐，約摸盞茶工夫之後，來到一處，是一座庙，只是年久失修，沒了香火，裡外空蕩寂靜，也聽不見甚麼聲息。

段施主道：「到了麼？」

刀疤黑衣漢子道：「馬上你就知道了。」

說話間，進了斷壁危垣、已經沒有庙門的庙門，到了院子裡，刀疤黑衣漢子停了步，向著那塌了一半的大殿揚聲發話：「秘方來了，好朋友可以現身了！」

話聲落後，不過轉眼工夫，原來聽不見聲息，如今有動靜了，那是輕捷的步履聲，原來空蕩，如今也有了人了，人從大殿黑暗中出現，是那錦袍漢子，他一雙目光上下打量段施主：「這人是誰？」

刀疤黑衣漢子道：「花老頭兒的朋友。」

錦袍漢子道：「怎麼花老頭兒自己不來？」

刀疤黑衣漢子道：「就有這種好代人出頭、好管閒事的人嘛。」

錦袍漢子道：「咱們要的東西呢？」

刀疤黑衣漢子道：「在他身上。」

錦袍漢子凝目望向段施主，道：「你以爲能代人出這個頭，能管這個閒事？」

段施主道：「不就是把你等要的東西送來，把花老兩位要的人接回去麼？」

就這麼簡單，應該就這麼簡單。

他向段施主伸出了手。

錦袍漢子一點頭：「本來就是，拿來吧！」

段施主道：「秘方？」

錦袍漢子道：「可不。」

段施主道：「在我懷裡。」

錦袍漢子道：「我知道在你懷裡，我要你拿出來。」

段施主道：「拿出來容易。」

他探手入懷，取出了黃皮一冊。

錦袍漢子道：「交給我的朋友，讓他拿過來。」

段施主道：「那就沒那麼容易了。」

錦袍漢子道：「甚麼意思？」

段施主道：「問你的朋友。」

錦袍漢子轉望刀疤黑衣漢子。

刀疤黑衣漢子道：「他要先看見人。」

錦袍漢子倏然一笑，笑得陰，笑得邪：「我如今明白花老頭兒爲甚麼找你代他出頭，找你管這檔子閒事了……」

段施主道：「花老沒找我，是我毛遂自荐。」

錦袍漢子道：「這麼說，你是管定了？」

段施主道：「我已經來了，不是麼？」

錦袍漢子道：「有把握管得好？」

段施主道：「那不敢說，盡心盡力吧。」

錦袍漢子道：「花老頭兒這麼信任你，把這檔子事交給你了，萬一他那個寶貝孫女兒受點傷害，你怎麼跟花老頭兒交代？」

段施主道：「我不會讓巧姑娘受到任何一點傷害。」

錦袍漢子道：「是麼？」

段施主道：「不錯。」

錦袍漢子道：「你聽聽！」

這句話話聲方落，大殿深處那黑暗之中，傳出一聲女子驚叫。

錦袍漢子跟刀疤黑衣漢子都笑了，同樣笑得陰險，笑得邪惡，錦袍漢子道：「聽見了麼？」

段施主依然平靜，淡然道：「聽見了。」

錦袍漢子道：「這只是對你略示警告，再有二回，那就不止如此，這個後果，你能一肩擔麼？」

段施主道：「你等究竟打算怎麼樣，何妨明說？」

「行！」錦袍漢子一點頭：「我就跟你說實話吧，本來我是打算拿到東西就放人的，可是花家這個雛兒，我是愈看愈喜歡，愈喜歡就愈捨不得，所以我改變了心意，兩樣都要了！」

段施主道：「這種行事做風，不像有來歷、叫得出名號的武林中人。」

錦袍漢子道：「那不要緊，來歷名號算甚麼？我等不計較這個。」

段施主道：「你跟我說了實話，要不要也聽聽我跟你說實話？」

錦袍漢子「呃」地一聲！道：「你也要說實話？」

段施主道：「有來就要有往，你投挑、我還李，這是禮，是不是？」

錦袍漢子又一點頭：「說得是，也說得好，我這個人不但愛說實話，也愛聽實話，你說吧！」

段施主道：「我也想兩樣都要，跟你所不同的是，你是後來才改變了心意，我是根本就是這打算。」

錦袍漢子仰天大笑：「實話，實話，這可真是實話，比我那實話實在多了，那如今……」笑容一斂，目現兇光，接道：「就看咱們倆是誰能把這兩樣都要到手了？」

段施主道：「以你看呢？」

錦袍漢子道：「我看絕不會是你！」

他話聲方落，忽然看見跟他說話的人已經到了眼前，他大吃一驚！本來他是打算說完這句話後，讓躲在大殿深處黑暗中的同夥在花老孫女身上下

手，逼迫跟他說話的人交出那冊秘方的，如今他知道來不及了，如今的當務之急是怎麼襲擊對方？或者是怎麼自衛？

所以他急忙定過了神，定過神之後就要動，可惜他遲了一步，一隻手已經抓住了他的脖子，五指如鋼鈎，抓得他不但疼，而且還透不過氣來，這一刻，他知道完了，他沒敢再動，他也知道，只要他敢再動一動，脖子非斷不可。

段施主說了話：「如今你再看，是誰？」

刀疤黑衣漢子定過了神，他也大驚，就打算一聲不吭，撲過去偷襲救同伴。

段施主又說了話：「不要你同伴的命了？」

錦袍漢子雖然因爲憋氣而滿臉發脹，兩眼冒金星，但這句話他聽得清楚，也明白是甚麼意思，他想叫，叫不出聲，他使盡力氣，終於讓他叫出了聲：「不許動！」

刀疤黑衣漢子聽見了，忙收勢停住，老實說，他親眼看見了段施主的身手，他知道沒把握，也知道說不定會賠上自己，不讓他動最好，剛才所以

要動，那是一種自然反應，如今經過這麼一停頓，再讓他動，他絕對不敢。

段施主像是腦袋後頭長了眼，也知道刀疤黑衣漢子停住了，他道：「說話！」

錦袍漢子說話了，是因爲段施主的那隻手鬆了些，他臉上驚容未退，道：「你，你是怎麼過來的？」

因爲他沒有看見段施主過來，他甚至根本沒有看見段施主動。

段施主道：「這無關緊要，答我問話！」

錦袍漢子知道他該怎麼說，因爲他知道，這一刻甚麼都比不上保住他的命要緊，他道：「是你。」

段施主道：「那還等甚麼？叫你的同伴把人送出來吧！」

錦袍漢子沒有照段施主的意思說話，他這麼說：「朋友，你可知道，你管的是誰家的事？」

段施主道：「當然知道，花家！」

他裝糊塗。

錦袍漢子道：「我是說，你可知道，是當今武林的哪一家要花老頭這栽

種牡丹的秘方？」

段施主還裝糊塗：「不就是你等麼？」

錦袍漢子道：「來洛陽拿東西的是我等，我等只是跑腿辦事的角色，要花老頭兒這個秘方的，可不是我等。」

段施主道：「這麼說，你等只是受人差遣，奉命行事，要這本秘方的，另有其人？」

錦袍漢子道：「不錯！」

段施主道：「那我就不知道是誰了？」

錦袍漢子道：「你也是武林中人，看你的身手，也絕不是等閒之輩，你應該知道，當今武林之中，哪一家的主人喜歡花花草草？」

段施主道：「我聽說當今武林四堡之一的『萬花堡』的堡主喜歡花，而且愛花成癡。」

錦袍漢子道：「你知道就好。」

段施主道：「知道又如何？」

錦袍漢子道：「你對付得了我等，你且自問，你對待得了『萬花堡』麼？」

段施主道：「你這是拿『萬花堡』來威脅我？」

錦袍漢子道：「我只是讓你知道實情，免得你招災惹禍，後悔莫及。」

段施主道：「我已經管了這檔子事了，也就是說，我已經招了災、惹了禍了，來不及了！」

錦袍漢子道：「還來得及，只要你不再要人，再把花老頭的那冊秘方交出來，我擔保你不會有事，無災無禍。」

段施主道：「看來我還得謝謝你的好意，只是，好管閒事沒有不招災惹禍的，這一點我很清楚，也就是說，我既然管了閒事，就不怕招災惹禍……」

錦袍漢子道：「朋友……」

段施主道：「不管是誰，他總得講理，別人的東西，怎麼能強取豪奪……」

錦袍漢子還待再說。

段施主道：「你如今要說的，只是要你的同伴把花老的孫女送出來，別的不必再說。」

錦袍漢子道：「朋友，我是爲你……」

他突然覺得段施主那隻手一緊，他頸骨疼痛欲折，本來就不怎麼上得

來的那口氣，也更上不來了，眼前爲之一黑，他驚急忙向大殿深處伸手，也使盡吃奶力氣叫：「快！快帶出來……」

嗓音都啞了。

哪還能不啞？讓人掐著脖子呢，氣都不能喘了。

大殿深處黑暗裡有動靜了，一前一後，一女一男走了出來，前面女的正是花農瘦老頭的孫女那小姑娘，後面男的也正是那名黑衣漢子，一隻手還搭在小姑娘香肩上。

小姑娘花容失色，衣衫不整，黑衣漢子一臉兇惡猙獰。

姑娘一看見段施主就哭了，悲叫：「叔叔……」

段施主道：「姑娘不要怕，我這就帶妳回去。」一頓，道：「拿開你的手，讓花姑娘過來。」

黑衣漢子沒放手，顯然他捨不得，還抱一線希望。

段施主道：「他不聽我的，你說話吧！」

這是對錦袍漢子說話。

錦袍漢子捨不得也得捨，他也不敢抱任何希望了，忙啞著嗓子叫：「聽

見沒有？」

黑衣漢子聽見了，這才放了手，但他卻惡狠狠的瞪了段施主一眼，想必他此刻是恨透了段施主。

姑娘覺出肩上沒有手了，後頭的人沒再抓住她了，她想跑向段施主，只是兩條腿發抖，不聽使喚，姑娘是嚇壞了，也難怪，長這麼大，哪遇見過這種事？換誰誰也會受不了這種驚嚇。

姑娘總算到了段施主身邊，臉白得沒一絲血色，身子直抖，淚直流，剛才還能叫聲叔叔，如今卻說不出話來了，連哭都哭不出聲。

段施主道：「姑娘不要怕了，咱們這就回去，兩位老人家還在等著呢。」轉望錦袍漢子，又道：「我不喜歡殺人，也不喜歡見血，留著你等三條命，歸告你家主人，我在江湖上到處行走，找我不難！」他鬆了手，又望姑娘：「走吧，姑娘。」

姑娘此刻竟然邁不了步了，段施主只有伸一隻手抓著姑娘的粉臂，攙扶著姑娘往外走。

錦袍漢子跟刀疤黑衣漢子都沒敢動。

只有那名黑衣漢子，他最恨段施主，臉色淒厲，咬牙切齒，一聲不吭從背後偷襲，人一撲到，揚掌拍向段施主後心，這是重手法，只要拍中，一定會震斷心脈，顯然這是要置段施主於死地。

段施主真像腦袋後頭長了眼，他頭都沒回，另一隻手只往後一揮。

誰也沒看見這一揮揮中了那名黑衣漢子的哪個部位？只知道他慘叫一聲倒了地，抱著他揚起拍出的那隻手滿地亂滾，讓人聽著、看著，心驚膽戰。

段施主說了這麼一句：「廢你這隻手，不爲你偷襲我，你自己知道是爲甚麼？」

他扶著姑娘出殿走了。

爲甚麼？只看姑娘那不整的衣衫就知道了。

只廢一隻手，應該算是便宜！

段施主說是頭一回到洛陽來，可是他對洛陽卻很熟，往這兒來是由刀疤黑衣漢子帶路，他帶著段施主一路東彎西拐，如今段施主是自己回去，回花老那棚子去，雖然有自小生長在洛陽的巧兒姑娘做伴，可是這時候不能指望受了驚嚇的巧兒姑娘帶路，段施主得全靠自己，段施主他一點也沒有找路

的樣子，也不找人問路，扶著巧兒姑娘一路走，走的都是僻靜路，幾乎沒有遇上甚麼行人。

爲甚麼專挑僻靜路走？應該是爲巧兒姑娘著想，怕光天化日之下，扶著這等模樣的巧兒姑娘在路上走，引人目光，啓人疑竇。

能專挑僻靜路走，這絕對不是頭一回到洛陽來的人辦得到的。

等到了一處小胡同口，就已經可以望見不遠處花農們那一座座的棚子了，望見的是棚子後頭。

姑娘望見了那一座座的棚子，忽然激動，就在她激動的那一剎那間，眼前一黑，甚麼都不知道了，但是很快她就又有了知覺，她發現她已經在棚子裡了，她家的棚子，她家棚子的後棚。

要是這時候她想一想，就會想起這跟她當初遭人劫擄的情形一樣，只是是倒過來的，當時她正在後棚這裡收拾東西，忽然眼前一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等到再有知覺的時候，她已經到了那個破廟裡，眼前是三張邪惡的臉。

只是這時候她沒有想，因爲她已經回到了自己家的棚子裡，就好像回

到了家，她想的只是眼前，只是自己的親人，一聲悲忽衝口而出：「爺爺！奶奶！」

老倆口在前棚焦急的盼、張望、望眼欲穿，寶貝孫女兒的叫聲卻從後棚傳來了，老倆口略一怔神，霍然轉身，然後急急奔向後棚，進後棚就看見了兩個人，一個是寶貝孫女兒，一個是那仗義伸手，管了這件事的賞花客人。

「巧兒！」老婦人顫聲呼叫，張著雙臂急急過去。

姑娘發著抖往前撲，祖孫倆抱在一起，緊緊的，老婦人淚直流，姑娘哭出了聲。

花農廋老頭兒站在一旁，也滿臉老淚，渾身俱顫，抬著雙手，說不出話來，似乎也不知道該怎麼才好？

半天，祖孫三人漸趨平靜，收淚的收淚，住聲的住聲，老婦人先給孫女兒擦淚，然後自己擦淚。

花農瘦老頭則邊擦淚邊道：「老婆子，巧兒，還不快謝謝恩人？」

想起了恩人，再看恩人時，已經看不見恩人了，段施主不見了。

花農瘦老頭兒急出後棚到前棚，依然不見恩人，段施主也不在前棚。

老婦人擁著孫女兒跟出來了，道：「人呢？」

花農瘦老頭兒道：「不知道，許是……走了！」

老婦人道：「走了？這是……」

花農瘦老頭兒跺了腳，一臉急、一臉悔恨：「咱們淨顧著……沒能磕響頭謝謝人家，連人家姓甚麼都沒問？真是！」

老婦人道：「可不是，想給他立個長生牌位都不行。」

巧兒姑娘突然說了話：「爺爺、奶奶，我知道，那位叔叔他姓李。」

老婦人忙道：「真的？妳怎麼知道？」

花農瘦老頭兒道：「他告訴妳了？」

巧兒姑娘道：「爺爺、奶奶，他就是去年跟一位姑娘一起來賞牡丹的那位叔叔，沒有錯，您忘了？他那時候說的，他姓李。」

花農瘦老頭兒道：「巧兒，沒有錯麼？是去年跟一位姑娘一起來的那位麼？」

巧兒道：「爺爺，不會錯，我認得準。」

花農瘦老頭兒道：「我也覺得他眼熟？只是……他為甚麼不承認，跟不

認識咱們似的？」

巧兒道：「那就不知道了。」

老婦人道：「不管他是不是去年那位了，也不管他姓甚麼了，咱們只管立咱們的長生牌位，只要咱們知道恩人是誰就行了。」

花農瘦老頭兒道：「也只好這樣了。」

「對了，巧兒。」老婦人忽然想起來：「他怎麼不走前頭，帶著妳從後頭進來了？」

巧兒道：「我不知道。」

花農瘦老頭兒道：「老婆子，咱們不是怕讓人知道麼？他一定是怕走前頭讓人看見。」

他倒是知道段施主的用心。

老婦人有點激動，道：「他救了巧兒，還爲巧兒著想，真是好人，這種好人應該長命百歲，世代富貴，老天爺保佑！」

她雙手合十，仰臉上望。

花農瘦老頭兒跟姑娘巧兒也都合起了雙手，仰起了臉。

※　　※　　※

這是官道旁的一座茶棚。

不算很大，可也不算小的一座茶棚，外頭立塊牌子，茶名寫了一大堆，南方北方的名茶都全了，天知道他賣的是甚麼茶？這種地方，南北的名茶都有，唬弄誰？

恐怕買茶喝的人心裡也明白，只是，這種天趕路，既累又渴，有碗涼水都是玉液瓊漿，誰還在乎喝的是甚麼茶？

棚子裡擺了七八副座頭，夠了，儘管這種天趕路，都既累又渴，可是這座茶棚哪一天也沒賣過滿座，只因爲這種天趕路的人不多。

不多不是沒有，畢竟還是有非在這種天趕路不可的人。

眼前棚子裡的這幾位就是。

這幾位，一位俊俏公子哥兒，一位美艷大姑娘，還有四位像是保鏢、隨從，中年人，個個英武，其中一個是個白淨小鬍子。

這不是那位公子哥兒跟他的四名隨從，還有馬妞麼？

誰說不是？正是那位公子哥兒跟他那四名隨從，還有馬妞！

如今是公子哥兒跟馬妞一桌，四名隨從一桌，六個人分坐兩桌，每人面前一碗茶，顯然是既累又渴了，進來既歇腳又喝茶。

馬妞出身於走江湖賣藝人家，自小過的是一般百姓生活，或許喝得下這種茶。

只不知道來自北京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是不是也喝得下這種茶了？

六個人面前各一碗茶，如今六個人面前的碗都空了。

不知道是渴得受不了了，還是公子哥兒出門在外，能隨遇而安？

這時候，公子哥兒顯得有點不耐煩，微皺雙眉，自言自語：「該死的東西，怎麼還不見人影兒？」

馬妞有點詫異，盯著公子哥兒：「公子說誰呀？咱們不是進來喝茶、歇腳的麼？」

公子哥兒道：「應該說喝茶、歇腳、等人。」

馬妞更詫異了：「等人？」

公子哥兒道：「我每到一處，都會有人來見我，稟報他的行蹤，讓我知道該上哪兒找他去。」

馬妞睜大了杏眼：「原來……」

公子哥兒白了馬妞一眼，乍露幾分嬌態：「妳當我是神仙哪？總是知道該上哪兒找他，不會跑錯路。」

馬妞道：「這些人都是幹甚麼的？」

公子哥兒道：「江湖人。」

馬妞又睜大了杏眼：「江湖人？公子這種門第、這種人家，怎麼會……」

公子哥兒道：「我哥哥有幾個江湖朋友，他們幫的忙。」

馬妞明白了，可是她還問：「如今咱們在這兒等，咱們等的人知道……」

「當然知道！」公子哥兒道：「信號早放出去了！」轉臉望另一桌：「信號是不是早放出去了？」

小鬍子立即站了起來，恭謹答話：「回公子，信號早放出去了。」

公子哥兒道：「那怎麼這麼半天了，還不見人影兒？」

小鬍子道：「許是甚麼事耽誤了。」

只聽遠遠一陣馬蹄聲傳了過來。

小鬍子道：「許是來了。」

公子哥兒抬摺扇示意，小鬍子坐了下去。

馬妞道：「怪不得公子的哥哥放心讓公子往外跑。」

公子哥兒倏然微笑，湊近馬妞輕聲道：「這倒也是原因之一，可是我自己也會點兒，而且我哥哥交給我帶出來的這四個，也都是千挑萬選好樣兒的。」

這馬妞知道。

說話間，蹄聲近，至棚外倏然而止，顯示來騎停在了茶棚外。

是也來喝茶的，還是公子哥兒等的人？

公子哥兒正襟端坐，等上了。

馬妞也往棚外望。

很快的，人進來了，年輕人，二十多歲，身材頎長，一身黑衣，白白淨淨，長眉細目，人長得不錯，只是眉宇間有一股陰鷙之氣。

這個人赫然竟是「孫家莊」那位少主！

難道公子哥兒等的人會是……

不管是不是，馬妞第一眼就不喜歡這個人。

而，長眉細目黑衣客，「孫家莊」的那位少主，進茶棚目光立即投向公子哥兒跟馬妞那一桌，目光中閃過一絲異采，然後含笑走了過去。

這是不是表示……

小鬍子站了起來，冷然發話：「有話就在那兒說，不必上前。」

「孫家莊」那位少主倒是很聽話，立即收勢停住。

公子哥兒說了話：「你就是……」

「孫家莊」那位少主含笑道：「我不是。」

公子哥兒、馬妞、小鬍子等都一怔，小鬍子臉上變色，要動。

公子哥兒抬摺扇攔住，道：「你不是？」

「孫家莊」那位少主依然笑容滿面：「閣下等的那位，臨時有事，不能前來，託我代他來見閣下。」

原來如此！

公子哥兒道：「我等的那個人，臨時有事不能來？」

公子哥兒倒沒有不痛快，因爲他知道，這些江湖道上的朋友，並不是他家的甚麼人，受人之託幫忙，都是人情，不能說人家都沒有事，臨時有事

不能來，也在情理之中，人家這不是託人代他來見了麼？」

「孫家莊」那位少主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他託尊駕代他前來？」

「孫家莊」那位少主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尊駕是……」

「孫家莊」那位少主道：「我姓孫，叫孫如玉，住在不遠的『孫家莊院』。」

公子哥兒顯然不知道甚麼「孫家莊院」，小鬍子等也不知道。

馬妞雖然出身江湖賣藝人家，可卻算不得武林中人，也從沒出過開封城，自然也不知道。

公子哥兒道：「我等的那個人告訴尊駕了麼？他託尊駕代他到這兒來見我，有甚麼事兒麼？」

「孫家莊」那位少主孫如玉道：「他告訴我了，他受人之託，讓他打聽一個人的行踪，到這兒來面告閣下。」

沒錯，是這麼回事。

有名有姓，還有家住何處，這些都可能是假的，可是他說的事不錯，

這就錯不了了。

公子哥兒道：「那麼，他要尊駕怎麼告訴我？」

孫如玉道：「他要我代他面告閣下，請閣下一行先屈駕到我『孫家莊』盤桓兩天，等他辦完事儘快趕到，屆時再面告閣下要找那人的行踪。」

公子哥兒跟馬妞都一怔！公子哥兒道：「這麼說，他沒讓尊駕告訴我，我要找的那個人的行踪？」

孫如玉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這是爲甚麼？」

孫如玉遲疑了一下：「不敢瞞閣下，他讓他自己的事耽誤了，還沒有打聽到閣下要找那人的行踪。」

原來如此。

這下公子哥兒可多少有點不快了，可是他臉上並沒有顯露出來，因爲她還是知道人家幫忙是人情，也許碰上人家自己的事，比他找人這件事重要。

他也覺得眼前這個孫如玉不該繞圈子，應該直截了當告訴他，他等的那個人有事耽誤，還沒有打聽到他要的人的行踪，但轉念一想，也許眼前這

個孫如玉是護朋友，也就不計較了。

他道：「原來他是讓他自己的事耽誤了，還沒有打聽到我要找那人的行踪。」

孫如玉道：「也不瞞閣下，他很不安。」

公子哥兒道：「那倒也不必，誰沒個要緊事？」

孫如玉道：「我代他謝謝閣下的體諒。」

公子哥兒道：「他讓尊駕告訴我，等他辦完了他的事之後，他會儘快趕到，再面告我我要找的那人的行踪？」

孫如玉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那要等多少？」

孫如玉道：「頂多也就一兩天，所以他才請閣下一行先屈駕到我『孫家莊院』盤桓兩天。」

公子哥兒道：「他有把握等他辦完他的事之後，就能打聽到我要找那人的行踪？」

孫如玉道：「這個閣下可以放心，閣下等的這個人，他可是閱歷豐、交

遊廣，十足的老江湖，出了名的百事通，朋友們有甚麼疑難事都找他，他從沒有辦不成的！」

他倒是很有把握。

公子哥兒道：「是麼？」

孫如玉道：「錯不了，我認識他多少年了，我知道他，不止我知道他，方圓百里之內，沒有不知道他的，不過……」

公子哥兒目光一凝：「不過？」

孫如玉道：「有道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他打聽不著閣下要找那人的行踪，閣下也請放心，還有我，還有我遠近不少的朋友，我擔保一定能打聽到閣下要找的人的行踪。」

怎麼又這麼說了？

孫如玉不是說了麼？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倒也是，甚麼事都可能會有萬一，而且這萬一還不在少數。

公子哥兒微微皺起了眉鋒，但是他不好說甚麼。

孫如玉又道：「閣下要找的那人，年歲、模樣、高矮胖瘦我都知道，我

還知道他姓段，沒有錯吧？」

更假不了了。

公子哥兒道：「沒有錯。」

孫如玉道：「我看這樣，爲了讓閣下放心，等閣下一行到了我『孫家莊院』之後，我立即著手去找，雙管齊下，分頭並進，定有一方能打聽到閣下要找那人的行踪。」

如此一來，應該是更周全了。

公子哥兒道：「謝謝尊駕。」

真說起來，公子哥兒雖然出身北京城的豪門大戶，倒還沒有架子，沒有驕氣，對人挺客氣，也算講理。

孫如玉表現的是見面熟，挺熱絡，忙道：「閣下不要客氣，論起來咱們不算外人，客氣就顯得生份了，咱們這就走吧。」

他抬手往外讓，這意思是讓公子哥兒不要再坐了，立即動身。

馬妞一直沒說話，這時候她生怕公子哥兒會點頭答應，她說了話：「公子，咱們跟這位又不認識，我看不大好。」

公子哥兒道：「我也是這麼想……」

顯然，他並沒有要答應的意思。

孫如玉一聽這兩位都這麼說，忙道：「兩位這是真見外了，怎麼說跟我不認識？兩位要等的人，跟我是多少年的熟朋友、老朋友，咱們不也算得上是朋友了麼？朋友之間還客氣？尤其是江湖道，更是四海之內皆兄弟，要喝茶、歇腳，上我『孫家莊』去，兩位就把『孫家莊』當成自己的家，請吧，請吧！」

他又抬手往外讓。

真夠熱絡，真熱誠。

公子哥兒卻坐著沒動，道：「謝謝尊駕的好意，不打擾了，我就一邊往前走，一邊等消息吧……」

孫如玉似乎有點急：「閣下怎麼還這麼客氣，這麼見外？這就不好了，我可要強請了。」

他似乎想上前動手拉。

小鬍子要動。

公子哥兒抬了手，這回是攔孫如玉：「尊駕，我不習慣拉扯。」

還真是有人不喜歡。

孫如玉忙停住，道：「不讓我強請也行，那就請……」

公子哥兒截了口：「再次謝謝尊駕的好意，我還是邊往前走，邊等消息吧。」

孫如玉臉色有點不對了，顯示心裡有點不快了：「閣下，怎麼邊往前走，邊等消息？一旦有了消息，上哪裡去找閣下？」

馬妞覺得這話說得怪，但她沒好說話。

好在公子哥兒也有同感，目光一凝，道：「尊駕不是說尊駕遠近朋友多，我要等的人也是閱歷豐、交遊廣，打聽我要找的人的行踪都那麼容易，我等一行這麼多人，尊駕跟他，會找不到我等的行踪？」

這倒是，問得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孫如玉一時沒能答上話來，臉色更不對了，顯示心裡更不快了，等他答上話來的時候，他這麼說：「我是說，閣下如此見外，如此不把朋友當朋友，讓朋友意冷心寒，不願再以熱心腸對待。」

似乎太嚴重了！

這一招用錯對像了。

公子哥兒沒架子、沒驕氣，還算講理，可並不是沒個性、沒脾氣，他眉梢兒一揚，道：「既然這樣，那就算了，不麻煩尊駕你了，我還是等我等那人的消息吧！」

孫如玉臉色變了，惱羞成怒了，冷笑一聲，道：「算了？你想算了就算了？沒這麼便宜，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來人！」

看來他還帶的有人。

還真是，孫如玉話聲一落，外頭閃身撲進來十幾個，清一色的提刀黑衣壯漢。

公子哥兒的另三個隨從霍地都站了起來。

孫如玉閃退一旁，冷喝：「都給我帶走！」

他還不願意自己動手，或許是自詡身分，也難怪，「五莊院」之一「孫家莊」的少主嘛！

他可不知道公子哥兒的出身來歷。

公子哥兒坐著沒動，也很鎮定，只是臉上有一層寒霜：「現了原形了？」

那十幾名黑衣壯漢鋼刀出鞘，要動。

小鬍子等四人也要動。

公子哥兒忽然抬了摺扇：「慢著！」

十幾名黑衣壯漢跟小鬍子等四人都沒有動。

公子哥兒一雙冰冷目光逼視孫如玉：「我問你一句，這麼看來，你不是我等的那個人的朋友？」

孫如玉陰冷一笑：「我這麼告訴你，你就應該明白了，你等不著你等的那個人了。」

公子哥兒明白了，臉上的寒霜濃了三分：「我再問你一句，是他跟你有仇？還是我跟你有仇？」

孫如玉道：「他跟你跟我都談不上有仇，只是他跟你都不該找那個姓段的。」

公子哥兒道：「找姓段的怎麼了？姓段的跟你有仇？」

孫如玉道：「不錯！」

公子哥兒道：「姓段的跟你有甚麼仇？」

孫如玉臉色鐵青，咬牙切齒：「姓段的跟我有一江二海之深仇。」

公子哥兒道：「這仇恐怕是新仇，不是舊恨。」

孫如玉道：「新仇與舊仇有甚麼差別？」

公子哥兒道：「新仇是剛結的，你最近碰見過他，沒有錯吧？」

孫如玉道：「有沒有錯又如何？」

公子哥兒道：「我雖然還沒有他的行蹤，至少我知道，我找他的方向，走的路，沒有錯。」

孫如玉陰冷一笑：「儘管你找他的方向、走的路，沒有錯，恐怕你還是找不到他，永遠也找不到他。」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

孫如玉道：「你聽清楚了，有人也在找他，一旦找到他，他就會沒命！」

公子哥兒道：「是麼？」

孫如玉道：「信不信由你。」

公子哥兒道：「我還是真不信，據我所知，武林中能奈何他的人沒幾

個……」

孫如玉道：「怎麼知道我說的人，不是那能奈何他的人裡的一個？」

公子哥兒依然鎮定：「是麼？」

孫如玉陰冷一笑：「等著看吧，但願再有打聽他行踪，來給你送信的人，來給你送的，不是他的噩耗凶信。」

公子哥兒道：「等著看吧。」

孫如玉倏揚冷喝：「帶走！」

十幾名黑衣壯漢動了！

小鬍子等四人也動了！

馬妞嬌靨上現驚容，站了起來。

公子哥兒卻像個沒事人兒，仍然坐著沒動。

這是知道他的四名隨從的能耐，信得過他四名隨從的能耐。

果然，只不過一轉眼工夫，那十幾名黑衣壯漢掉刀的掉刀，倒地的倒地，有幾個沒掉刀也沒倒地的，可是那幾個只往棚外退，沒再出手。

孫如玉怒喝：「沒用的東西，閃開！」

不用他說，那幾個已經閃開了。

孫如玉閃身前撲。

小鬍子跨步擋住了路。

疾快的，兩人對了一掌。

孫如玉身爲「五莊院」之一，「孫家莊」的少主，怎麼也不會不如一個只是隨從，不知出身、來歷的這個小鬍子。

這是理，但，理雖如此，事卻不然。

砰然震動之後，小鬍子身軀沒有晃動，腳下沒有後退，只是衣袂微微飄揚，而「五莊院」之一，「孫家莊」的這位少主孫如玉，卻是身軀晃動，腳下微退，衣袂爲之狂飄。

這，勝負高下已經分出來了！

孫如玉臉色大變，細目圓睜，驚怒道：「你，你等是甚麼來路？」

顯然，他不認爲小鬍子能勝過他，他驚異於小鬍子能勝過他，一個隨從都能勝過他，隨從主人的修爲，就可想而知。

事實上，孫如玉仗著他是「五莊院」之一，「孫家莊」的少主，以及他

不錯的家學，一向不可一世，近日卻連番在名不見經傳，以及連來歷都不知道的兩個人手底下受挫吃癟，孫如玉他何曾受過這個？難怪他會驚怒。

公子哥兒淡然道：「我也說不上來我等是甚麼來路？因爲我不知道我等該算甚麼來路。」

孫如玉臉色鐵青，咬牙切齒：「不要得意，此刻得意太早了，我不信逼不出你的來路，你等著吧！」

話落，他轉身撲出棚外，走了，轉眼間棚外響起馬蹄聲，疾快遠去。

他一走，那些黑衣壯漢也忙跟著走了，那幾個掉了刀的，連刀都不要了。

不是棚子裡地上橫七豎八有那麼幾把刀，就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小鬍子退了回去，四個人都沒再坐下，另三個面向外站，似乎防著再有人撲進棚來。

馬妞說了話：「江湖上真是險惡，先前見面熟，多熱絡，說的多好？奸計沒能得逞就翻臉，多虧公子機警，沒上他的當。」

公子哥兒道：「我知道江湖險惡，連面都沒見過的人，我怎麼會輕易答應上他哪兒去？何況妳也提醒我了不是？」

馬妞道：「我倒不是提醒公子，而是這個人，我看他頭一眼就不喜歡。」

公子哥兒道：「壞像都帶出來了。」

馬妞道：「現在怎麼辦？公子等的人恐怕不會來了，聽這個姓孫的口氣，公子等的人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公子哥兒道：「真要是這樣，咱們只有靠自己了，只是，這個姓孫的怎麼知道給咱們打聽事的人會在這時候到這兒來跟咱們碰面？」

馬妞道：「許是給公子打聽事的人，在打聽事的時候，讓這個姓孫的知道了，只要是交遊廣的人，想知道江湖上的動靜並不難。」

公子哥兒道：「咱們要找人，有人幫咱們打聽行踪，礙著姓孫的他甚麼了？他壞咱們的事，還來騙咱們？」

他當然不知道那位段施主管「孫家莊」閒事的事。

馬妞道：「是不是公子要找的那位，跟這個姓孫的有仇？」

馬妞說對了，這仇還不小。

公子哥兒道：「不會吧，這個姓孫的只知道他姓段……」

馬妞道：「或許是公子要找的那位，隱名埋姓，告訴人他姓段以後的事。」

公子哥兒道：「大相國寺的事咱們聽說了，跟這個姓孫的要是有甚麼事，咱們怎麼沒聽說？」

馬妞道：「大相國寺的事，公子是怎麼聽說的？江湖上的傳話？還是給公子打聽那位行踪的人稟報了公子？」

公子哥兒道：「後者，幫我打聽他行踪的人不只一個，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個，那些人之間有聯絡，該誰接手，上一個會知會下一個。」

馬妞道：「開封之後，就是咱們等在這兒要見的這位了？」

公子哥兒微點頭，「唔」了一聲！

馬妞道：「恐怕就是因爲公子還沒有見著他，所以還沒聽說那位跟這個姓孫的是不是結了仇？」

公子哥兒微微一怔：「這倒可能，要真是這樣，他還真能惹事結仇，受了打擊、失意、消沉、隱名埋姓，還不閒著，不像個失意、消沉的人。」

馬妞道：「雖然受了打擊、失意、消沉、隱名埋姓，但是行俠仗義的心

還沒有改，公子應該也不希望他改變行俠仗義的心。」

公子哥兒看了馬妞一眼：「不希望他改行俠仗義心的，是妳不是我，不就是因爲他在大相國寺仗了義、行了俠，妳才願意跟著我出來找他的麼？」

馬妞的嬌靨上泛了紅霞：「我是跟公子說真的……」

公子哥兒道：「難道我是跟妳說假的？」

馬妞有意岔開話題：「公子，如今咱們……」

公子哥兒也沒有再說下去，道：「咱們走咱們的，我剛說了，咱們靠自己。」

他站了起來。

馬妞跟著站起，道：「咱們人生地不熟，找誰打聽？」

公子哥兒道：「放心，那個姓孫的不會善罷甘休，他一定會在路上再找咱們，從他身上打聽咱們要找人的行踪，應該是八九不離十，走吧！」

他從棚外走。

馬妞跟上。

那三個裡的兩個，先行出棚子，似乎是在前開道，另一個則跟小鬍子

緊隨公子哥兒跟馬妞身邊。

※　※　※

公子哥兒還真沒料錯，六人六騎走官道，剛離開那座茶棚沒多遠，有情況了。

官道上，前面不遠處，出現人了。

人不多，只有兩個，兩個人並肩站在官道中央。

兩個人，一穿黑衣、一穿錦袍，穿黑衣的正是孫如玉，穿錦袍的個子、胖瘦、年紀跟孫如玉差不多，再近一點更可看出，錦袍客比孫如玉白，也比孫如玉俊，也比孫如玉多了份豪門大戶的氣勢，只是眉宇間的陰鷙之氣，比濃三分。

再近一些的時候，公子哥兒說了話：「停住！」

前面兩名隨從，後頭是小鬍子跟另一名，中間是公子哥兒跟馬妞，六人六騎一起停住。

不能不停住了，孫如玉跟錦袍客並肩站在官道中間，擺明了是擋住去路，不讓往前走了，此刻六人六騎走得已經夠近了。

六人六騎停住，公子哥兒接著又是一句：「你們倆讓開！」

前面兩名隨從立即拉動坐騎，退向兩邊。

小鬍子跟另一名隨從則一起策馬上前，各到公子哥兒跟馬妞身邊。

如今公子哥兒跟孫如玉，還有那錦袍客是面對面了，但是公子哥兒高坐雕鞍，不動也不說話。

公子哥兒沒下馬，不說話，馬妞跟小鬍子等，當然也沒下馬，也不說話。

說話的是孫如玉，話聲冰冷：「又見面了，我這個人一向說話算話。」

公子哥兒也說了話，話聲也夠冷的：「怎麼樣？」

「怎麼樣？」孫如玉道：「你很快就知道了，我先給你引見這位……」

他抬手向錦袍客：「聽清楚了，這位是直隸金家的金少主。」

直隸金家！三大家之一的金家，家大、勢大、還沾官！

不得了，還真是不得了，這位錦袍客居然會是武林中「三大家」之一，直隸金家的金少主，這要是在別處，在任何一個地方，一定會引起震動，「三大家」，尤其是直隸金家，的確有這樣的威力。

但是，在這裡，卻沒有引起震動，甚至是水不揚波，土不起塵，任何一點動靜都沒有。

公子哥兒平靜的道：「我聽淸楚了，甚麼直隸金家的金少主，又怎麼樣？」

絕對不是「三大家」，尤其是直隸金家威力變小了，遜色了，而是公子哥兒不是武林中人，馬妞則只是出身開封大相國寺賣藝人家，縱然聽過「三家」「四堡」「五莊院」，那也僅僅是聽過而已，並不知道「三家」「四堡」「五莊院」的厲害，不知道這些人家的可怕。

「又怎麼樣？」孫如玉似乎想暴跳：「你馬上就知道了，你絕不會失望……」

那位錦袍客金少主沒有讓他把話說完，抬手攔住，一雙銳利而陰鷙的目光凝注公子哥兒：「你很會裝瘋賣傻，我倒要看看，你能裝瘋賣傻到幾時？」

他以爲公子哥兒是裝瘋賣傻。

真說起來，要是知道武林事，而能裝瘋賣傻到這種程度，膽也夠大的了，可以說已經大到讓人佩服的程度了。

這種話出口，應該是就有要動手的意思。

那位錦袍客話聲方落，小鬍子已飄身離鞍，落在了公子哥兒馬前，昂然而立，像一座山。

這是保護公子哥兒，防錦袍客金少主出手。

錦袍客金少主沒有動，看了小鬍子一眼，冷冷道：「你大概就是那能一掌震退孫少主之人？」

這讓孫如玉顏面無光，甚至丟人。

孫如玉臉色一變，兩眼直欲噴出火來，但他並沒有說話，沒有怪錦袍客金少主提這檔子事。

他當然不會，錦袍客金少主是他搬來的救兵，他怎麼敢得罪？

小鬍子沒說話，沒承認，也沒否認，許是不願說話，懶得說話。

錦袍客金少主冷笑：「你大概以爲也能一掌震退我，你試試！」

這回大概要出手了。

公子哥兒卻在這時候說了話：「慢著！」

錦袍客金少主還真聽了公子哥兒的，沒有動。

其實他不是聽了公子哥兒的，他是自詡身分，不願落個搶著動手之名。

孫如玉叫：「你還想幹甚麼？」

顯然他急著讓錦袍客金少主出手，可又不能怪金少主不出手，不能催金少主出手，所以他只有向公子哥兒叫了。

公子哥兒道：「我想問一聲，我跟你二人有甚麼仇？」

孫如玉道：「你不用問，到時候就明白了。」

公子哥兒道：「到時候？到甚麼時候？」

孫如玉道：「到該你明白的時候。」

公子哥兒道：「這會兒有甚麼不能讓我知道的？這會兒又有甚麼怕我知道的？」

孫如玉要說話。

錦袍客金少主抬手攔住，道：「他說的對，這會兒沒甚麼不能知道，這會兒更不怕他知道，告訴他。」

這話是對孫如玉說的。

孫如玉不敢不聽這位錦袍客金少主的，道：「你跟金少主、跟我沒有仇。」

公子哥兒道：「那……」

孫如玉道：「你要找的那個姓段的，他跟金少主、跟我有仇。」

還真讓馬妞說著了。

公子哥兒道：「我要找的那個姓段的，跟你二人有甚麼仇？」

孫如玉道：「等見著姓段的，你問他就知道了。」

想必是沒面子的事，不想說。

公子哥兒道：「等見著他就知道了？看你二人這架式，並不像想讓我見著他。」

孫如玉道：「只要把你帶到『孫家莊』去，不愁他不乖乖的找到『孫家莊』去。」

公子哥兒道：「我明白了，你二人找不著，所以改來找我，然後以我爲餌，引他前來。」

孫如玉道：「你明白了就好。」

公子哥兒道：「我是明白了，可是你明白麼？我跟他甚麼關係？是敵是友？我又爲甚麼找他？」

孫如玉道：「這有甚麼要緊？」

公子哥兒道：「當然要緊，要是我跟他是敵非友，他知道我遭你二人擄到『孫家莊』去，又怎麼會前去找我？」

孫如玉陰冷一笑，道：「這一點我很放心，幫你打聽姓段的的行踪的人，雖然不知道你爲甚麼找姓段的，但卻知道你找姓段的絕沒有惡意，也就是說，你跟姓段的是友非敵，這就夠了。」

公子哥兒道：「即使我跟姓段的是友非敵，跟你二人有仇的是他，你二人找不到他，卻要擄我爲餌，引他前去，這公平麼？這就是你甚麼『三大家』、『五莊院』的做爲？這就是你們武林中人的道義？」

孫如玉又陰冷一笑：「這不能怪金少主跟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怪我？」

孫如玉道：「怪你有姓段的這麼一個好管閒事、逞強出頭、喜歡生非惹禍的朋友。」

公子哥兒道：「看來他又是爲別人的事。」

孫如玉道：「不錯。」

公子哥兒道：「逃避自己的事，卻管別人的事，你沒有說錯，他還真是好管閒事，逞強出頭。」

孫如玉道：「所以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有這麼一個朋友，禍事是他給你惹來的，你明白了麼？」

公子哥兒道：「我明白了。」

孫如玉道：「金少主，我已經告訴他了，他也已經明白了。」

這是告訴金少主，可以動手了。

錦袍客金少主卻又問了一句：「孫少主已經告訴你了？」

公子哥兒微點頭：「是的。」

錦袍客金少主又問了一句：「你也已經明白了？」

公子哥兒又微點頭：「是的。」

錦袍客金少主道：「好了。」

他要出手了！

有身分的人，連出手都要讓人沒話說，要等到讓人沒話說的時候才出手。

這時候，卻又有人說了話，說話的不是公子哥兒，也不是馬妞，更不是小鬍子等，這回話聲來自別處，來自道旁不遠處的一小片樹林裡：「且慢動手！」

顯然，說話人也看出錦袍客要出手了。

這一聲突如其來，誰都沒有想到，引得所有人都忙轉臉望過去。

說不遠，那一小片樹林也在好幾丈外，儘管是好幾丈，這裡距離，要是有人，還是瞞不過在場這些練家子的敏銳聽覺，可是在場這些練家子卻都沒有聽出來。

話聲之後，人出現了，是從那一小片樹林裡走出來的，是個白衣客，身材頎長的白衣客，他走了過來，行走之間很瀟灑，很飄逸。

也許是因爲他行走之間瀟灑飄逸，使得在場這些人沒注意別的，不知不覺間之經到了近前，人到了近前再看，這個身材頎長的白衣客，年紀跟錦袍客金少主、孫如玉差不多，長得可比錦袍客金少主、孫如玉好看，耐看得多，不但俊，還俊得英武，俊得滿臉正氣，就因爲這份英武跟正氣，使得他的器宇有點懾人。

器宇雖懾人，人可是挺客氣，一到近前，分別向公子哥兒、錦袍客金少主及孫如玉抱拳，並且連說：「打擾！」

公子哥兒答禮：「好說。」

錦袍客金少主跟孫如玉冷傲不動，孫如玉冷然說了話：「你是……」

突然來了這麼一位，當然要弄清楚。

白衣客這麼說：「過路的。」

原來是個過路的人。

孫如玉雙眉微揚：「你一個過路人，喊且慢動手，是……」

這又是甚麼意思？

白衣客道：「我從此地路過，可巧聽見了幾位說的話，有些想法，不吐不快，所以只好前來打擾，我自知冒昧。」

孫如玉道：「你有甚麼想法？」

白衣客抬手向公子哥兒：「我覺得這位說的是理……」

孫如玉雙眉又一揚：「他說的是理？」

顯然不痛快，不愛聽。

白衣客不知是覺不出，還是不理會，道：「這位既然說的是理，那就顯得兩位的做法欠通。」

孫如玉臉色一變：「我二人的做法欠通？」

白衣客道：「所以我只好出面勸阻，望兩位能及時收手，就此打住。」

孫如玉臉色又一變，雙目之中似乎閃現了火光：「你只好出面勸阻，望我二人能及時收手，就此打住？」

白衣客不知道是還是覺不出，或者是還是不理會，道：「不錯。」

孫如玉雙目之中的火光似乎要噴出來了：「我二人要是不聽你的勸阻呢？」

白衣客道：「那兩位就是蠻不講理，胡做非爲了，那是置公理與道義於不顧，無法無天的強盜行徑，我路見這裡不平，不得已，只好拔刀相助了。」

孫如玉臉色鐵青，咬牙切齒：「你？」

白衣客居然像沒看見：「不錯，我。」

孫如玉似乎在做最後的忍耐：「你可知道你面對的是誰？跟誰說話？」

白衣客不知道是仍然不覺，還是仍然不理會：「我仗的是義，講的是理，

面對誰？跟誰說話都一樣。」

孫如玉似乎忍無可忍了，就在這時候，錦袍客金少主忽然仰天一笑：「又一個好管閒事，好強出頭，喜歡生非惹禍的人，忽然之間這種人何其多？」

白衣客道：「這不是好管閒事，好強出頭，更不是喜歡生非惹禍，這是仗義講理，打抱不平，義不容辭，義無反顧。」

錦袍客金少主又仰天一笑：「說得好，說得好，咱們就成全這位的俠行吧！」

孫如玉等的就是這一句，他咬牙一聲：「我早有此心，樂於從命！」

他像一隻蓄勁已久的猛獸，飛身撲向白衣客。

他不但蓄勁已久，而且快捷如電，又是全力施爲，他是不讓白衣客逃出手去，要一擊成功。

但，他撲了個空，眼前不見了白衣客踪影。

小鬍子跟錦袍客金少主，兩人的眼中同閃奇光，兩人都是行家，行家看得出有沒有。

白衣客沒有跑，還在，在一旁的三尺之下。

這是甚麼？是禮讓一招，還是不攖銳鋒？

這，只有白衣客知道。

孫如玉不管這些，暴叫：「這算甚麼？連接招的膽都沒有，孬種不配仗義講理，打抱不平！」

這話可有失他「孫家莊」少主的身分，許是氣極了！

話落，轉身又撲向白衣客，一樣的快捷，一樣的全力施為。

他氣極了，恨透了，近日來連遭挫敗，好好的喜事壞了，找不著仇人，他要從這又是個好管人閒事的白衣客身上找回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罵的那一句，白衣客這回沒躲，出手了，但不是硬碰硬，是在一連拆了他招招足以致命的三招之後，第四招一掌拍在了他左肩上，而且是只用了三分力，只這三分力，已震得他立足不穩，踉蹌後退了一步。

夠了，白衣客收了手，孫如玉既驚又怒，怔住了！

也難怪，「一龍」、「二虎」、「三家」、「四堡」、「五莊院」，孫如玉雖然只是排名「五莊院」之中的「孫家莊」少主，可從沒有遭逢過挫敗，一向趾

高氣揚，得意得很，驕傲得很，不想近日來連番敗在人手底下，這些人還都是名不見經傳，不知道來歷，使得他顏面盡失，威名掃地，他怎能不驚？怎能不氣？

小鬍子叫了一聲：「好！」

這一聲，使得孫如玉倏然而醒，定過神，五內欲炸，目眥欲裂，就打算再撲，不能再丟人了，拚了！

錦袍客金少主已雙目奇光連閃發了話：「孫少主，讓給我吧！」

他接手了，話落，跨步閃身，揚掌出招，不快，不快也不慢的一掌，拍向白衣客當胸。

不快不慢，也看不見，覺不出力道，這一招威力似乎遠不如孫如玉那足以致命的凌厲每一招。

小鬍子卻臉色一變，道：「小心！」

白衣客有了回應：「多謝！」

對這一招也有了回應，沒有禮讓，不做躲閃，抬手一指點向錦袍客金少主掌心。

小鬍子揚雙眉，瞪雙目，又叫了一聲：「好！」

錦袍客金少主臉色一變，沉腕變招，招式突快，快如閃電，一連攻出十幾招。

白衣客也變招，招式也變快，同樣的快如閃電。

兩個人腳下不動，手上動，一連十幾招，快得讓人看不清。

突然，「嘶」地一聲裂帛響！兩人倏然收招，同時停手。

再看，白衣客還是白衣客，而且氣定神閒，從容泰然。

錦袍客金少主卻是臉色煞白，兩眼發紅，右衣袖破了一道近尺長的口子。

這就夠了，勝負高下已經分出來了。

小鬍子雙眉高揚，兩眼奇光暴閃，連叫：「好身手，好修爲！」

白衣客又有了回應：「多謝誇獎，承蒙這位相讓。」

孫如玉定過了神，不打算拚了，直隸金家的金少主都不行，他還拚甚麼？豈不是白拚!?他道：「你，你怎麼稱呼？」

他想知道白衣客是何許人？誰都想知道，當今武林，能敗直隸金家少

主的人不多。

白衣客道：「不值一提，不說也罷。」

是謙虛還是不想說？

這就只有白衣客自己知道了。

孫如玉道：「那你可知道，你面對的是甚麼人？」

錦袍客金少主說了話，沉喝，帶怒意的沉喝：「不要說了！」

本來就是，又不是有面子的事，還說甚麼？

話落，錦袍客金少主飛身而去。

孫如玉怔了一怔！急急跟去，比錦袍客金少主還要快。

可不是，救兵跑了，靠山沒了，他不跑還等甚麼？

公子哥兒向白衣客抱了拳：「多謝仗義援手。」

倩影一閃，香風飄送，白衣客身邊多了一個柳眉杏眼，娟秀清麗的黑衣女子，她抱拳說了話：「請不要客氣，這不是仗義援手，這是感恩回報。」

公子哥兒訝然道：「感恩回報？我跟兩位素昧平生……」

黑衣女子道：「我倆是感一位自稱落拓江湖斷腸人之恩，回報在諸位身

上。」

當然都知道這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是誰。

馬妞一喜，脫口道：「他！」

公子哥兒忙道：「怎麼說？落拓江湖斷腸人？」

黑衣女子道：「我知道諸位不明白，等我詳告之後，諸位就明白了，我叫孫如蘭，那位『孫家莊』的少主孫如玉，是我兄長。」

公子哥兒跟馬妞都一怔，公子哥兒忙道：「怎麼說？那位孫少主是姑娘的兄長？這……」

孫如蘭道：「容我詳告……」

孫如蘭把如何碰見那位段施主，以及段施主「孫家莊」救她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公子哥兒跟馬妞這才明白，公子哥兒道：「原來如此……」

孫如蘭道：「家兄不知悔悟，不但心生怨恨，還要報復在諸位身上，實在不該，還請諸位寬容。」

公子哥兒道：「姑娘好說，姑娘是姑娘，令兄是令兄，我等不但要謝謝

兩位的援手，而且對姑娘能堅持自己的意願，表示敬佩。」

孫如蘭道：「敬佩不敢當，只要諸位不見笑……」

公子哥兒截口道：「孫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不就是因爲姑娘能堅持自己的意願，才甘冒干預人家家務事之名，對姑娘伸出援手的麼？」

孫如蘭道：「事實的確如此，其實我堅持並沒有錯，金家那位少主諸位都見過了，這種人能託付終身麼？」

公子哥兒道：「令尊與令兄替姑娘許的那門親，就是那個金家？」

孫如蘭道：「是的。」

公子哥兒道：「終身託付這種人，姑娘的一輩子就算完了，以我看就算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不伸援手，姑娘也不會答應這門親事。」

孫如蘭神情一黯，道：「逃不出『孫家莊』，我只有死路一條了。」

公子哥兒道：「這麼看來，這位並不是路過此地，碰上了這件事？」

孫如蘭道：「不敢相瞞，我是事先知道家兄要劫擄諸位，以報復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所以邀同這位趕來阻攔，不願讓家兄知道，因而我先前沒有

現身露面。」

公子哥兒道：「那我等更該謝謝兩位，我是不是可以請問，這位怎麼稱呼？」

他也想知道。

蒙人伸援手相救，是該知道人家姓甚麼，叫甚麼？

孫如蘭道：「對諸位不必隱瞞，他姓霍，叫霍剛。」

公子哥兒抱拳：「霍大俠。」

白衣客霍剛抱拳答禮：「不敢當。」

公子哥兒轉望孫如蘭，凝目：「恕我唐突，姑娘堅持自己意願，拒絕金家這門親事，不知道跟霍大俠是不是有關？」

孫如蘭嬌靨一紅，旋即落落大方：「不敢欺瞞，確是如此。」

公子哥兒道：「我現在明白，霍大俠爲甚麼禮讓令兄一招了，姑娘好眼光，祝福二位。」

孫如蘭道：「謝謝，我能有今天，皆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所賜，諸位是他的朋友，能不能告訴我他的真名實姓？他遭受了甚麼打擊，失意如此？」

公子哥兒道：「姑娘知道他不姓段？」

孫如蘭道：「我知道他所自稱姓『段』的『段』，乃是別人誤以爲『斷』是『段』，他也承認了。」

公子哥兒道：「他沒有多說別的？」

孫如蘭道：「沒有。」

公子哥兒道：「那姑娘原諒，我只能告訴姑娘，他姓李。」

孫如蘭道：「李？」

公子哥兒道：「不錯，十八子李。」

孫如蘭道：「多謝相告。」

她沒有多說，似在想當今武林中的高手，哪一位姓李？

霍剛似乎也在想。

孫如蘭轉過嬌靨望霍剛，顯然她想不出來。

霍剛微搖頭，看來他也沒想出來。

公子哥兒岔開了話題：「我跟姑娘打聽件事，姑娘可知道，我在找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武林中有人幫我打聽他的行踪？」

孫如蘭道：「我知道。」

公子哥兒道：「姑娘可知道，幫我打聽他行踪那人，落入了令兄之手？」

孫如蘭道：「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了這件事，從而知道家兄要劫擄諸位，以報復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

公子哥兒道：「姑娘可知道，那人如今……」

孫如蘭遲疑了一下，嬌靨上泛現悲痛之色，還有一分愧疚不安：「已經死了，家兄殺了他。」

公子哥兒揚雙眉、瞪雙目，臉上現冷怒之色：「令兄當真……他人何辜？」

孫如蘭微俛螓首：「家兄的罪過。」

公子哥兒臉上冷怒之色稍減，道：「跟姑娘無關，只是，如今我得邊前行，邊打聽……」

孫如蘭抬起螓首，道：「諸位不必邊前行，邊打聽，我也是來奉知李大俠行踪的。」

公子哥兒跟馬妞都一喜，公子哥兒臉上冷怒之色不見了，忙道：「真的？

姑娘知道他的行踪？」

孫如蘭道：「諸位快馬趕去，還能趕上牡丹花會。」

馬妞脫口叫道：「洛陽！」

孫如蘭道：「正是洛陽，聽說李大俠曾出現在花會之上，只是……」

公子哥兒忙道：「只是甚麼？」

孫如蘭道：「李大俠又義伸援手，管了不平事。」

公子哥兒忙道：「他還真愛……他又管了甚麼不平事？」

孫如蘭說了，她消息正確，說的確是那位段施主在洛陽牡丹花會上所管的事，絲毫不差。

聽畢，公子哥兒跟馬妞都有點急不可待，公子哥兒道：「多謝相告，我等這就趕去，也再謝謝兩位援手之情，就此告辭。」

他一抱拳，隨即抖韁躂馬，健騎一聲長嘶，撥開四蹄馳去。

馬妞跟小鬍子等當然縱騎急追。

孫如蘭跟霍剛雙雙抱拳相送，轉眼工夫，蹄聲遠去，六人六騎看不見了。

霍剛收回目光，道：「咱們也走吧。」

孫如蘭嬌靨神色沉重，沒動，也沒說話。

霍剛道：「那位公子說得好，妳是妳，妳哥哥是妳哥哥。」

他明白孫如蘭何以如此。

孫如蘭道：「我躭心我爹還這麼慣他，他也不知悔改，仍然胡做非為，造罪做孽，將來……」

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從這一點看，可以知道孫如玉那個做哥哥的，大不如這個做妹妹的，孫如玉不顧妹妹一輩子的幸福，甚至不顧妹妹的死活；而孫如蘭這個做妹妹的，卻還躭心他的將來，他若是知道，不知會不會慚愧，會不會改過？

霍剛道：「那就要看他自己了，別人誰也幫不了他，儘快改過，應該還來得及。」

孫如蘭道：「從小一起長大，我知道他，難！我爹也太寵他，太慣他了。」

霍剛道：「我也看得出來，就拿眼前事來說，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跟他並沒有甚麼深仇大恨，若不是妳我及時趕到，那位公子等人就絕難倖免，頭

一個受害的就是那位公子的女伴，這些人並不是正主，只是那位斷腸人的朋友，而且已經死了一個無辜了。」

孫如蘭道：「要是等我哥哥看出來，頭一個受害的恐怕是你所說的那位公子。」

霍剛不明白，道：「要是等妳哥哥看出來？妳這話……」

孫如蘭道：「要是我沒有看錯，那位公子恐怕跟他那位女伴一樣，是個女裙釵。」

霍剛一怔：「怎麼說？那位公子會是……妳沒有看錯麼？」

孫如蘭道：「我是說要是我沒有看錯，恐怕我沒有看錯。」

霍剛道：「我怎麼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孫如蘭道：「在這方面，男人大不如女人。」

霍剛訝異搖頭：「那位居然會是個女子？」一頓，接道：「此時想想倒也是，鬚眉男子哪有長得那麼白嫩細緻的？」

孫如蘭道：「她不但是個女子，還一定來自豪門巨富。」

霍剛道：「妳是說她那四名不凡的隨從。」

孫如蘭道：「還有她跟那四名隨從的穿著，幾匹神駿的坐騎以及鞍配。」

霍剛似乎也想起來了，道：「的確，還是妳細心，不知道她是來自當今武林的哪一家？」

孫如蘭道：「我看她跟她那四名隨從，不是武林中人。」

霍剛道：「她不是武林中人？怎麼見得？」

孫如蘭道：「你看她像武林中人麼？」

霍剛想了一下，道：「的確不像，那她是來自……」

孫如蘭道：「那就不知道了，不過，以我看她不止是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的朋友，關係恐怕還不淺，說不定還跟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所受的打擊有關。」

霍剛道：「怎麼見得？」

孫如蘭道：「要不然她幹甚麼不惜易釵而弁，不惜吃苦、冒險，到處追著找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

霍剛沉默了一下，道：「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救了妳，固然是仗義援手，他也一再說是因爲妳能堅持、讓他佩服，從這一點看，他所受的打擊，可能

跟情事有關，或許這個女子跟他的事有牽扯，所以她才不惜易釵而弁，不惜吃苦、冒險，到處追著找他。」

孫如蘭螓首微頷：「可能。」

霍剛又沉默了一下：「妳見過那位落拓江湖斷腸人了，他的武功如何？」

孫如蘭道：「我見過他人，但是沒看過他出手，不過，能讓我爹、我哥哥放了我，能進『孫家莊』，又能從『孫家莊』毫髮無傷的走出去，他的武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霍剛道：「他不姓段，姓李。」

孫如蘭道：「他這位紅粉友人是這麼說的。」

霍剛道：「他是當今武林的哪一位？」

孫如蘭道：「我一直想不出來。」

霍剛道：「難道跟他這位紅粉友人一樣，也不是武林中人？」

孫如蘭道：「他的紅粉友人不像是武林中人，他不像。」

霍剛道：「那就慢慢想吧，由妳我所知道的他的武功以及所作做所爲，可以知道，他絕不是名不見經傳的泛泛之輩，這樣的人並不多，慢慢想絕對

可以想出來的，走吧！」

孫如蘭沒再說甚麼，兩個人一起走了。

※ ※ ※

易釵而弁的公子哥兒，遠離北京城裡的家門進入江湖，不惜吃苦，不惜冒險，到處追著找人，已經是非武林人、非江湖人的一般女兒家所不如了，但她畢竟不是武林人，也畢竟不如像馬妞這樣的江湖女兒，雖然急著往洛陽趕，但她還是得在急趕一陣之後略做歇息。

找個涼快地方，人跟馬都歇歇腿，喘口氣。

雖然歇下來了，公子哥兒心裡還是有所惦記：「馬家姊姊，妳是開封人，妳應該知道，離洛陽還有多遠？」

馬妞心裡也急著趕路，可是她知道公子哥兒到底不如她，道：「不遠了，公子就放心歇會兒吧。」

公子哥兒看了她一眼：「我急，妳不也急？」

馬妞粉頰一紅，道：「我可是好意。」

本來嘛，再急，還讓公子哥兒放心歇會兒，可不是好意？

公子哥兒微笑：「謝謝了，馬家姊姊。」

馬妞道：「公子可別這麼叫，我不敢當。」

公子哥兒道：「做伴同行這麼些日子了，還不知道我麼？我可沒把我當北京來的官小姐，妳比我大點兒，我不叫妳姊姊，叫甚麼？」

馬妞還待再說。

公子哥兒道：「別說了，就這麼定了，馬家姊姊，我叫著挺順口的，別給我找彆扭。」

馬妞道：「可是……」

「還可是甚麼？」公子哥兒道：「我叫我的，妳還叫我公子就是了。」

馬妞還想再說。

公子哥兒伸出水蔥似的一根手指一指：「妳這是甚麼？恭敬？恭敬不如從命，對吧？有了他的行踪，我正高興呢，別惹我不痛快。」

馬妞不說話了。

小鬍子似乎可找著了說話的機會：「公子，一直趕路，屬下沒機會稟報，那位孫姑娘的鬢眉知己霍大俠，不是個等閒人物。」

馬妞道：「我也正想跟公子說。」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

小鬍子道：「他一身武功了得。」

公子哥兒道：「你是說連那個孫如玉跟那個甚麼金少主，都不是他的對手？」

小鬍子道：「不止，屬下看得出來，他的武功修爲不是一般，絕對是高手裡的高手，絕對是大家。」

公子哥兒道：「讓人爲那位孫姑娘高興，像孫姑娘這樣的姑娘，就該有這樣的伴侶，那個甚麼金少主算甚麼？也配？那個孫如玉跟他那個爹，居然不顧自己妹妹、女兒一輩子的幸福，都該死。」

馬妞道：「公子要找的那位，一再說孫姑娘能堅持自己的意願，讓他佩服，所以他才伸援手救孫姑娘，可見他對不能堅持的人有多不滿。」

公子哥兒道：「要不我哥哥跟我那位嫂子怎麼會那麼不安？我又怎麼會想出了這麼一個補償、還債的主意？」

馬妞道：「公子用心苦，只怕……」

公子哥兒道：「我也知道他不會接受，我又何嘗願意？我連見都沒見過他，可是我不能看著我哥哥跟我那位嫂子整天痛苦，日子都過不下去。」

馬妞道：「不管怎麼說，公子總是仁義。」

公子哥兒道：「說甚麼仁義？我不是愈想愈不甘心，才又把妳拉來頂替的麼？」

馬妞道：「公子別這麼說，這是周瑜打黃蓋，我心甘情願的。」一說這話的時候，粉頰上又現了嬌羞之色。

公子哥兒道：「這也就是當初我爲甚麼非要問妳願意不願意，非要妳說實話的道理，所以，說實在的，就是因爲妳願意，我才沒有太不安。」

馬妞欲言又止，終究還是沒說話，微微低下了烏雲螓首。

公子哥兒轉望小鬍子等：「你四人一邊兒歇息去。」

小鬍子等恭應讓開了。

支開了小鬍子等四人，公子哥兒道：「馬家姊姊，我知道妳心裡怎麼想，我也知道這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只一頭願意沒有用，我只能這麼安慰妳，萬一萬一他沒這意思，我不會讓妳白受這個，妳跟我走，跟我回北京，日子長

著呢，妳的事包在我身上，我包妳這一輩子榮華富貴日子，怎麼說妳有一半也是幫了我，我對妳也該有所補償。」

馬妞抬起了烏雲螓首，臉上的表情讓人心疼：「謝謝公子，我知道自己的命，不敢求榮華富貴，也不願過榮華富貴的日子，只能不愁吃穿，也就知足了，萬一萬一不行，我還回開封去，跟著我爹在大相國寺賣藝終老，能跟著公子這一趟，也算是我的福份了。」

看得出來，公子哥兒很感動，她一雙美目裡都閃現了淚光，她情不自禁，伸柔荑握住了馬妞的玉手，道：「馬家姊姊，妳這份情，這份心，足以感動天地，天地會心疼妳，保佑妳，不會讓妳受委曲的，妳也是位好姑娘，誰錯過妳，是誰沒福份，誰沒這個心，那也是誰的罪過，天地輕饒不了他。」

馬妞道：「公子的好意，可千萬不能這麼說，凡事不能勉強，尤其這種事，誰沒這個心，那是沒有緣份，更不能怪人家。」

公子哥兒拍了拍馬妞的玉手，道：「咱們換個話題，這位姓李的，我、還有跟我出來的這幾個，都沒見過，他的長像、模樣，還是我那位嫂子告訴我的，妳不但見過他人，也見過他出手，妳看他比孫姑娘那位鬚眉知己怎麼

樣？」

馬妞知道公子哥兒的用心，也知道公子哥兒真想知道，她的神色恢復了些，道：「對於武功，我只知道這些皮毛，不過以我看，我認為公子要找的這位，比那位霍大俠還要略勝一籌。」

公子哥兒美目睜大了：「真的？那他究竟是誰？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馬妞道：「公子那位嫂子沒告訴公子麼？」

公子哥兒道：「沒有，她只告訴我他姓甚麼，叫甚麼，長得甚麼樣？武功很好，在武林中是個高手，如此而已，不知道她是不是只知道這麼多？」

馬妞道：「都已經是情侶了，一個會只知道另一個這麼多麼？」

公子哥兒道：「我只是這麼說，其實她用不著告訴我很多，有些事也不必說，就像他是哪裡人？這無關緊要，他一定是個好人、是個俠義，否則她不會對他動情，我這趟出來只是找他，要是有進一步，想知道的我自己會問，相信他也會告訴我，是不？」

馬妞道：「公子說得是。」

公子哥兒道：「那麼，咱們等吧，等到找到他，他也有這個心，有進一

步，他會告訴妳，妳也會問他，咱們這就知道他是誰了？要是萬一他連這個心都沒有，當然也不會有進一步，咱們也就沒必要非知道他是誰了，管他是誰？走吧，說太多，耽誤太久了，快走吧！」

她拉著馬妞站了起來。

小鬍子等四人一見她跟馬妞站起，忙拉著坐騎走了過來。

就在這時候，一陣急促而雜亂的蹄聲傳了過來。

馬匹不少，誰都會忍不住循聲望望。

公子哥兒、馬妞跟小鬍子等看見了，馬匹真不少，有十來騎之多，風馳電掣，遠遠馳來。

各走各的，不相干，公子哥兒跟馬妞就要翻身上馬，只見那十幾騎中有一騎越前，揮手喊叫，叫聲傳了過來：「不許走，等一等，不許走……」

顯然，看見公子哥兒等要上馬了。

「等一等」這誰都明白。

「不許走」這甚麼意思？

雖然還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可是有一點是明白的，口氣不對。

憑甚麼？爲甚麼要聽？

雖然如此，公子哥兒還是收勢停住沒上馬，公子哥兒沒上馬，馬妞自然也沒有上馬。

很快的，那越前的一騎馳近，轉眼間，帶著一陣風馳到，馬匹踢蹄而起，然後砰然落地停住，騎術不錯。

那是一個臉兇相的健壯中年黑衣漢子，鞍旁掛了一口帶鞘的鋼刀，他烱烱目光掃視六人，然後高聲發話：「我家總爺隨後就到，你等不許走，等著！」

這口氣更不對。

小鬍子揚眉上前一步，冷然發話：「你家總爺是何許人？我等爲甚麼不許走，要等他來到？」

中年黑衣漢子兩眼一瞪：「叫你等，你就得等，我說不許走，就不許走，我家總爺是何許人，你等馬上就知道了。」

真和氣！

小鬍子還待再說。

公子哥兒抬手攔住，他說話：「我等急著趕路……」

中年黑衣壯漢叱喝：「你急著幹甚麼也不行！」

這好，不行就是不行。

公子哥兒心急趕路，哪能聽這個？臉色一沉，就要發作。

蹄聲震天，隨後的十幾騎趕到，一起停住，激起一陣黃塵。

這十幾騎，一騎在前，是個也一身黑的老者，中等身材，鬢髮灰花，鷂眼鷹鼻，兩眼精光外射，一看就知道是個內外雙修的好手。

在後頭的十幾騎，清一色的中年黑衣壯漢，個個神情冷肅，個個鞍邊一口帶鞘鋼刀。

這是……

不知道來路，可卻不像江湖道，武林人。

只聽先前中年黑衣壯漢高聲發話：「直隸總捕賈，駕臨，還不上前見禮?!」

直隸的總捕頭，大來頭，這官銜的確嚇人，直隸的各府、道、州、縣，都得讓三分，一般百姓是該趕忙上前見禮。

公子哥兒、馬妞、小鬍子等都一怔！小鬍子望公子哥兒，這是請示；公子哥兒微抬手，這是攔阻，然後，公子哥兒話話：「直隸總捕？」

那中年黑衣壯漢道：「不錯，沒聽見麼？」

公子哥兒道：「聽見了，而且聽得清清楚楚，我只是不明白，我等怎麼了？爲甚麼事竟勞動直隸總捕的大駕前來。」

那中年黑衣壯漢叱喝：「大膽！」

黑衣老者也抬手阻攔，淡然一句：「告訴他。」

那中年黑衣壯漢鞍上欠身恭應，然後冷然道：「聽清楚了，有人告你等殺人！」

人命案，人命關天，不得了！

可是，各地有各地的官府衙門，一樁人命案，也不必勞動堂堂直隸總督衙門的總捕大駕親臨。

公子哥兒、馬妞、小鬍子又都一怔！

公子哥兒道：「怎麼說？有人告我等殺人？」

那中年黑衣壯漢冷然點頭：「不錯。」

公子哥兒道：「有這種事兒？誰告我等殺人？」

那中年黑衣壯漢又叱喝：「大膽！」

公子哥兒道：「這有甚麼不能問的？我連是誰告我的都不知道，難道你說有人告我等殺人，就算我等殺人了？到了公堂，也該有個原告，是不是？」

這是理。

那中年黑衣壯漢面現怒容，但他似乎忍住了，道：「到了直隸總督衙門，你等就知道了。」

公子哥兒道：「我這就想知道。」

那中年黑衣壯漢似乎忍不住了，暴喝：「大膽！」

黑衣老者又抬了手，那中年黑衣壯漢臉色立即恢復了，欠個身，沒再作聲。

黑衣老者凝目，淡然的話聲裡略帶冷意：「聽你的口音，像是北京來的？」

他聽的沒錯，直隸離北京近，官拜總捕，也見多識廣，應該聽得出來。

公子哥兒道：「不錯，我是北京來的。」

黑衣老者道：「北京城天子腳下，百姓不同於一般百姓，也的確跟一般百姓不同。」一頓，接道：「告訴他！」

這一句，是對那中年黑衣壯漢說的。

他似乎對北京來的另眼相看。

其實不是，他是老經驗、老歷練，聽見的是聲聲京片子，看見的是這種派頭、這種氣勢，他不能不防，不能不有所顧慮。

那中年黑衣壯漢顯然也有所悟，恭應一聲之後，說話的態度改了不少：「告你等的是本地『孫家莊』的孫如玉。」

只聽這一句，公子哥兒、馬妞、小鬍子等就全明白了，公子哥兒點頭：「原來是他……」

那中年黑衣壯漢道：「知道了，沒錯吧？」

公子哥兒道：「慢著，那個孫如玉，他告我等殺了誰？」

這回那中年黑衣壯漢沒再叱喝了，道：「他告你等殺了一個武林人。」

公子哥兒道：「一個武林人？」

那中年黑衣壯漢道：「不錯，一個武林人。」

公子哥兒道：「我全明白了，就為這，竟勞動直隸總捕的大駕親臨？」

那中年黑衣壯漢道：「人命關天……」

公子哥兒道：「出了人命案，難道直隸總捕的大駕都要親臨？各地方官府衙門是幹甚麼的？讓他們坐領朝廷俸祿不做事，是不是該乾脆裁撤？」

這是官話，官腔官調。

那中年黑衣壯漢一時沒能說出話來。

公子哥兒又道：「要是我說殺了那個武林人的是他孫如玉，不是我，總捕該怎麼辦？」

那中年黑衣壯漢臉色一變，但他沒敢擅自說話，望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神色平靜，說話淡然：「事關人命，不能空口說白話，要有憑有據。」

公子哥兒道：「那孫如玉，他又有甚麼憑據？」

黑衣老者道：「他的憑據現在直隸總督衙門，你等去了就知道了，再說，你跟那孫如玉既是互告，雙方也該對質。」

公子哥兒道：「不管怎麼說，我等這就得跟總捕上直隸總督衙門去，是

不是？」

黑衣老者道：「不錯。」

公子哥兒道：「要是我等不能從命，不跟總捕上直隸總督衙門去呢？」

黑衣老者兩道眉毛揚了揚：「北京的百姓跟一般的百姓有所不同，可也有所同。」

公子哥兒目光一凝：「總捕頭，告我等殺人的，不只一個本地『孫家莊』的孫如玉吧？是不是還有一個直隸金家的金少主？聽說直隸金家還沾官，是不是？」

黑衣老者臉色一變：「老夫只知道……」

公子哥兒道：「總捕頭，你的臉色已經告訴我了，能任職直隸總捕，你的經驗、歷練一定兩夠，應該是個老謀深算的人物，心裡的事絕不該形於色。」

還真是。

黑衣老者臉色大變：「老夫對你這北京來的百姓已經夠容忍了，但是孰不忍，孰不可忍，給我拿下！」

總捕發話了，下令了，那些黑衣壯漢轟雷般一聲恭應，就要動。

小鬍子等也要動。

公子哥兒說了話：「我沒那個工夫耽擱在這兒，讓他知道，咱們是從北京哪兒來的？」

小鬍子收勢停住，飛快取出一物舉起，那是腰牌！

黑衣老者看見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一驚！忙抬手喝止：「住手！」

那些黑衣壯漢忙也收勢，事實上，他們也看見小鬍子手裡的腰牌了。

黑衣老者驚聲道：「你等是……」

公子哥兒道：「給他看清楚。」

小鬍子冷然道：「是我給你送過去，還是你自己過來看？」

黑衣老者如大夢初醒，忙翻身下馬，那些黑衣壯漢也忙跟著下馬。

只聽黑衣老者道：「卑職看清楚了，腰牌是京裡威……」

剛說了一個「威」字。

公子哥兒抬手手：「夠了！」

黑衣老者立即改口：「卑職見過……」

公子哥兒又抬了手：「不必！」

黑衣老者恭聲答應，躬下身去。

公子哥兒道：「總捕頭，你姓賈，叫甚麼？」

黑衣老者忙道：「回您的話，卑職賈一德。」

公子哥兒道：「賈總捕頭，這會兒我告那個孫如玉殺人，行麼？」

黑衣老者賈一德道：「是，是，卑職稍時就去拿人究辦。」

公子哥兒道：「不用憑據了？」

賈一德道：「卑職該死！」

公子哥兒道：「不用跟你上直隸總督衙門，跟他去對質了？」

賈一德連道：「卑職該死，卑職該死！」

頭都不敢抬。

公子哥兒道：「如今是不是也可以告訴我，直隸那個金家，是不是沾官了？」

賈一德道：「是的。」

連猶豫都沒有猶豫。

公子哥兒道：「金家沾的是甚麼官哪？金家在直隸，他又能支使直隸的

總捕頭，別是跟你總督衙門有甚麼淵源吧？」

賈一德道：「卑職不敢欺瞞，金家的女兒是制軍大人的第三位如夫人。」

公子哥兒道：「原來如此，朝廷不禁納妾，護如夫人的家人，也是人之常情，可是這樣的親戚爲非做歹，總該管一管，不然可是會招災惹禍，回去記著告訴你們那位制軍大人。」

賈一德當然是連聲答應。

公子哥兒道：「直隸總督如今是劉鶴齡吧？」

賈一德道：「是，正是。」

公子哥兒道：「風評還不錯，要是受牽連，落點甚麼災禍，那可可惜。」

賈一德又連聲恭應。

公子哥兒道：「我急著趕路，這件事你怎麼辦？我不管，只是你告訴劉鶴齡還有你們的一個個，誰要是洩露了我的身分、來歷，我可唯你們是問。」

說完了話，他翻身上了馬。

馬妞跟小鬍子等也上了馬。

賈一德忙上前一步，道：「容卑職護送……」

公子哥兒道：「不用了，你全當沒碰見我。」

抖韁踹馬，縱騎馳去。

馬妞、小鬍子等縱騎跟去。

賈一德揚聲道：「卑職恭送。」

公子哥兒沒說他是誰，所以賈一德不知道該怎麼稱呼？爲免出錯，乾脆省去稱呼。

公子哥兒一行六人六騎去遠了，賈一德這才抬起了頭，望著已經去遠的六人六騎喃喃自語：「這是『威武王府』的哪一位？『威武王府』，天！這家王府能招惹的麼？金、孫兩家要倒大霉！」

隨即，他翻身上馬，飛馳而去。

那十幾名黑衣壯漢也急上馬，飛馳跟去。

※　※　※

公子哥兒一行馳抵洛陽的時候，正是這一天的晌午，一進城，六人六騎就急奔花會。

這時候正飯時，賞花的人不多，本來嘛，再愛花、再雅，也得先祭五

臟廟，先塡飽肚子。

賞花的人不多，看守著花的花農卻還是那麼多，因爲那一盆盆的名貴牡丹花不能沒人看守，一刻沒人看都不放心，自家的東西不能指望別人看守，各家看各家的，所以花農還是那麼多。

雖然看守花的花農還是那麼多，可就不見孫如蘭所說的那位洛陽「花神」花老頭兒。

這是怎麼回事兒？人哪裡去了？難道「花神」花老頭兒這麼放心，不看著他多年心血栽培的一盆盆名貴牡丹？

眼前一片花海似的這些牡丹花，公子哥兒他愛煞，這是他生平頭一回面對這麼多牡丹花，這麼多名貴牡丹花，他絕對愛，可是這時候他沒工夫，也沒心情看花、賞花，忙不迭的打聽之下，才知道那位「花神」花老把他的花都撤走了，人當然也就跟著花走了，一家三口都跟著花走了，沒人知道爲甚麼？

但是公子哥兒跟馬妞知道，跟著就打聽花老住哪兒？家在甚麼地方？這，沒能打聽出來。

花農們沒一個肯說。

或許是小心，保護這位遠近皆知的洛陽「花神」，不輕易讓不知根、不知柢的外人知道他的住處。

公子哥兒有辦法，說是來找花老買花的，而且是遠自北京來，請花農們幫個忙，行個方便。

可是沒用，花農們說「花神」花老家的花不賣，都是非賣品。

公子哥兒沒辦法了，總不能來硬的、動粗的逼問，眼看打聽不著花老的住處，找不著那位花老，就沒法打聽要的人，公子哥兒好急。

馬妞也好急，她的急絕不下於公子哥兒，她說她去試試。

馬妞是個大姑娘，長得好，又是一口的開封話，洛陽、開封都在河南這塊土地上，或許是人不親土親，沒一會兒工夫，居然讓她打聽出來了。

公子哥兒不禁搖了頭：「妳們河南人欺負外鄉人。」

其實，哪裡都一樣。

搖頭歸搖頭，埋怨歸埋怨，心裡可真高興，急忙趕去。

「花神」花老住在洛陽城外鄉下，只有十來戶農家，也只有花老這一

家是花農。

疏疏落落的十來戶人家，花家佔地最大，一圈籬笆，兩扇柴扉，房子一明兩暗。

找到了，兩扇柴扉關著，關得緊緊的。

不要緊，找到了就不怕門關著，叫門。

小鬍子上前叫門，可是叫了半天沒人應。

怎麼回事兒？沒聽見？不可能，別說連拍帶叫半天，連座落在周遭的別家都能聽見，只說六人六騎來近，惹來遠近那些狗叫，也會驚動每一家，知道有生人來了。

就在這時候，有個荷鋤的老農下田回家路過，見六人六騎，忍不住停下打量：「找誰呀？」

小鬍子要說話，公子哥兒攔住他，望馬妞。

這回知道讓河南人說話了。

馬妞含笑說話：「老大爺，我找花老。」

老農道：「找他呀，上城裡找去，如今正花會，他一家三口都在花會上。」

城裡，花會，怎麼回事兒？

馬妞道：「老大爺，我就是從城裡來的，花會上的人說，他家的花撤了，人也走了。」

老農微怔：「花撤了？人也走了？」

馬妞道：「可不。」

老農訝然道：「這是怎麼了？沒見著他一家三口回來呀？」

恐怕不假，叫了半天門，不是沒人應麼？

或許發生了那麼件事，花會上不敢待了，家也不敢回了。

這也是人之常情。

雖然打聽出花老的住處，家在哪裡，也找來了，看來是白搭。

公子哥兒心裡又急了，忍不住道：「老人家，知道花老他一家三口還有別的去處麼？」

老農打量公子哥兒：「聽你的口音，你是別處來的？」

不知是福是禍。

既然開了口，不能不點頭承認，公子哥兒道：「是的，老人家，我是北

京來的。」

「北京？」老農道：「這麼遠，從北京到洛陽來找他，甚麼事兒？」

馬妞忙把話接了過去：「老大爺，是我要找花老，這幾位是跟我做伴兒來的。」

這就對了，姑娘家出門，不能沒人做伴兒。

老農轉過臉來：「妳找老花家？」

馬妞忙點頭：「唔」了一聲，道：「我找。」

老農道：「妳是那兒的？」

就算是操河南口音的也要問了。

馬妞道：「開封。」

老農老眼睜大了：「開封？有大相國寺的開封？」

開封還能有幾個？看來開封不如大相國寺知名。

可憐的老農，連進過洛陽城沒有？都不知道。

馬妞又點頭：「對。」

老農道：「我自小就聽過大相國寺……」

馬妞怕老農說大相國寺說個沒完，忙道：「有外邦禮佛，敬獻大相國寺兩盆名種牡丹，可是出家人不會照顧，怕糟蹋了，要我幫忙來洛陽找花老問問，怎麼照顧牡丹？」

馬妞真能編。

公子哥兒忍不住看了她一眼。

這一編還真編對了，老農想了想，道：「老花家在邙山上有個園子……」

馬妞道：「邙山？」

公子哥兒忍不住又說了話：「老人家是說常聽人說的北邙山？」

老農點了頭：「對。」

公子哥兒道：「東海水曾聞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未曾留閒地，人生且自舒眉；邙山上不都是陵墓麼？」

老農又點了頭：「對，邙山上都是歷朝歷代的皇陵。」

公子哥兒道：「老人家說花老在邙山上有個園子？」

老農道：「很久以前聽他說過一回，後來就沒有再聽他說了，在那兒種牡丹，花老有時候一個人住在那兒，一住就是好幾個月。」

公子哥兒道：「怎麼在那兒種牡丹？」

老農道：「他說那兒水好土肥。」

恐怕還是真的。

「花神」栽培得出好牡丹，也許這就是秘訣所在。

公子哥兒不由爲之怔了一怔！

老農又道：「我只知道他家在那兒有個園子，可不知道他一家三口是不是上那兒去了。」

公子哥兒道：「不要緊，去找找就知道了，謝謝老人家相告。」

馬妞說了話：「老大爺，花老家那個園子，在邙山哪那兒呀？」

老農道：「在邙山頂上，到了頂上就看見了。」

話也就說到這兒了，公子哥兒跟馬妞再次謝過老農，然後一行急急趕往邙山。

邙山不遠，加以馬行又快，所以盞茶工夫不到，六人六騎已然到了邙山下了。

望邙山，不算高，可也不低，一眼望去都是松柏，滿山蒼翠。

公子哥兒道：「咱們得步行上去，馬恐怕得留在山下了。」

馬妞道：「怎麼？」

公子哥兒道：「據說邙山集有漢、唐、晉三朝帝王陵墓，歷代的達官顯貴也多在此營墓，日子一久，重疊皆墓，俗話說：邙山無臥牛之地。連臥牛之地都沒有，怎麼能騎馬上去？」

馬妞道：「那就把馬拴在這兒，走上去吧。」

於是，六人下馬，等小鬍子等把健騎拴好，並且留下兩個人看守，這才登上了邙山。

把馬匹留在山下留對了，當真是滿山是墓，幾幾乎無路可走，而且走在這漢山墳墓之間，心裡也怪彆扭的。

馬妞忍不住道：「真不知道那位花老是怎麼上下的？」

公子哥兒道：「也許那位花老不是走這裡，聽那位老人家的口氣，花老似乎不願讓人知道他有個栽種牡丹的園子在這邙山之上，這不就對了麼？他不說，誰會想到他有這麼個園子在這兒？」

馬妞道：「還是真的，這位花老也真大膽，這種地方讓人害怕，他竟然

跑這兒來種牡丹？還一住就是幾個月。」

公子哥兒道：「沒聽他說麼？這兒水好土肥，如今又多知道了一樣，這兒讓人想不到。」

馬妞道：「公子看，那位花老一家三口會在這兒麼？」

公子哥兒道：「應該會，經歷了那麼件事兒，還得防著那些人不死心，再找來，既有這麼個地方可躲，當然會躲到這兒來。」

好在邙山不算高，說話間，已然到了頂上，一行四人，一路是在松柏、雜草間往上走，等到到了頂上，眼前豁然開朗。

頂上是片平地，平地上一座大塚，簡直就像邙山的山峰，就在這座大塚旁，圍著一片園子，園子裡滿是牡丹，鵝黃朱紫，絢爛一片，給這滿眼的蒼翠添了耀眼的顏色，靠後頭搭蓋了一間茅屋，門開著，沒看見屋裡有人。人在那一片花海之中，那是個花農打扮的瘦老頭，正是那位有「花神」之稱的花老頭兒，正在照顧那一盆盆的牡丹。

一行四人走了過去。

花老聽見了，忙直身望，也望見了，一驚！手裡的花梗、花葉落了地。

一行四人適時來到園門，公子哥兒道：「老人家是花老吧?!」

花老頭兒定過了神，驚聲道：「你……你，能找到這兒來……」

馬妞忙道：「花老不要怕，這位公子是那位段爺的朋友，來跟花老打聽那位段爺的行踪的。」

花老頭兒又一怔：「段……段，那位段爺，幾位是那位段爺的朋友？」

馬妞忙道：「是的，花老。」

花老頭兒似乎不放心：「幾位真是……」

公子哥兒說了話：「花老一家三口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我等有必要騙花老麼？如若是假，花老恐怕不會還能站在這兒說話了。」

這倒是！

花老頭兒似乎這才放心了，老臉上神色爲之一鬆，道：「我還當……真對不住，我是讓嚇怕了，幾位不要見怪……」

這時間，茅屋後快步轉過一個人來，是個長得相當好的小姑娘，正是花老頭兒的寶貝孫女兒巧兒，她邊往屋後轉過來邊道：「爺爺，您跟誰說話呀？」

看見了，一怔停住，旋即臉上浮現了驚容。

花老頭兒道：「巧兒，這幾位是妳那位段叔叔的朋友。」

巧兒倏然醒了，小臉蛋兒上還帶著驚容，急忙走到了花老頭兒身旁，還不放心的直打量四人。

公子哥兒說了話：「花老，這是令孫女巧兒姑娘吧？」

花老頭兒點頭道：「是的。」一頓，又道：「巧兒，這幾位是來跟咱們打聽妳那位段叔叔行踪的。」

巧兒也說了話：「你來找我爺爺打聽我段叔叔的行踪？」

公子哥兒道：「是的。」

巧兒道：「既然找我段叔叔，就是說你還沒見著我段叔叔？」

那是當然，何做此問？

公子哥兒不解？道：「是的，姑娘……」

巧兒沒讓公子哥兒問，道：「那你怎麼知道找我爺爺？怎麼知道我叫巧兒？」

原來如此，小姑娘細心，對公子哥兒所說的來意存疑？

公子哥兒忍不住笑了，他一眼就喜歡上了這個小姑娘，如今更覺得小姑娘慧黠得可愛，道：「姑娘，有人告訴我，妳那位段叔叔在洛陽救妳的經過了。」

巧兒道：「你說你是我段叔叔的朋友？」

公子哥兒道：「是的。」

巧兒道：「你是我段叔叔甚麼時候的朋友？新交的，還是舊有的？」

看來小姑娘還是不放心。

公子哥兒道：「應該說是舊有的。」

巧兒道：「既是舊有的，你該知道我段叔叔他不姓段？」

公子哥兒跟馬妞都一怔！公子哥兒道：「妳知道……」

巧兒道：「我當然知道，我是問你知道不知道？」

公子哥兒道：「我知道。」

巧兒道：「那你告訴我，他姓甚麼？」

公子哥兒又笑了：「我明白了，我要是不知道妳那位不姓段的段叔叔他姓甚麼？妳就不相信我是他的朋友，是不是？」

巧兒毅然點頭承認：「是的。」

公子哥兒道：「據我所知，他姓李，我說的對不對？妳看我是不是他的朋友？」

巧兒的小臉蛋兒上綻開了笑意，像朵怒放的花：「爺爺，這幾位是段叔叔的朋友。」

花老頭兒老臉上也有了笑意，帶著窘迫不安的笑容：「小孫女不懂事，冒犯了諸位……」

公子哥兒道：「花老別這麼說，經歷過那麼一件事，應該小心，巧兒姑娘慧黠可愛。」

這麼一個男人家誇，而且是誇「可愛」，巧兒粉頰爲之一紅，也有些不快之色，公子哥兒沾了是段叔叔朋友的光，不然小姑娘的臉色會很不好看，說不定還會說些甚麼。

花老頭兒似乎沒覺得有甚麼不妥？老臉上仍堆著窘迫不安的笑意，哈腰抬手讓客：「幾位屋裡坐……」

公子哥兒也是個玲瓏心竅的人，他看出巧兒臉上的不快了，他裝沒看

見，道：「謝謝花老，不打擾了，我急著找我那位朋友，還請快告訴我，他……」

花老頭兒既知是恩人的朋友來到，表現的是一副熱心腸，不等公子哥兒把話說完：「諸位急著找段爺？段爺已經走了。」

公子哥兒、馬妞一怔！

公子哥兒忙道：「他已經走了？走了多久了？」

花老頭兒道：「兩三天了。」

公子哥兒忍不住跺了腳：「我怎麼總是晚一步？」

馬妞忍不住說了話：「花老可知道他往哪兒去了？」

公子哥兒剛才是因爲懊惱，忘了問了，如今聽馬妞問起，他忙道：「對了，他往哪兒去了？」

因爲聽馬妞說的一口河南話，也因爲馬妞先問，花老頭兒先望馬妞，後望公子哥兒，連巧兒都望了馬妞一眼，花老頭兒道：「不知道，段爺沒說，我也沒問。」

公子哥兒不但懊惱，而且失望：「這可再上哪兒打聽他的行踪去？」

花老頭兒又是一臉窘迫不安：「沒能幫上幾位的忙……」

公子哥兒道：「花老別這麼說，花老又怎麼知道後來有我會來跟花老打聽他的行踪？」

這倒是。「花神」是種牡丹花的神，可不能未卜先知。

花老頭兒沒說話，他是一時也不知道說甚麼好了？

巧兒又說了話，她也是望馬妞：「這位姑娘也是咱河南人？」

馬妞道：「我是開封來的。」

巧兒這才望公子哥兒：「這位不是咱河南的。」

公子哥兒此刻已經沒心情多待，也沒心情說話了，但他還是說了：「我從北京來。」

巧兒道：「從北京大老遠跑到洛陽來，急著找我段叔叔，是不是有甚麼急事兒？」

馬妞這回沒說話，對算得上認識要找的人的這麼樣的祖孫倆，用不著編了。

公子哥兒道：「也算不上甚麼急事兒，只是我從北京一路到處找，都找遍了，而且到哪兒總是晚一步，我心裡懊惱，心裡急。」

這回不但說得多，而且說了實話，許是因爲心裡懊惱，心裡急。

巧兒道：「總是有事兒。」

看來小姑娘她想知道。

公子哥兒看了她一眼，還沒有說話。

巧兒跟著又是一句：「是不是我段叔叔怎麼了？」

這一句，顯露出小姑娘對段叔叔的關心。

也難怪，人之常情，段叔叔救過她，是她的救命恩人。

公子哥兒可看了巧兒一眼：「不是妳那位段叔叔怎麼了，是我的事，可也是妳那位段叔叔他怎麼了，因爲我這事是因妳那位段叔叔他而起的。」

挺繞的，小姑娘讓繞進去了，糊塗了，也有點急，從她臉上的神色跟皺了雙眉看得出來：「你說的這是甚麼跟甚麼？究竟是你的事兒，還是我段叔叔的事兒？」

公子哥兒道：「是他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的事是因他而起的。」

巧兒不但急，還有點氣了，道：「你……你不能說明白麼？你說明白了，我告訴你我段叔叔往哪兒去了。」

公子哥兒、馬妞、花老頭兒都一怔！

花老頭兒忙道：「巧兒，妳知道妳段叔叔往哪兒去了？」

巧兒道：「段叔叔跟我說了。」

花老頭兒道：「剛才妳怎麼不說？」

巧兒道：「我這不是說了麼？」

還真是，這是說了，也不遲。

花老頭兒還待再說。

公子哥兒凝目忙道：「妳先告訴我妳那位段叔叔上哪兒去了？」

他想從巧兒臉上看出是真是假？

巧兒臉上的神色讓人看不出真假：「是的！」

公子哥兒只好又問了一句：「真的？」

巧兒道：「信不信隨你。」

公子哥兒絕對是個玲瓏心竅的人，而且是那麼個出身，見過的、經歷過的，絕對比巧兒多得多，可是如今他卻在洛陽花農家這麼個女兒面前屈居了下風，其實並不是他的聰明才智不如人，只因爲他有求於人，急著知道他

要找的人的行蹤。

他說了，他是這麼說的：「巧兒姑娘，我只能告訴妳，妳那位段叔叔他受了打擊，所以他隱名埋姓，自稱落拓江湖斷腸人，而到處流浪，他告訴人他姓『斷』，斷腸的『斷』，聽的人誤以爲是『段』，我是他的朋友，不能看著他這麼消沉，所以急著找他，想勸醒他，讓他振作起來……」

巧兒畢竟還是年歲小，畢竟還是涉世不深，也因爲公子哥兒有一半說了實話，尤其是提到了段叔叔受了打擊而消沉，而自稱落拓江湖斷腸人，她截口道：「是不是跟個女子有關連？」

公子哥兒、馬妞都一怔！

公子哥兒道：「妳……」

巧兒道：「段叔叔去年也來洛陽看花會，去年是跟一位長得很美的姑娘一起來的，我爺爺還送了那位姑娘一盆白牡丹呢，跟你說實話吧，我就是那時候聽見他說他姓李的……」

公子哥兒這才明白了，道：「原來賢祖孫去年就認識他了……」

巧兒道：「今年他一個人來，我認出他了，可是他不承認，說我認錯了，

就因爲今年他是一個人來，沒見那位姑跟他一起來了，又聽你說他受了打擊，我才想會不會跟那位姑娘有關連？」

公子哥兒沉默了一下：「巧兒姑娘，妳想得沒錯，他受打擊，是跟那位姑娘有關連。」

巧兒道：「那位姑娘怎麼了？」

公子哥兒道：「嫁了別人了。」

巧兒脫口一聲驚呼！道：「怪不得段叔叔他今年是一個人來的，怪不得他受打擊……」

公子哥兒道：「妳如今明白了……」

巧兒臉色變了：「那位姑娘她爲甚麼嫁給了別人？像我段叔叔那麼好的人，上哪兒找？早知道說甚麼也不會送給她那麼好一盆牡丹了。」

說話雖然仍跟個孩子似的，可也顯示出小姑娘心裡的不滿。

公子哥兒不便說甚麼，因爲那位姑娘如今已成爲他的嫂子，眼前他最關心的，還是他要找的人的行踪，他道：「巧兒姑娘，妳所想知道的，我已經告訴妳了。」

這是說——妳也該把我想知道的告訴我了。

可是，巧兒卻一臉義憤，道：「那個女子背棄了我段叔叔，害我段叔叔受了打擊，這麼消沉，難道就這麼算了？」

公子哥兒又不便說甚麼了，道：「那能怎麼辦？只能當沒有緣份吧。」

巧兒還待再說。

公子哥兒道：「妳那位段叔叔，他本人都沒有怎麼樣，別人又怎麼好代他怎麼樣？何況，任何不當的舉動，也不是妳那位段叔叔那種人會做的，而且，任何事，尤其是這種事，不能勉強，妳說是不是？」

巧兒粉頰上義憤之色少了些，可是看得出來，小姑娘還是不甘心，不滿意，也替她那位段叔叔不平，她粉頰微揚，道：「便宜她了，讓她去嫁別人吧，嫁誰誰倒霉，這種女人，今天她能背棄我段叔叔，明天她就能背棄她的丈夫，她自己也不會有好下場。」

公子哥兒能說甚麼？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只有暗暗苦笑。

馬妞明白公子哥兒的感受，她把話岔開了：「巧兒姑娘，如今只有趕緊找著妳那位段叔叔，好好安慰他，勸他……」

巧兒道：「跟我段叔叔說，那種女人，不值當……」

馬妞道：「妳還沒有告訴這位公子，妳那位段叔叔的行踪。」

巧兒這才說了：「我不知道我段叔叔往哪兒去了？如今在哪兒……」

公子哥兒、馬妞都一怔！齊聲叫：「巧兒姑娘……」

連花老頭兒都叫：「丫頭……」

巧兒像沒聽見，接著說她的：「可是我敢說我段叔叔還沒有離開洛陽，不難找。」

這回不止公子哥兒、馬妞又一怔！連花老頭兒也一怔！

公子哥兒忙道：「妳怎麼知道？」

巧兒道：「我段叔叔是位高人，不會想不到，他也不是那種做事只管一，不管二的人，在沒有確認那些壞人不會再來找花家之前，他怎麼會放心離開洛陽？」

說得是理。

一句話點醒了公子哥兒、馬妞，還有花老頭兒。

公子哥兒喜道：「巧兒姑娘，妳都想到了，我居然沒想到？謝謝妳，我

要趕緊找他去了！」

說完話，轉身要走。

只聽巧兒叫：「等一等。」

公子哥兒回過了身。

巧兒道：「你怎麼知道上這兒來找我爺爺？」

公子哥兒說了，實話實說。

聽畢，巧兒道：「你走吧，趕緊找我段叔叔去吧。」

公子哥兒跟馬妞帶著小鬍子跟另一個，這才急忙走了。

望著公子哥兒、馬妞等人不見，花老頭兒苦著臉道：「該死，都怪我多嘴，他能告訴這幾位，就能告訴別人，咱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咱們已經沒有地方可躲了。」

巧兒卻相當平靜：「爺爺，咱們沒別的地方可躲了，也不用再躲到別處去了。」

花老頭兒道：「怎麼？」

巧兒一雙美目遠望，一臉鄭重之色：「我不會猜錯的，段叔叔一定還沒

有離開洛陽，他絕不會讓那些壞人再來找咱們的。」

花老頭兒也遠望，但老臉上還有憂慮驚容，道：「也只有指望老天爺保佑，也只有指望妳段叔叔了。」

※　※　※

這裡有一座宮殿。

這座宮殿叫西宮，原為三國時，魏之宮室，當時建有「翠微宮」及「芳林園」。

至晉，石崇曾築「金谷園」以藏其愛妾綠珠。

至隋，煬帝大興土木，築宮稱「紫苑」，唐時之「上陽宮」也在附近，有紅葉題詩之艷跡佳話。

相傳唐僖宗時，仕人于祐在御河外拾有題詩紅葉，乃另題一葉，投御河上流，使飄浮入宮，宮女韓夫人拾得之。

大亂後，宮女流散，無意中，韓夫人嫁于祐，飜其奩粧中，始悉拾紅葉者即韓夫人，乃有詩曰：「一聯佳話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一時傳為佳話。

這麼樣一座西宮，如今當然是已經殘破了，殘破得幾幾乎成了廢墟。

這麼樣殘破得幾幾乎成了廢墟的一座西宮，當然是人跡罕至，不會有人上這兒來。

上這兒來幹甚麼？訪名勝？覽古蹟？抑或是憑弔那「紅葉題詩」的韻事？

只怕面對這殘破得幾成廢墟的一座，誰也沒有那個興致。

只是，說沒有人會上這兒來，也不是絕對不會有，因為眼前就有一個。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位自稱「落拓江湖斷腸人」的段施主。

他上這兒來幹甚麼？訪名勝？覽古蹟？抑或是憑弔那「紅葉題詩」的韻事？

都不像，因為他只負手站在一片雜著叢生、瓦礫到處的空地上，抬頭仰望，一動不動。

這他是看甚麼？

往上看，除了一片藍天，幾朵白雲，別的甚麼都沒有。

這他是看甚麼？

難道看的就是藍天白雲？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說了話，話聲帶點冷意：「我一直在等著，既然來了，就該現身。」

這兒除了他，一片空蕩寂靜，這他是跟誰說話？

既然他像是在跟誰說話，就一定有人。

因爲他是個高手，不會聽錯，而且他本就在等人來。

的確有人，人在四下裡現了身，還不止一個，一共是五個。

五個人裡，有劫擄巧兒的那錦袍漢子跟黑衣漢子，還有一個面目陰沉的枯瘦老者帶兩個提劍黑衣漢子，四下裡，成鼎足之勢的圍住了段施主。

枯瘦老者一現身便目閃精芒，冷然發話：「好聽力！」

這是誇讚段施主。

段施主像沒聽見，沒說話。

那黑衣漢子一隻右手已經癈了，抬左手指段施主，咬牙切齒，一臉恨意：「左老，就是他！」

枯瘦老者又冷然說了話：「你就是那管我家閒事，壞我家好事的後生？」

段施主說話了，也冷然：「你多此一問，你的人說得夠清楚了。」

枯瘦老者臉色一變，隨又忍住了：「你怎麼稱呼？」

段施主道：「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枯瘦老者臉色又一變，可是又忍住了，道：「你可知道，你管的是誰家的閒事？」

段施主道：「要是你願意說，我也願意聽聽。」

枯瘦老者道：「你聽清楚了，你管的是……」

錦袍漢子叫道：「左老，別聽他裝，他知道。」

的確，段施主他知道，錦袍漢子問過他，他說過。

枯瘦老者兩眼精光一閃，道：「是麼？你知道？」

段施主道：「是的，我知道。」

枯瘦老者臉色三變，話聲一轉冰冷，似乎不打算再忍了，道：「你可知道，你犯了兩大錯誤？」

段施主道：「我不知道，我還是那句話，要是你願意說，我願意聽聽。」

枯瘦老者道：「當然要讓你知道，老夫從來都會讓人先俯首認罪，然後

死得明明白白，一、你明知是『萬家堡』的事，還敢伸手；二、你戲弄老夫，這兩大錯誤，任何一樣都是無可饒恕的死罪，你聽清楚了麼？」

段施主道：「聽是聽清楚了，只是我不明白，你憑甚麼判人死罪？」

枯瘦老者道：「就憑老夫是老夫。」

段施主道：「我還有一問，誰來執行？」

枯瘦老者道：「當然還是老夫。」

段施主道：「我最後一問，爲了愛花，擄人勒贖，又該當何罪？」

枯瘦老者冰冷一句：「你實在該死！」

這句話話聲一落，他沒有動，他背後那兩名黑衣漢子長劍出了鞘，雙雙閃身騰撲，兩蓬劍花一上一下疾捲段施主。

不但極見威力，而且默契夠，不是訓練有素，便是經常聯手對敵。

段施主沒動，臉上也沒有表情，一直等到兩蓬劍花近身，他才雙手併出，一閃而回。

只是雙掌併出，一閃而回，看見的只是這個，別的甚麼也沒看見。

只聽兩聲悶哼，兩聲錚然，耀眼的兩蓬劍花俱斂，兩名黑衣漢子臉色

發白，沒有血色，只有驚容，並肩站在幾尺外，手裡空了，長劍不見了，兩把長劍掉在了他二人面前地上。

錦袍漢子跟那癡了右手的黑衣漢子驚住了。

枯瘦老者臉上現了驚容，那張老臉皮包骨，凸凹分明，本來就不好看，如今更難看，因爲他也沒看清段施主出的是甚麼招式？擊中了他兩名下屬的甚麼部位？只一招就讓他兩名下屬撒手丟了劍，據他所知，他這兩名下屬從來沒碰上過這種事。

段施主說了話，依舊冷然：「這兩位在長劍上的造詣不錯，只是要執行我的死刑還差些。」

兩名黑衣漢子似乎倏然驚醒，臉上不只有驚容，還有怒色，要再動。

段施主又說了話：「我不到萬不得已，不見血，不傷人，你二人只掉了長劍，是不是就該知足？」

枯瘦老者暴喝：「閃開！」

兩名黑衣漢子居然沒敢再動。

下屬如此，恐怕他是惱羞成怒。

兩名黑衣漢子忙閃開。

段施主道：「我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你是該自己出手了。」

枯瘦老者何止該出手了？已經撲到了！

他帶著一陣陰森冷風撲到，一隻鳥爪似的右掌當胸就抓。

段施主身軀不動，手動，只一隻手動，一隻手跟枯瘦老者鳥爪似的那隻手，疾若閃電般互換了三招，第四招，枯瘦老者悶哼一聲暴退，五步之後才拿樁站穩，一隻右手直直的下垂，似乎一時不能動了，老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額上也見了汗。

這是怎麼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錦袍漢子跟那廢了右手的黑衣漢子驚呼：「左老！」

那兩名掉了長劍的黑衣漢子從左右伸手，要扶。

枯瘦老者又一聲暴喝：「滾開！」

顯然，他不讓人扶。

只走完三招便敗在人手底下，已經是丟人丟到了家了，哪堪再一次失顏面？

只走完三招，他自己知道，生平從沒有受過這個。

只聽段施主道：「看來，你執行我的死刑也差了些。」

這是實情，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

枯瘦老者氣恨，氣極恨極，卻沒辦法，他渾身顫，鬚髮皆動，連話聲都帶著顫抖：「後生，你……」

叫人後生，敗在一個後生手裡，豈不是更沒面子？

或許，他沒有想到。

段施主道：「又想讓我通名報姓？」

枯瘦老者咬牙切齒：「不錯，有膽量你就說。」

段施主沉默了一下：「我沒有膽量，有膽量我早就殺人了，我可以說，但是你未必知道，『落拓江湖斷腸人』你知道麼？」

枯瘦老者當然以為他是戲弄人，叫道：「你……」

段施主沒讓他多說，道：「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你來自『萬花堡』，這兩個又叫你左老，我想起了一個人，『萬花堡』的護堡八老之一，『陰掌追魂』左沖，是麼？」

枯瘦老者道：「後生，你知道老夫？」

沒有錯，他承認了。

段施主道：「我要是連『陰掌追魂』都不知道，豈不是太孤陋寡聞？」

枯瘦老者左沖道：「你……」

段施主還不讓他多說，道：「我剛說過，除非萬不得已，我不見血，不傷人，『萬花堡』今天來的是你『陰掌追魂』，我萬不得已了……」

左沖道：「你這話……」

段施主道：「你自己知道，你這陰掌過去傷過多少人？不然怎稱『陰掌追魂』？而且，你這隻陰掌將來不知道還要傷多少人？『萬花堡』今天來的是你，那就是你的劫數到了……」

左沖忙道：「你是說……」

段施主道：「為了不讓你的陰掌再傷人、再追魂，我只好讓你永遠不能再用，而不是讓你受一時之傷……」

左沖驚叫：「你……」

段施主道：「你可以運氣試試。」

不知道左沖運氣了沒有，只知道他沉默了一下，然後，他臉色大變，渾身俱顫，嘶聲慘叫，隨即，他身軀一晃，倒了下去，睡著了似的，人事不省。

枯[illegible]漢子、錦袍漢子、廢了右掌的黑衣漢子，四個人齊聲驚[illegible]左沖。

段[illegible]他。」

四[illegible]

段施[illegible]過去了，我知道你『萬花堡』來的不只[illegible]云，我還有事！」

甚麼[illegible]」，也沒人敢不聽，四個人都跑了，轉眼間[illegible]

段施主仍然那麼站著，又把一雙手負在了後頭！

（上集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道西風斷腸人/ 獨孤紅著，--第一版--臺北市：
眾利書店，民91　3 冊；　公分

ISBN 986-7933-03-6 （第1冊：平裝）
ISBN 986-7933-04-4（第2冊：平裝）
ISBN 986-7933-05-2 （第3冊：平裝）

857.9　　90022880

古道西風斷腸人

著作人 \ 獨孤紅
發行所 \ 眾利書店
負責人 \ 顏顏雲
地　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89 巷 15 弄 4 號
電　話 \ 886-2-25080579　25079721
傳　真 \ 886-2-25068034　25060231
通訊處 \ 台北郵局 27-27 信箱
郵政劃撥 \ 1 9 4 3 8 1 9 1
定　價 \ 每本新台幣 170 元 (全書三冊)
發行日期 \91 年 01 月 第 1 版 Jan.2002
http://www.emprise.com.tw